



主编 殷棣  
编委 麦芒 杨小滨·法镭 明迪  
Neil Aitken 西渡 王敖  
Chief Editor Zang Di  
Editorial Board Mai Mang/ Yang Xiaobin/ Ming Di  
Neil Aitken / Xi Du/ Wang Ao  
Executive Editor Ming Di  
国际刊号 ISSN 2159-2772  
网址 <http://poetryeastwest.com/>

Volume 4

## 目录 Contents

### 青年诗人 (二) Young Poets (2)

- 005/ 王璞  
008/ 马嵬·波伽查  
013/ 赵勇  
016/ 王岸  
018/ 李雅 (丽雅·施奈德)  
021/ 郑依菁  
024/ 小雅  
028/ 了小朱

### 评论 Review

- 033/ 王敖：“彼此热爱”与日常的光谱  
——读了小朱诗集《云中行的诱惑术》

### 诗东西论坛作品选 特约编辑 陈均

#### Poems from PEW Forum selected by Chen Jun

- 040/ 张典 沙织 雨人 一苇渡海 清平  
049/ 桑克 扎西 王东东 楼河 倪可  
062/ 陈均 陈家坪 湖北青蛙 王西平 子禾  
070/ 河南琳子 汤凌 尚兵 胡桑 丛文  
080/ 呼啸岛 明迪 阿芒 得一忘二 殷棣

## 当代国际诗人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etry

- 091/ 德里克·沃尔科特 Derek Walcott (范静哗 译)
- 096/ 托马士·沙拉蒙 Tomaž Šalamun (杨小滨 译)
- 099/ 吉尔冈达·贝莉 Gioconda Belli (明迪 译)
- 102/ 安·卡森 Ann Carson (Ming Di 译)
- 111/ 特朗斯特罗姆 Tomas Tranströmer (李笠 译)

## 当代中国诗人 (中英对照)

###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 118/ 于坚 Yu Jian (tr. Diana Shi & George O'Connell)
- 124/ 西川 Xi Chuan (tr. Lucas Klein)
- 132/ 伊沙 Yi Sha (tr. Denis Mair)
- 138/ 小海 Xiao Hai (tr. Denis Mair)
- 144/ 马越波 Ma Yuebo (阿九译)

## 诗人互译 Poets Translating Each Other

- 148/ 臧棣 Zang Di / 美国诗人安敏轩 Nicholas Admussen
- 164/ 麦芒 Mai Mang / 西班牙诗人贝伦·阿铁萨 Belén Atienza

## 批评

- 176/ 桑克: 资本文化与集权政治的间隙  
——当代中文诗的乱象与个别选择

## 诗话

- 196/ 臧棣: 诗道鳟雁 (四)  
The Poetry Analects of Zang Di (Part Four)

## 访谈

- 208/ 姜涛 Interview with Jiang Tao

## 附录

- 215/ DJS 诗歌/诗歌翻译奖 (2011 年度)  
DJS Poetry and Translation Prizes (2011)

青年诗人（二） Young Poets (2)

---

王璞 Wang Pu

Born in 1980, graduate of Beijing University (Beida), Wang Pu is currently a PhD candidat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New York University. He has published his poems widely and has been awarded 刘丽安诗歌奖 (2008).

社會的性質

木窗被吹開了。  
布帘浮動，好像被牧師撩起的圍裙。  
看不見的手  
怯生生地撫摸你的肩膀。  
在階級的醋意中，  
你的肉綻放出一片租界，  
你的皮膚透明如水仙。  
晚霞在銀行業的針氈上  
慢慢地凝成最初的夜氣：  
冰冷時如鎖鏈，  
而到了春天它就是人民的脾。

2011

## 琐忆

1

季风的梳子扫过额头和眉毛。篮球场上，一阵思想者的香气，盛开了树荫一样大的花朵。手心起火的少年不再犯困了。他的肉身渴望一个概念，一截雪糕。这莫非是博爱的时辰？新城把硕大的左耳贴在你干瘪的胸口，听水一样的秘约在蝉的怀抱中静静地皱皱地回流。

2

博爱的时辰，听水一样的……  
你穿过耳膜进入这记忆的园林  
像溜进下班了的博物馆。  
眼前一条长长的林荫道，慢慢下沉，  
定是由香灰铺就。  
前方，缓缓的拐角如同一部童话的结尾。  
祭司们都到哪里去了？  
少年翻动书页有陈旧的香气，  
他的眉不肯舒展，他的唇在开裂；  
好几个网球砸在他的头上，弹向天空，熔化在阳光里。  
当你走到了那拐角，你看到  
知识的楼台枕着水声。你忽而  
发现打东边来了一个老头儿。  
他涉过深深的凉爽的草木，绕开了  
横在地上的毛主席塑像。  
他背着一个麻袋——  
那么文弱，怎么扛得动一具高傲的尸体！  
他在一颗大树下停留，树叶飘落就成了睡莲。

他下水，踩着午睡者继续走。

湖水承受着，咬紧碧绿的牙齿。  
当你目送他的背影向西边挪动，  
你看见麻袋破开，飞出二十九只水晶鸽子，  
像二十九个年份，  
在园林上空安详地交配。

2011

## 怀远 ——给女儿

人民坐着火车缓缓地靠站。  
月台却留在了另一省，  
目送者的眸子里曾有火苗一样的手帕。  
“时间再慢也不过如此吧，出差途中阅读亚当·斯密。”  
新生命的心跳却如红军  
在丛山峻岭中。就这样  
亚当和夏娃开始了自助游：  
那可是一生一世。  
七年之痒，没办法，  
干脆进一步到一摩擦就疼痛：  
那是他们在建设无神论的自治区吗？  
专列慢悠悠地，压实朝霞中的地平线，  
为了“呜——呜”的惜别。

2009

## 马寇·波伽查 Marko Pogačar

Marko Pogačar, from Croatia. 克罗地亚近十年来最杰出的青年诗人之一。1984 年出生于克罗地亚 Split 市，毕业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大学，主修比较文学和哲学，目前是该校博士生，后朋克乐队鼓手，文学编辑，诗评家，已出版三本诗集，作品被译成 15 种语言。

光，即将出现的事物

**LIGHT, SOMETHING FORTHCOMING**

像半个桃子  
带着南方的甜味。  
像桑果，像豌豆。  
一头乳牛哞哞，  
从一堆白骨中走出。  
烤熟的黄豆，地球的肾脏，  
喂养家禽的肉食。  
路途遥远，  
冬天正义一般的严寒，  
那些会孕育出牛奶的东西。  
像鱼，像肉汤，或类似的东西。  
我们在锡铁罐头盒的黑暗中静静地生活，  
然后有人掀开盖子，  
让声音和光线进入；  
看，那可疑的白色的光。

通心粉  
**MINESTRONE**

用你的手臂围住我，我会让你想象出我的裸身。  
从今天起我就是  
男性解放的朱迪斯·巴特勒。  
我停止思考因为思考无用。从现在起，  
当观看必要时我就看。  
如果我非得思考，我就思考上帝。  
或者，再次思考虚无。手臂之间的空无，  
暗物质，  
蔬菜之间剩下什么，无关紧要，  
关键的都在无人地带。  
关于头发脱落时多么美丽，关于五月最后的几天，  
关于空间，当虚无变成黑色。  
你想象我，就是填充虚无，再一次。  
关键时刻  
所有的一切都具体到异国情调的颗粒。通心粉。里面是什么  
你毫无线索，但所有的都有用，相信我，关键在于  
之间有什么。  
填充过的虚无是爱的极限。  
紧要的是蹼状的脚，在我想象你之前  
想象我。  
随便怎么拥抱我但不仅仅是用手臂。手臂是农业武器。  
把它们留给克罗地亚人。  
把其中的硅取出来建一所房屋。把你自己的钉到墙上，  
像一个虚拟的影子，向前迈一步，

进入防御的空间和无条件自由的时间，明确的  
危险之地。

搅拌通心粉时要体谅。

让它尽可能的稠密。尽最大力把其中的空减少到最小的可能。  
即便那些畏缩在植物中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因周围的空间而抑郁。

### 阁楼无人

#### NOBODY IN THE ATTIC

阁楼上没有人

我知道

我们头上是红得发烫的混凝土屋顶。

一层支撑天空的银。

根本没有阁楼。

这么多东西

每天来界定缺席。

阁楼的

房子的

世界的缺席。

屋子里散落着低层的昏昏欲睡的声音

仿佛冬眠鼠潜入阁楼，但

我已经说过，

没有阁楼。

甚至连海岸也离开了我们。扶壁  
出卖他们的墙。

明天我会打三百个  
推迟的电话，

我无法忍受语言上的亲近  
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我第四次开始  
看《费兹卡拉多》\*。我知道  
船舶可以跨越山峰，  
我知道不必被击败

就感到沮丧，  
事实上，

阴雨天说

恰好相反。

金斯基是最好的，看起来。

同贾格尔周旋，用破舌头说话。

没有理由沉默，  
没有人应该受指责——  
我收不到邮件，广告总是不回避我，

(首都就是夜晚——  
世界芬香头发  
之帽)

咖啡永远不够热，  
新闻也是，永远没有足够的新唱片，  
永远没有足够的沙沙响的经典，

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  
不温不火的焦虑水坑。  
以缺席而定义的东西大多都吓唬我。  
比如孤独（有条件的）

宗教（以及它可怕的排外）

死亡（无条件的）和所有一切。  
我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短暂的爱，  
一个被雨水缠绕的意思，  
使玻璃杯溢出的  
那一滴。  
没有人在阁楼上。  
从来没有  
在阁楼上。  
没有阁楼，挂在我头顶  
之上的东西，是一个巨大的恒星照亮的钟摆，  
一个音乐的摇篮，一张黑暗的  
天空  
每天夜晚我睡觉时盖住自己。

\*译注：《费兹卡拉多》，德国影片，描写一个想在森林里建歌剧院的狂人。

明迪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 赵勇 Zhao Yong

Graduate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in 2006, currently PhD candidate at the Yale School of Forestry & Environmental Studies (FES). Zhao Yong has been writing poetry since 2003. 2006 年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获得生命科学学士学位，2008 年获得耶鲁大学林学与环境学院的环境科学硕士，目前是耶鲁大学林学与环境学院的四年级博士候选人。2003 年起开始进行诗歌创作，2005 年加入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

## 童年

邻班的小破孩儿们，是一只只干燥的泥蚬子  
他们心里沉着一百张邪恶的曲谱  
用来弹奏好好学习的  
小学校和小女孩儿

班主任在高高的国旗和鼻孔后面  
开办一间资本主义的工厂，组装她儿子的大奖状  
那真英雄的儿子，画得一手浪漫的黄漫画

逃学的小牛仔，偷了班主任走私的炒栗子  
献给交通岗里藏猫猫的警察和叔叔  
温顺的栗子，请吃掉这些贪玩儿的大人吧

## 雨夜

我能记起的，纯粹的睡眠，数着秒  
一，二，三  
远道而来的灰鼠，挑起剑眉，青石阶刻上草标

长不老的雨后，古镇未醒  
浣着麻衣，我想起自己，拧也拧不干

轻打着窗子的夜雨，最后的朋友，吻我  
永居的停车场，湿润低语的骨骸  
“把我亲生的孩子，从粮食里拣出”

雌性的孩子，咿呀地，绕着小镇流淌  
第一句饥饿的脏话，谨献给霸占母亲的男人

窗下净坐的，黑衣的泉水，抱着慢摇的锄头  
把一行一行，疯长的傍晚  
劈成群鸦

跳出窗外的处女，别着黑发，躲藏  
在男人国  
化身为雨的儿皇帝，挥舞着自己，背诵死后的故事

## 晚猫

无数次想起，夕阳满照的某个房间，仿佛  
灌注啤酒的玻璃心脏，仰泳的肥猫，扑咬倒飞的太白星群  
太阳落下时，她窝在水纹螺中，潜入吞吐月晕的稻田

田中独居的灰狼，用耳朵称茶，鼻子下棋  
蓑衣里，他腰缠肥猫，像一束火把，走进  
午夜的薄雾，深蓝的信封，轻轻折起并发出  
河沙退去的声响，如微凉的牛角梳，让猫阖眼  
翻身而卧，那睡在河心的白芋船

2010

## 王岸 Ian Wang

1983 年生于北京，十二岁到美国。在美国上中学，大学，研究生。大学学电影写作和导演，研究生继续学写作，获创造性写作硕士学位。写小说、诗歌、电影剧本。目前住在日本，学习日文，同时靠自由撰稿为生。

Ian Wang was born in Beijing in 1984 and moved to USA at age 12. He holds an MFA and has been writing poems, stories and movie scripts. Currently he lives in Japan as a freelance writer, photographer and film critic.

### Driver

I never dream it  
but in my waking state  
I always go back to  
the rain drenched  
station in the middle  
of California between  
where I was born and where  
I grew up, at five in  
the morning when you can sense  
the unrest in the wind, as I  
pull up rumbling with labor  
and terror, and I breathe,  
breathe for travel,

for remembering  
the flags on the ceiling,  
my passengers, in their unified  
search of water, and in  
Fresno, I sleep.

### 驾驶

我从没有梦到过  
但清醒时总是  
回到  
雨水湿透的  
加利福尼亚中部车站  
那是我出生  
与成长的中转  
清晨五点  
我用力而颤抖地  
拽住隆隆声  
你可以感觉到  
风中的焦虑，我呼吸  
为远行  
为记住  
天花板上的旗帜  
我的乘客们一起寻找水  
的时候，我在  
弗雷斯诺，睡去

明迪 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 李雅 Lea Schneider

Lea Schneider, born in Cologne (Germany) in 1989, has been living in Galway (Ireland), Shanghai (China) and currently in Berlin, where she moved in 2008 to stud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Studies. 丽雅·施奈德 1989 年出生于德国科隆，2008 年到柏林攻读比较文学和中文。中文名字李雅。

柏林-明斯克 berlin - minsk

在一个无法用形容词归类的处所  
夜来燕去  
在光中隐匿  
初夜的泡沫  
飘入异域

也许是白杨，零落  
如风景的袋中零钱  
圣像伫足无恨仟陌  
鹤鸟成群，交叠林中  
在防水的边境线上

距离星期二尚有百里  
骄阳渐褪  
收拾风景，打包投递到乡间

## NOVO-PEREDELKINO

在老式的壁纸前端坐  
细数曾经得以流浪的可能  
故人们送给你  
五天的日子  
一首绕梁的歌  
一把临行前祝好运的盐

你继续旅行，洒盐  
洒在新砌的水泥房和林边的小路间  
那里悬着去年别处未竟的计划：  
空瘪的牛奶盒悬在社区的树上

在这个无法久留的地方  
故人爬进毛衣的条纹里，等待  
双亲故去  
等待启程的时刻

(给 vova)

天坛公园 tiantan park

错过了世界中心  
于是在邻近的树下停步  
此处或是他方  
差别小于一个夜晚

卧在熟悉的草地上  
看着悬根于空气中的手指  
口中，异氛逸漫  
是提词人或是透过你的口说话？

似懂非懂此中真意  
你将一切打包收藏  
在口袋中  
滋养

郑依菁 Zheng Yijing

生于上海。2011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未名诗歌奖。Born in Shanghai, graduated from Beida, received Weiming Lake Poetry Prize in 2010.

军训生活  
致 zl

日光灯一直在呜咽  
我们躺着，说起在床榻之间  
有人曾掩埋一只小动物  
然后说着说着  
就走到了吹哨的浏河

四年前的地方  
有人在做我今天做的事  
我们的汗流浃背像一只只开关  
开启，关闭  
从眼前的黑暗到小光明

河边生活是一件湿漉漉的白汗衫  
我对自由的迷恋  
被用来晾晒它的坦胸不露乳  
自从我们躲了进来取暖  
这里的小动作大都能以严厉命名：

晕眩，整齐，痒

我时常通宵不能睡  
忙于算计跃起的时机  
有时也想象有一只  
同样瘦弱的羊  
赶在洪水之前奔到我们的窗下

走廊里开始漏雨  
洪水来了我们的腿会变得很长  
代替我们拉练几公里和深蹲  
每日匍匐在羊群的身边  
这个野趣的军训营地

然而洪水始终没有来  
我却高估了教官的耐性  
我暗自打算：两杯酒能靠多近  
我们就能靠得多近

八天来我的瘦弱毫无起色  
但至少清楚了有些想法  
必须先错一次才能懂得它的对：  
比方说两杯酒能靠多近  
我们就确实仅能靠得那么近

2011

张鹏飞教官

致 JY

降落伞把士兵送到河边  
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  
羊群的味道就这样浮在空气里  
幼年的孤独心没有人来领走

他挥舞着树枝，指挥无人理睬的落叶  
后来指挥风，指挥我们  
因为口齿不清而带了中世纪的音调  
我们担心他醉倒而扶着他，他有一颗婴儿的心

那个降落的人，只落下这唯一一次  
我们被虚构成纷飞的战火，软弱的敌人  
和凌乱的步伐。士兵一跃而下  
如同一匹马迷失在灰白的风景中

失望的不只是他，还有那些  
摧毁了想象的童子军团  
我们终究在暴风雨演出后绝尘而去  
而他成了那一季阳光下最忠诚的种子

同样的故事年复一年地访问他  
下一次顽劣的少年伸出没穿袜子的脚  
他已经能飞快地在上面签名  
他的心一般地潦草，一般充满渴望

2011

## 小雅 Xiao Ya

男，1981 年生于浙江省湖州市，2000 年起习作诗歌，近期开始发表。Xiao Ya was born in 1981 in Zhejiang, China. He began writing poetry in 2000 but didn't publish until recent years.

### 悼帕瓦罗蒂

得知帕瓦罗蒂去世消息之时我正在寻找  
最壮观的珠穆朗玛峰照片，一个男高音皇帝的死  
并不能使那座仍在上升的高峰低下头来  
就像天鹅不会扭转自己的脖子，为同伴的倒影  
发出最后的哀悼，他的名声不会随波而逝

吊在名声这根绳子上他很累了，真的很累  
别人都这么说，特别是在镁光灯聚焦下的胰脏  
中了媒体的毒，中了华丽棺木和名人辞典的毒  
走在相对的道路上，交出守得死死的音符  
他已从凌晨五点钟的空气里消失殆尽

爱变得多余，所有奉献辉煌的剧院也变得多余  
如今是个零，又将从头开始，当认识到拒绝  
也能让寂静的深渊充满慰藉，充满渴望和  
温馨，就可以折断时间射来的箭，就可以倾听

细碎的土块从天而降，盖住骄傲的额头

最繁忙的一天：推土机填平了身上的遗迹  
警察放下了测谎仪，一位老妇人穿越马路  
死神也扶了她一把，下午的交通堵塞了，就因为  
纪念一场死亡，等待一场尚未到来的葬礼  
当然与他无关，帕瓦罗蒂已经死了，一了百了

就这样，你们高兴就献身于憔悴，沉溺于  
暴君的欣赏力，隐藏于铸造已久的铁面具  
而我在清凉且带有金属光泽的午后，在被睡意  
侵占之前，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珠穆朗玛峰  
便翻拢了书籍，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打个哈欠

(2007)

### 悼索尔仁尼琴

1

我们该怀念的人都已经死了。闪亮的灰尘  
又开始劳作，把死过的名字重新抬了出来，  
它生怕我们忘记上个世纪的雾如何占领  
肉体的空洞。而绞架上传来灵魂折断的声音。

悲伤算不了什么，伟大岁月已教会我们遗忘，  
一小束时间上的心灵放弃与时代的对抗，

他们活在时间里，时间带着最厚的假面具，  
出入生意场合，假装体恤社会上的悲哀。

2

一个人的死加速了世界的清晰。在郊野，  
话语说出沉默：苏联感叹词的尾音  
延伸进俄罗斯圆滑的腔调中，譬如从一场  
大雪开始，但结束时候的雪变得浑浊不堪。

荣誉驱赶了你。你像一切其它人那样  
被奖状抛弃，在异乡的土地上打滚，变成  
不同的人。在剩下的岁月里，你像机器零件，  
拆下又装上，给他人的权利带来了乐趣。

3

死吧！你一生的纠结到此为止，简历也  
到此为止，那些传记编写员早就站在你门口  
等待你断气。有人要打你尸体的主意，  
以便你的名声在你腐烂之前成为另一具尸体。

但是，什么样的棺材才能装下你的思想？  
你深爱的那个为你准备了什么，大胡子？  
仲夏的阿波罗成了矮子，一个代名词，  
他们折断你的枝条编成椅子听你失声的歌。

4

时间像墨绿色的水，宽容地带走所有落叶，  
俄罗斯森林被砍伐殆尽，年轻人在沙漠中奠基，  
前辈的灵魂像个譬喻，只有透过死者的眼睛  
他们才会看见崩溃的山脉与天空断裂。

今天，整个俄罗斯都躺在你怀里。  
今天，一望无际的寿衣打开它黑色的翅膀。  
今天，收尸人推着灵车走在前面，他忧心忡忡。  
请告诉他们良心——可那是哑剧中最沉默的部分！

(2008)

## 了小朱 Le Xiaozhu

Le Xiaozhu, born in 1986, a professional pilot. 本名柴观保，1986 年出生于陕北，2007 于西安交通大学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2008 年进入北京泛美国际航空学校学习飞行理论，2009 年 6 月抵达美国印第安纳州格里菲斯（Griffith）学习飞行驾驶，2010 年 5 月回国，现为中国东方航空（China Eastern）公司 A320（Airbus）机型副驾驶，工作于西安。

### 苦行

“动身走，就是死一点”

小屋里替我搬风的丫头是从口外来的  
她接受过荒浪的初吻，在草原上  
见过伤龙，还有被风吹病的绵羊群

武术家在院落修理木人，练过花拳  
还要缝衣服，酒精启迪的形象是一滴  
火，那样无物质，才是永恒的炼金师

镜子里的笑面水母也是一种形象，它有它的  
心理学，匠人的几何学亦即匠人的心理学  
纺锤半径，窖藏好水，都是我，我

还是酿酒的高手，有返老还童的魂  
灵，逢赌必输的不吉利小孩呢，是不是

### 杂诗

这些不可命名的足迹也累了  
在毒热中没辙，寡欢的树木不流行  
于一片湿漉漉的草地，高山来的茶  
带给南，但明白那飞行的方向向北  
说白话的有多有少，方言也各不同

空气调得太快实在有些不适宜  
套件衬衣也不合适，独居的小妇人  
讲出来的鬼吓出了魂，就在区政府  
就在天桥旁边，各色人等，劫舍的  
负情的，借过的种种，小半凉拖  
露出的黑指甲，洋气的像一个洋相  
谄媚最多的洋人，也来看看闹剧

还是用槟榔来凉一下口  
牙酸口利，歪着身子坦言和笑话  
陈旧的老者在街头被理发  
就要去次木瓜乡，端午杏就要熟透  
不然就无暇去看看得过瘾症的葡萄  
嘴馋的最后的加工坊是一间旧房子  
背后秘密的小流滋养着矮小的海红果  
钟先生，流夫人也来了，同一天  
诸位来开始吧，比赛善良

## 酒店

门外摇晃的小老儿，悠闲的卖部  
老板，拖着贴地的布鞋慢腾腾吃  
蘸水的糖葫芦，无邪的皱纹漫上

宽额头，你看他的傲慢和无理  
竟是可爱，方知他有过人的酿造  
本领，秘密流传的秘方和味道

是的，入神和出神都容易迷路  
问捷径哪有？但总有最短步行方式  
向右，再向右，过了十字路口

还要向右，我的年龄就要碎了  
他的生活过完了吗？  
马褂上陈年的香和豆腐皮仍津津有味  
嗨，你的沉思像树上的百灵

你就要开始鼓掌想拍手称快活  
你就要让脚步慢下来登上天桥  
贵烟带魔术，可以吐出地图  
灵妙的烟雾盘旋着如同中国

## 求妙义

我在等那朵乌云过来（普希金）

轴衬吃光车油，淹留了一文丐  
他是对自己用力的角逐大将，硬板凳上  
体味狼的良心，慢参云狮怎样凝结成的

吊桶在风中代替钟鸣，所有镜框内的画  
它们的背景都批了一身白，静静堆积的  
禾捆下，割禾的人民在庄稼地密不透风

慢是一部小说，用花手帕扎头发的姑娘  
提醒你该换一个世界来看，象棋戴面具  
那子为什么是国际上的马？特有的笼嘴吗？

摆成瓶状的木兵就要被保龄球砸到了  
无果的赌局也希望看下去输赢，行李箱  
有电话般的把手，没有铰接，仍放大了你  
要启程的妙计。

梳子在旧唱片上划过，留发还是留声  
留个纪念总是有必要的吗？折射的汤匙  
分明被看透了真假，此时假的就是真的

慢，不要忘记  
她是位操纵阴影的高手，是想法搜藏家

直角厘米尺上的音符似来自蓬乱的创造  
鸟笼上的金属线，曾是谱曲的组成部分

白羽毛插到蜡烛的边缘反射光效果不错  
但淡化了影子，真正可惜的是大头针  
用针灸法插到黑色的帽子上，一切无动

颜色把一切都吞噬了，煤层能毁掉更多  
洁净的白布匹就要没用了，你仍在欺骗  
利用错觉混淆了花纹领带和立着的柱子

而真正的疼痛面前火柴不能点燃，烧掉的  
头前部分虚弱和易碎，门外的悬铃木  
你能看到那鼓起的部分，难以成为好干柴

可雨说大大说下下，大概和海上风景有关  
路边在移动的杂志店飘摇着桌腿就进了水  
一束写满小名的鲜花，细看小名，还是数  
朵数，那这个被我除以一呢，又会是什么？

## “彼此热爱”与日常的光谱

——读《云中行的诱惑术》

王敖

诗人约翰·霍兰德曾经区分过两种诗：关于日常的诗和属于日常的诗。简而言之，前者处理从日常经验中得到的主题和素材，成为一种时事报道或流行文学；而后者以比喻修辞的形式连接，协调人的行为与自然法则，并让两者共同转化出新的形态，这一过程同时是诗的主体和对象。真正的诗歌以这种方式构造日常生活，成为其中诗性的部分，实现诗与日常的一体。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区分绝对化，那么在具体的写作里，前者往往有机会发展成后者，这两种诗歌形态间的飞跃可以是一首诗走向成功的变形记。属于日常的诗，它有能力暂时伪装成一种关于日常的记录，也不排斥道德教诲或政治抗议，但能将这一切变成在新的诗歌场景中不断展开的维度，使其获得更强的语言磁力。

真正的区别在于，作者是否在“关于日常”的领域里止步，并用一张道德寓意的信用卡跟主题的供应商进行仓促的结算——这样的诗最终会沦为一种程式化，习惯性的文学表态。属于日常的诗，会铺设邀请普通读者同行的俗套的台阶，但也会释放出指引我们积极定义生活，获得生命力的曲线——它用来工作的素材包括日常经验的边界与层次本身，它们成为想象力的变量之后，会造就一个丰富到极端的光谱，可以容纳截然不同的诗学方向和风格坐标。

在这种诗里，相对于人们共享的日常观念的向心力与离心力同样重要，诗歌在深入中逃脱，呈现悖论性的运动。比如，拉金的很多诗被看作是一种日常诗歌。但事实上，它们也是很多种反日常的诗的集合。因为对现实的描绘，回忆中的伤感情调，追加的恶劣情绪，终结于对日常意义的断然否定。这些诗的消极与虚无有一种不需要辩解的态度，适合那些不信拯救，但求解脱的人生。这经常让道德批评家感到恼怒，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读者因为读拉金而绝望地自杀。因为它们跟聂鲁达的颂诗一样，用特殊的方式按摩了我们的神经，并抛出一些翻新语言的花样来愉悦读者。

举个他诗里的例子，躺在床上说话的两个人发现，“变得越来越难的是/找到既真实又善意的/或者，既不真实又无善意的话。”（《床上谈话》）交谈的人徒有亲密的距离，他们在善良的欺骗，恶意的真实，彻底的诅咒之间沉默了。这样的诗写出了让人沮丧的现实，但实现的手段却类似绕口令，它本身在放松读者的紧张情绪。

在聂鲁达后期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写法：日常生活被恰如其分地，以一种放松的姿态神秘化了，这种神秘的核心是大写的肯定，是善和同情。比如，他笔下的洋葱

---

清澈如一颗行星，  
注定  
要闪光，  
恒久的星座，  
水的圆玫瑰  
放在

穷人的桌上。

你不伤害，我们就哭了。

——《洋葱颂》

这里有平视神秘的坦然，也有提升日常的浪漫，用华丽的比喻肯定了朴素的情感。象会演奏音乐的创可贴一样，抚慰了我们随时会有的伤痛。读这样的诗，我们反而会更理解拉金，他说了聂鲁达在这首诗背后替我们忍受的那些。在阅读优秀诗作的时候，我们不能以一种音乐去否定另一种，更有用的办法是让它们成为光谱上相异但又互补的色彩。最近，读到青年诗人小朱的作品，让我联想起很多位当代的汉语诗人对日常的不懈追求，他的写法处于一个邻近而不同的诗歌区间，在接壤之处并不紧张地排斥或者有意地掩饰，语调也常在奇谲变幻中透着从容不迫。

门外摇晃的小老儿，悠闲的卖部  
老板，拖着贴地的布鞋慢腾腾吃  
蘸水的糖葫芦，无邪的皱纹……

——《酒店》

从这个貌似寻常的开篇，可以看出作者已经发展成型的一些技艺。“门外摇晃的小老儿”制造了一种时间上的幻觉，因为“小老儿”略显古代白话的风味，让眼前摇晃的人物似乎在向绣像小说里的形象滑动并重合。“悠闲的卖部”在换行之前，“卖部”是“迈步”的谐音，所以这句诗隐藏了一个摇晃的后续动作；而“卖部老板”是一个类似于拗体的手法，因为它省去“小卖部”里的“小”，把它留在“小老儿”的继续摇晃之中。

“拖着贴地的布鞋慢腾腾吃”提示读者，这是一位对语言节奏有自己的决断力的诗人。他把“慢腾腾”一词挤在有点透不过气的句子里，这样做有前后张力上的考虑，也有可能是在追求整洁的视觉外观，总之我们得到的是一种异样的节奏。对于一个新诗人的节奏感，读者往往要花比理解其诗句含义更长的时间来适应。

《酒店》写的是一个小人物的传奇，他抽烟的时候，“可以吐出地图/灵妙的烟雾盘旋着如同中国。”也可以说，这是从空间的角度重新构造出的一个常人的形象，他跟“中国”的背景有不成比例的感觉，唯有“灵妙”可以解释。而推进这首诗的核心力量，来自一个从片刻遐想里过滤出的严酷问题，“他的生活过完了吗？”那个悠闲的普通老人，随时可能变成历史；而与此同时，诗人也在自忖，“我的年龄就要碎了”。日常中对历史的想象，惊醒迷梦的年龄破碎之音，在交织出的压力之中，迸发出这样轻快的诗句：

你就要开始鼓掌想拍手称快活  
你就要让脚步慢下来登上天桥

“就要”所传达的近在眼前的希望，在快慢对位的诗句里走向“天桥”：一个既凡俗又暗示超越性的词，它带有几分旧时代的气息，也给年轻说唱者的抒情染上民俗的色彩。这种诗让人想起柏桦近几年的写作，因为它们都试图在过往的文化形态里追忆一种日常性。柏桦的版本是他的“逸乐”和神仙眷侣，刻画的笔法与他早期的诗一样，充满紧张感和迫切性。他笔下的人物仿佛来自卷轴画，在现代人的梦想破灭之前，就已经毁灭。如果说柏桦早期的作品有明显的自毁冲动，那

么他现在的作品经常做的是让历史翻新之后自毁，这最适合他挽歌式的凄厉风格。了小朱的写法经常会省略历史的注解，也很少象柏桦那样以暴力的修辞展示暴力，用他的诗歌语言来说，他的历史想象是“默僧化缘”——沉默而无名的人如何维系生命，并在因缘中短暂驻留。即使是一位所谓的“主人”，也不过是果壳中的帝王，与他的宠物并无本质区别：

主人最熟悉的仍是睡眠，四方来风  
他不必管，他有能足够淘气的权力

他怀揣寡人的思想，他厌倦了美人  
要完美的小把戏，蹴鞠与洒池奇葩

——《圣宠学》

在了小朱写的更成功的诗里，他设计了自己的飞行术，或者《飞行浅论》。我们在读臧棣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线条清晰的动态冥想，表现为低空的，日常生活中想象力的试飞，回旋与降落。比如，“你不必隐瞒即使是在厨房里/你也是一个天文爱好者/那些西红柿是沿海王星轨道下到锅里的”（《反自传》）。了小朱有时也会采取这种升降自如的写法。比如，诗人在一首写飞行员训练的诗里，向在物理世界里假扮上帝的牛顿说话：

……喂，牛顿  
你乃低速世界的制律者，我是粒低低的  
尘埃，做着苹果的发声练习，积攒纯水  
成为默默的体验者，高度是真正追求的

安全密码。但一切都有前提，这是你要

真正明白的前提，翼舵诸种就是高度的  
前提，它们也有更前的前提……

——《飞行浅论》

“更前的前提”是飞行者偶然的存在。在另一首诗里，“千二百英尺仍看不到备跑的要道，就这样脱离了。”（《云中行的诱惑术》）在这种情境下，诗人仍在调侃自己回忆中暧昧不明的诱惑，而高空云雾带来的领悟，是平地的生活恍如睡梦，

但他无法与之争斗，因为  
不是斗奇的种，就不争  
云中观云更贴切，忘了这些琐碎的你我他  
稳定悬浮模糊白灰絮状清淡成团虚胖唯我  
动即静，在沉睡中依旧。

那些高飞的鸟被惊走了而不觉  
越过了信号塔而不觉  
湖面上波光粼粼，相思不觉

梦中老子曰：故莫能与之争  
关于那一切你做出了努力，蔑视别人的期待吧  
——《云中行的诱惑术》

如这段诗所示，了小朱的诗在修辞上有自己雕琢刻镂的方式，偶尔略显奇怪，但并没有发展成怪癖。一位年轻的诗人突出，强化，放大自己风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走极端。在了小朱的诗里，“不争”可以理解为不比赛走极端，或者不走别人期待的极端。读他的诗，可以看到创造力低调的煨烤，

让物象与心理，技艺与命运融汇成型，塑造出一个诗中相当顽强，而且有趣的自我：

匠人的几何学亦即匠人的心理学  
纺锤半径，窖藏好水，都是我，我……  
——《苦行》

这位匠人的营造的生活和他的建筑手法是同源的，而且互为表里。在繁复的地方，读者虽然需要费心领会，但却不易厌倦。在恬淡的时刻，似乎是生活之诗为我们偷来了某一天的下午：

一朵不翼的云，下午  
她给我印了首童话诗  
他给我冷风中加了油

斯蒂芬妮向我称赞亚历克斯  
是呢，他们如此热爱着彼此  
——《斯蒂芬妮与亚历克斯》

“一朵不翼的云，下午”有一种拉金式的音色：女人带来的童话诗里有柔弱的浪漫，与之结合的是冷风中加强的能量。然后，诗人用亲密的语调转述着称赞，肯定着热爱，仿佛有絮絮而谈的声音在继续。如果说这是属于日常的诗，这样的表述仍显得宽泛，这是在日常的光谱上，让不同的色彩“彼此热爱”的诗。

2011

了小朱《云中行的诱惑术》（黑蓝文丛，2011）

## 张典

### 旧药箱

旧药箱里的仙气  
使你虽死犹活，忍住自己的隐身，忍看新鬼  
化作满世界泡影。

但你不忍心我的牙疼，不忍心我  
迷恋你开具的药方：床下的旧药箱  
可以打开吗？我晓得，你显身便是如花的年齡。

（为母亲作）

### 答曾喜

我欠月亮的债又如何，  
我骑墙笑看垂泪之人又如何，  
我从空气里接生芸芸鬼怪又如何。

词句跳跃不为求爱，  
为韵脚提鞋，不为还人情债。  
提升诗歌的海拔，只为更接近天籁。

### 清明

出门，鬼撞人，人也撞人，急吼吼地  
赶新生，赴旧死。这情景像煞哲学的  
超市：辩证的币种，无非辩证地买单。

但我是穷光蛋，着一身沾鬼气的衣衫；  
我认识的别人，个个叫重耳，但我是  
不识相的新人，抱柳树，在火中寻欢。

### 入夜

入夜，枕中的光。  
下半身的液体。  
腰上的锁链。

梦里蝴蝶的飞脸。  
李耳的床。  
半醒着的唐璜。

### 即景

塔吊顶端，红旗挑逗白云，  
抖擞几颗黄星。

行政中心与建行之间，  
建设中的五星级大酒店，

形似骷髅，——工人们往其中  
填肉（多么暴力，多么美）。

上升的水泥板、钢板；  
求生梦死的，半空中的床、食堂。

## 沙织

### 蹁跹

整个宇宙在艺术没有使它形成一种永恒的形式之前，它只是一种谎言而已——马拉美《梦翼》  
相信唯一绝对存在的人品，想象自己到处存在于一种梦幻之中——马拉美《伊纪杜尔》

1

让我远到山边成为独眼的巨怪  
旋扭并重置世界的戏码与魔方

洞开一扇小门，咔哒的放映机  
从夜空播下曾经的尽收眼底

那礁石通往琼树，角落们的  
小方格，活络如花鸟的剪纸

比我更真实的浮光的脑海腾跃金鳞  
布置着你们遮阳伞下饮料的天堂

2

冷浪中再无人意的水鸟  
拒绝无法重现的滨岸

有过结束的地方，眼睛就在原地结庐  
而自然无处不踏着悠悠，好比沙滩上

暖意的行走，烤化了时钟的馅饼  
晃如蜂蜜的白磨房，将人鱼引向台阶

在一个午后，让我们原谅  
见不到的鸟群在暗中的俯冲与蹁跹

2011

## 雨人.

### 瓶子

我观看纪录片希特勒《意志的胜利》

鲜花、广场、欢乐的人群、孩子的笑脸、盛大的阅兵式  
领袖夸张的肢体演讲  
在卓别林电影中可笑的小丑表演  
让在场的科学家、哲人、贵族、军人、老百姓  
无不三呼万岁。  
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  
历史有多么奇怪的逻辑。  
我们是鸡蛋。语言封闭的蚕茧。  
与火箭发射。与外星人毫不相干。  
我骑着破自行车吱嘎、吱嘎上下班。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将拯救世界”。  
下一刻，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与你谈诗。饮酒。  
我改变不了小草，改变不了自己。  
晚上陪老母亲看电视  
在回家的路上，听远处传来的歌声。  
姐姐离开那一天，也是观音菩萨诞生日。  
时间会磨平一切。  
看窗外的桂花树开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妻子很抑郁  
菜园里什么也没长，我到哪儿散散心。  
幼狮和动物园的饲养员生活得久了  
会患上同样的病症  
染上人的气息，回不到狮群了。  
一个野蛮人，拣起沙漠中一件奇怪的东西  
是飞行员从天上扔下的酒瓶  
透明的。  
闪着明亮的光。他们认为是上帝的礼物。

## 一苇渡海

### 乌云下

未须愁日暮  
天际是轻阴  
——（宋）程明道

雨下到傍晚，已经下得差不多。  
天依旧阴，但不暗。  
风吹着湿漉漉的树叶，更高处  
风还吹着不下雨只顾飞跑的乌云。  
我站在楼顶，扶着栏杆，那么多  
云絮清凉地飞过我的头顶。  
我跑不起来，但我的心比云絮还轻，还薄。  
我知道这是阴雨天的傍晚，我知道  
即便半空中也没透明感。  
或许有人抬眼，不只与乌云  
也与早年的房漏和忧郁会面。  
但是对于我，假如一个瞬间让我惊奇  
我就会逸出那个老而弥坚的经验世界。  
譬如不远处，湿漉漉树荫下飞过一辆单车，  
那一闪，怎么就看着像一枚下午胸针？  
你说神是明亮的，莫如说瞬间是明亮的。  
我有时还说瞬间的错位是明亮的。  
譬如此刻我如此爱着这个雨云飞跑的傍晚，  
它阴且不暗，像看不见的旧风衣

拽着我身上的衬衣。像画皮拽着蒲松龄。  
还像“星期五”引跑鲁滨逊。钟楼上的  
加西莫多领飞他的石兽朋友和小鸟。  
我早已望见，道路溃散奔向暮色是  
今天的假象，更是明天的假象；  
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涌出乌云的爱。

——致 Z.D

2011.6.

### 树枝的选美

在夜晚的瘦胛骨旁，  
你拾起了硬树枝，抛弃了软树枝。像  
生火不是一项树枝的事业。软树枝赋予戏剧柔软心肠。  
外在的荒凉要借助断裂声；而内在的，需要持久的噼啪碎响  
如我们所经历的升温：一个积攒冒险的能量蹦出惊厥词。  
冒犯也对得起夜露下瘦胛骨。  
你穿过了两种凉：瘦胛骨和硬树枝。前驱和素材。  
你接受一根胛骨的失败，但反对所有树枝的新失败。  
你在树枝的噼啪声中清理自己：能量的前提是失败，向着  
瘦而贱的胛骨和所有树枝下的腐朽史。  
“我们的乐观和妥协一样”，太多了。而衡量  
正如硬树枝对软树枝说：你也硬。  
荒凉总被恒温表达，需要火选择硬树枝即选择一种偏激。  
作为失败轮回的要素之一，偏激的妙用  
一方面让硬树枝领会灰烬，另一方面让软树枝  
在曦光微薄中起飞，编制未来放厥词的鸟巢。

那时你将不再发言，接受瘦胛骨收留，那么簇新。  
让新的荒野之火去承认：软树枝何尝不能硬起来  
并发动美的辩论——  
前驱绝对，素材的美德不接受绝对。

2011.7.

### 清平

### 尘埃后

我有一百三十多个责任，  
半数以上令我厌憎。  
我觉得，喜欢它们就是生活。  
我又觉得，你最好绕道而行，不要碰见我，  
免得我怀着恨，为你解决问题。  
我不愿想尘埃后是什么，  
不愿想一口浓痰和我之间的血缘关系。  
但一百三十多个责任都在尘埃和浓痰里，  
都在炖牛肉和绿豆大米粥里，  
都在街角那个我偶尔不去的报亭里。  
我看不见尘埃弥漫，但我没法不去想，  
即使我低着头，我的想象也在高于一栋大楼的空气中  
伸着想要抓住尘埃的手。  
高不到白云那么高，星空就更加渺茫，

但对于我不得不感觉到移动的身体，它又不算低，  
这贱手。

有时还向尘埃后使劲地够。

那里有我喜欢的秋天么？或者，那里有我不喜欢的  
一百三十多个责任中的半数以上么？

这真不是我愿意想的：尘埃后仿佛是尘埃的间谍，  
在离间我和我的生活之手。

2011，8，15

### 偶感

吊儿郎当的一生是政治家的一生。

暴雨的一生是右手，摸着汗湿的后脑门，越高越胆怯。

此刻没有一生，桌子在纳闷时间的流逝为什么

有一生，没一生，邻居仍旧用咳嗽开灯。

电梯到房门的一生，犹豫用不用

换个懂行的，喜欢数学和文学的少年的手，拦一辆车  
载到电视台直播间，说声抱歉，就是此地

曾将沃土当垃圾，掩护我，来错了人世，用对了修辞。

2011，7，23

### 桑克

#### 立夏

为树江 41 岁生日而作

生活确实值得纪念，

甚至包括从一行庸俗的乐句之中，  
引申出一段时事新闻的主旋律：

你从不为一个人的死去而欢呼，  
只有魔鬼和独裁者除外。

即使肮脏的何家沟风景  
也不过是挑战想象力的虚拟机关，  
在妻女的助威声中，新一代的魂斗罗  
早已重装上阵。

只有极其闲暇的时辰，  
才会谈论军事化的乡村；  
只有在梦与梦的间隙，  
才会想起两根蒙尘的操纵杆。

杨树与柴垛共同教育的情感如同微雨之后  
篱笆枝顶的小木耳蔚为大观。

与乳牛的冲突算不算人民内部矛盾？  
与虎子的纠葛算不算超人类之体验？  
一个属狗的少年，一只真正的家犬，  
你们更像是亲兄弟，  
反而衬托你的孤单。

忽略的只能是记忆而不是画面：  
看见火车穿行在夜色之中，  
看见核桃树与坦克的联合启蒙，  
你抱着戈麦遗稿，更为沉痛的黑暗……  
而更为美妙的光线，来自你的家庭，  
来自你头文字**B**的廉价汽车，  
来自公共关系的游刃有余而不是  
交谈——还是有多少宁静  
就有多少责任，犹如但丁  
关于人生中途的箴言：航程从未停顿，  
犹如你与老泰山热烈的星期六酒宴。  
在某一个溜号的瞬间，  
你忍不住凝视即将值班的夏日：  
数码照片留住的究竟是不是时光？  
在你的心中留下深刻的疑问。

2011.5.10:32

扎西

模拟一个清晨

阳光如此诱人，像摆放在  
桌子上的一小块和平。  
鸟鸣恢复了清脆。在瓦砾中  
也能看见它们在觅食。像我们需要

一个房间，沙发、书架和  
花瓶中的自然之美。当几种颜色、  
不同形状的花朵簇拥着，像一个大脑，  
在安静地沉思中确立它的雄心勃勃，  
驱赶着冷漠、战争和灾难现场的恐惧。  
它更像淑女，在消耗中快速地失去自己的  
古典景色，无法支撑阴郁的艺术，  
水分像云一样流失。也是在光线中，  
你看见尘埃在律动，在一个房间大的范围，  
像一张挂毯的毛边。之后是风，  
使这些立即溃散。

### 关于地理的挽歌

几乎每首诗都是挽歌。  
在你将一段时光变成文字之前，  
辛波斯卡在小星星底下道歉，  
弗罗斯特在含笑的山谷里，  
我找到自己的辽宁，  
很快又会失去。它在我的梦里移动。  
你需要自己的地理和风暴，翅膀和坚硬的支架。  
空气不停驱赶你，寻找另一片嘴唇，  
直到有一个新人——  
在这首关于地理的挽歌里，  
向日葵仰起脸庞；昆虫向你证明：  
风中还有另一个地理。当黑夜降临时，  
它像篮子，装着流水和过去。

## 热情

在布罗斯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之间，  
是欧洲的野蛮人的血液，还有一点点中国古人的舒适。  
中国古代的资产阶级，在自己的庄园里，  
比任何人都在意享乐，和骄傲。  
也在意我们表示的尊敬。  
有一刻在厨房，煤气炉燃烧着，  
我想象他们的美食。  
我们有盐、味精、农药，但是缺少  
对土豆、茄子、豆角的热情。  
那种香味，经过翻译  
和精致的传递管道，混杂在一起。  
我计划写几首舒适的诗，热气腾腾。  
孤独在汤里冒泡，破裂。  
像一些快乐的词语，被煮了十五分钟。  
然后是摆上餐桌，专注于你正在做的事情。

## 平安夜

今年我也不能回家。那里，  
一个老头会陷入孤单。他盘算一生，  
到底犯了什么错，要在晚年受到惩罚。  
我买了车票，讨厌拥挤的行程；  
你如何挪动自己，向鬼卒买交通？  
我们在三地，虽然不远，

却不能接近彼此；只能寻找  
一个新的容器，把家装在里面。  
它不再由墙或者房间构成，  
没有电话、门牌号码，只有爱恨  
这条细长的丝带，牵扯着  
一个异样的自己。仿佛我们共同  
完成了一件作品，一部谦卑的小说。  
偶尔会有一个脸孔狭长的读者，  
为我们命名——哦，妈妈，  
今天是平安夜，你不要过早入睡，  
你要躲避寒冷。现在你已经知道，  
你的哥哥、姐姐、姐夫都在与你做伴，  
那是另一个家。如同为了平衡，  
时间将它收去的一切又重新归还给我们。  
因为单纯的死亡无趣又无聊，  
它需要当你哭泣时一切都变得可笑。

## 王东东

### 潭与寺

上：看潭

我们在阙口处站了很久，看潭，  
水不断从脚下漫出来。

有什么在慢慢合拢，在温暖背后。

潭也慢慢形成，转化，接受  
水的赐予。

两个和尚占据了最好的位置，  
在左上方和全部的水对望；  
一个巢穴，我问他们：“怎样上去？”

我们中的一两个人攀爬到了对面  
瀑布。用头拱它，惊呼  
瀑布里的彩虹！

阳光闪耀。但我们怕他们危险  
在神秘里凄凉地点头，  
摔倒石上，偶然见红。

那两个和尚盘踞不去，我问：  
“他们吃过饭了吗？怎么还不离开？”

你说，他们吃过饭了。  
好大一会儿我才明白你说的是早饭；  
终于他们回还了，腾出位置。

……透过一道岩壁发红的、狭窄的缝。

下：寺中谈话

师父离家了。我们才得与徒弟说话，  
在他们迎候时一路赏玩。

过道里，凉风盛大，贵妇人解救的驴，  
以身体切线反刍轮回的半径，一个  
带血的逻辑  
缠在楔子上；又口衔青草遗忘。

他们将我们引入宝殿侧室：周围  
活了起来，一条引力的蛇牵动原点。  
墙壁欲语。空中有一曲好时光播奏，  
似乎在替师父表扬：“有这样  
一个徒弟足矣，像月亮一样高悬。”

他的相貌汲引清朗的声音，从院落的  
铁鹤井……

茶的气息钻入，闭合含羞草。  
桌子，也想变成琴。他坐在师父  
空着的椅子对面，对着头上  
发红的塑像：千手观音的手  
指定一个我，无法逃脱。

但是尼姑站起来，为我们错过  
斋饭，请吃点心里吵闹的小鬼。  
她分给我的手链有点紧，还少了一个  
石榴石中静坐的我。

她拉开佛龛旁，画的一道秘门，  
进入留白，我们惊讶的盥洗室。

论辩的鹤站在书页里，给生活投入  
翅膀的重影：打开我们呼吸的空间。  
缄默之火的懒惰，在纸上蹀躞；  
哦，他应该  
写诗还是搞哲学？抑或真的什么也不做？  
他甚至瞧不起慧能、金斯堡和凯鲁亚克。

不该被同行泄露。和尚是我的同乡，  
反而和我疏远了。鱼跃的放生池里，  
乌龟大石般浮出，龟头问天。  
……你对我说，  
出远门的师父，经抖动的铁索走入湖心，  
站立着冥想，直到日头的红莲变黑。

2010

## 楼河

**夜宿峨嵋**  
——致张枣的杰出诗艺

1

夜，我走进山路，  
像走进我的黑暗。

56

浩渺的长途只透露一点点的  
仿佛被绿虫子咬破的灯光。  
路尽头，山脚下的  
农家乐就像你的灯笼镇。  
路边大树下的人们围拢一堆火，像梵高  
以他无数个分身围拢厨房里的  
一锅土豆。  
它的烟味真的诱人，熟练的  
寒冷跳进火焰里烧着，像星空  
忽然化身为  
一名蔚蓝的跳水少年跃进金色的池塘。  
深深的，我被眼前的风景迷住，  
轻微炸响的火星仿佛骤然松开的  
小小弹力。

2

我躺着，  
我眼看着我，  
以另一个湿淋淋的影子在屋子里走动，  
像走在  
寒冷鲜花的表盘上的一根针。  
他弯着，又变直；他说着谢谢，又  
轻声叹息。  
窗外，黑暗如电视机屏幕，  
流水微弱电流的声音让你记起，  
黑暗中，  
有一台收音机正在播放大自然。

57

你倾听着，摘下耳机，倾听着，  
窗外的慢在加速，在放大，在排队，  
它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纺织。

3

偶尔，附近山谷中的鸟鸣让你想起  
猫头鹰与月亮  
亲切而孤独的关系。  
但现在，是雾携着寒冷在你耳边轻唤，  
朦胧的雨意。  
你的睫毛上挂着睡眠的露水，  
伞连接着梦非梦，桥  
被安放在寺院前的深谷中。  
踱步的棋子一步跨过了河流，  
你睡着了，  
你梦见自己漂流在水面上，  
全身的零件组成了一只闹钟。星星  
落进大海变成拆散的进化论，  
其中一颗成为你的眼睛。

4

所以，当你  
从灯笼镇走进黄雾大街，  
你轻烟般的圆帽正唱着未来派的  
明日之歌。  
一块塑料废墟刻画出静物的目光。

看呀，  
窗帘的绿扣子滚落下来，①  
悲哀的小松鼠追逐着肉身的痕迹。  
你进入深巷，  
你的孤独就是你的逃离，你  
内心的电影院像一艘船，大海  
波涛的指针递出一个遥远，  
星群合唱队掉落凡尘。

5

俗世花朵上站满天使，  
发光的蓝色地球转动旧磁带的录音，②  
音乐捧起泪脸，  
一曲老歌满是划痕。  
你停住了，你听，  
像细胞沉浸在水里，听着，  
空屋的琴声里飞出的鸽子。  
一只光明之手搬来干草车和故乡牌积木，  
荒原音箱奏响飘摇的弧线。  
这儿，就在这儿，  
黑夜山脚浮现出静寂之神的柔软  
和慈悲。

① 绿扣子，见张枣诗歌《春秋来信》；  
② 磁带绕着地球飞转，《悠悠》。

倪可

### 题吉行淳之介《骤雨》

还能怎样，无非是嫖客爱上妓女。

叶落如骤雨，他拢着袖子，  
在窗下等一拨拨男人离去。她也等他：

桌上空的酒杯，嵌进瓷里的渣，  
缺页的相书，耷拉在床脚的棉被。  
她笑起来……像一管就要吹断的笛子：

“有彼佳人，在水一方。”  
整个晚上，他在街的另一边啃蟹腿，  
为她守身。她说为他守身。

他们之间隔着水，淹死的马缓缓漂过。  
镜子两头都是影子：她和他守身，  
守着明年开张的花铺，或是洗澡堂----

阴户里，不属于他们的整个世界施舍着。  
蟹壳硬，断了双筷子，有点沮丧。  
他推门，最后一个嫖客。扫叶子的车。

### 暗影编年

喝太多酒，就能看见比雾更柔软的老虎，  
背上鞭痕鳞片般细密的老虎，哭起来  
就像是一锅鸦片汤被打翻的老虎。老虎说：  
“侵略者都是勤劳的人呐，他们从不睡觉！  
怎么办？我喝太多酒，手脚发软，任凭午后烈日  
没声息地烤化了枕边铜镜，连同镜里镶银的枪。”

让我无所作为吧，明天就被毒死又何妨？  
雨季迟迟不来，膀大腰圆的天使坐在石头上擦枪，  
他长着火红的舌头，或许他就叫做伊必里斯。  
现在我要跪在他脚下，求他别把我抛弃。  
我的眼眶里已经开出了千万朵玫瑰，来吧，来吧，  
陷进这场比老虎更斑斓的雾，涌动在

宫殿和旗舰之间的悬河，我行将覆灭的王朝！  
古丽斯坦呀，着了火的花园，高声诵经的天使  
再也不能回天堂，他搂着面目溃烂的女人  
沉睡在虎腹中。怎么办？侵略者正摧毁一切，  
为了让新鲜秩序生长。他们用手指戳我的肥屁股  
并放声大笑：“被神宠爱的人注定蒙灾！”

陈均

樱花树

从墙外伸手进来的  
一颗樱花树，用虫洞  
(并非逃离自由的宇宙极客)  
的光吸收了我。我伫立，在白天  
停滞的光里，因为这个国度  
步步惊心，却又漂浮在  
焚烧炉的化学气氛。有人  
屠猫，干净利落。像阅读一本  
电子书：德山用棒子挑起  
大海，水灌满我的眼耳鼻喉，分不清  
哪儿是须弥山，哪儿是我所处  
的非人世。

坚硬的物体容易消逝。而  
我们怀念的是昨日的踏板车，斜斜  
地冲入，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们  
像中年人一样笑，笑了又舞，体态里  
蹦出泪珠。

猴子在树冠上，黄鸟  
缭绕在我的窗前，我的工作是翻墙越湖，  
仅仅我们两个，躲避鳄鱼、流弹和  
悭客人的搜索。是谁用平底锅藏诗篇？  
去往峰顶结一个草庵（苦水云：我批坡仙，

切勿以为呵佛骂祖也。）但何妨不出屋呢？  
发暗之乡村路常常投掷你，  
读着、写着，秋后带给你  
雨之雨之雨。那个人  
从云端携手回来，模模糊糊的看  
外面的历史，——像老虎与邻人鬼魂。

“扪空追响，劳汝心神。”我们哭，  
我们沉默，且花狼籍于空中。

自记：德山乃德山宣鉴，宋代禅师，事迹见《五灯会元》卷七。辛卯暮春曾聆张文江讲授此篇。苦水即顾随，著有《稼轩词说》《东坡词说》等，薄薄一卷，于地铁上喜读之。辛卯秋于通州。

110921

夜曲

你起床打开凄怆以  
气窗表情穿过云吗？

闹钟始终滴水还是  
否定之否的抵赖呢？

咣喇声响原是伤身  
或宇宙飘去之褒裳。

\*\*\*

伟大之杂技给尔等  
零售圣餐却成荼靡。

艰难之意外与臆思  
之海鸥正残忍食月。

我成为两种自我或  
三四老细胞犹抱膝？

110105

## 陈家坪

### 你是否让山河依旧灿烂

母亲从另一个世界看，  
孩子捂着肚脐在疼痛。  
火车停止了它的运转，  
把饥饿和寒冷拉向你，  
你是否让车轮继续滚动。

我们隔离在河两岸，  
是对方行走的秘密。

灵魂从天空倒映水面，  
心波动改变云的形状，  
你是否让山河依旧灿烂。

你要将给予从身边取走，  
在不在的地方留下花草。  
装饰的伤围绕着坟堆，  
跑到路上，走过村野，  
你是否在离开时四下张望。

### 这样的人

从睁开眼睛那一刻起，从走出家门那一刻起，  
你就给了心灵，给了自己给了人民一个自然的惊喜。  
你看见的是变化，听见的是安慰，一个声音在重复思想，  
你表现出来的一切全是意志，一个崭新的关于你的灵魂。  
你愿意，把自己定格在一幅画框中吗？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着你静止的面容。  
不——你要敲碎挡住你扑向河流的玻璃，  
你把画面上的草地还原为露珠挂满草尖。  
从哇的一声开始你始终没有停止过运动，  
即使香甜的睡眠也有着奔腾不息的梦幻。  
这样一个新生婴儿，倍受父母精心抚爱，  
起初是在床上翻身，接着将要站立大地，  
——穿越五湖四海，带着所有人的祝福，  
把陌生人变成朋友，把希望交给他——  
把一个生命，一个生命体现为民族、国家、世界和宇宙。

## 湖北青蛙

### 苏北四行一拍

[ ]

说话间到了苏北乡水。起先是油菜花，后来是小麦黄了  
迅速老死的两个季节，刀子晃进来。  
那么多白花花的河水四处流淌，它不是为你流的  
也不为我而流。

[ ]

此地的农民也会说到施耐庵，总要写几个红杏出墙的婆姨  
水面宽阔，郁闷的众兄弟们打将起来，落草为寇好快活。  
水乡泽国里编几个故事，故事里又杀几个可恨之人  
举杯一饮，胸间就多了一块平地。

[ ]

据说这儿是昭阳将军封地。自板桥到一九九八洪波涌起  
青蛙蹲守门楣之际，少了些许水墨意趣。  
如果我是楚怀王，我会让我的妃子们歇息，不打让我松土的主意  
独裁者都是诗人：风生水起，荻花飘荡，覆盖着风景的人民。

[ ]

红瓦寺的老和尚如此流氓，以致于天王老子不答应  
一把火烧了大雄宝殿和他的净室。我辈小心翼翼，不牵别的  
姑嫂的手  
不拉人家婆姨的衣，活在里巷缝隙。及至秋高气爽  
即挥别进入天上大雁行列，别以为我是令人烦忧的燕雀。

[ ]

每日傍晚青蛙总是极力叫喊，有何怨屈？每个晨昏鸟儿们  
总是热烈讨论，永恒不变，食宿问题。  
东南亚国家农历五月落日何其庞大，你依然生活平淡  
腰痛，失眠，忍受果腹之需与老婆对屈平的怨艾。

[ ]

挑有梅，其实七兮。此地亦有渐渐成熟的小个子桃李  
从周庄到陈堡，都是生理。  
天地炎热，不可站在街头久等，也不可磨破被单  
空有微风吹过树枝的等候。

[ ]

去邮局寄出书信，碰到一只热情的蜣螂  
打好洞，在滚粪球。  
穿过一片榆榔树林，碰到数不清的野蜂  
追逐着一头白猪。唉，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愤怒。

## 王西平

### 浮游书

拉起铁闸，噪音哎啦哎啦响起  
一条蛇形，缠绕到底。有人苦练武功  
立地推拿，这里有他美好的伏笔  
鱼虾是其一，还有断桥与流水  
人生无非如此，在万物中心拥有环形大舞台  
高音挂在树梢，红色歌声困住青蛙的幼年颗粒  
田间地头，杂草丰茂，英文错乱  
蜻蜓喘息未定，以玻璃纸煽动生机  
只是标本未动，身体们抢先飞走  
有时候花会嘭然开放，行人惊讶顿足  
所谓的美好事物，用什么表达，也不为过  
拿什么雕刻的月形  
悬挂在旷野，那种图案，似乎在旧器物上闪动  
亡人避开的灾祸，在城市里  
我们避不了。凶猛的食物  
被不断更改。你迅速穿戴  
不只一次地弯下腰去，心中涌满了佛意  
世界是个大静物  
用什么来描述呢  
海水挂在墙上，你不得不捕获那些透明  
所谓船体，就是从暮夜开来的翻译之物  
油彩浓重，英文依旧饶舌化不开

一些浮游的生命，在另一个世界里存活  
经过那里，你需要睁大眼睛  
需要割舍你无限的后缀  
现在。站在北方的果园里  
你将在自己的身体内堆积成泥  
逻辑产于无序的生长，一片叶子就那样擦过天空  
阳光是不幸的  
功利主义的风景，钢铁炼就失败的人心  
匣子里的逃避术  
终点来临，你的圆圈还没有结束  
杂草阻隔视线，密林一片修辞  
语言布满了石块  
你所看见的浅水，在深处迟疑着  
迟迟未动

## 子禾

### 小路和阳光

阳光从西面悄悄洒下来  
携来苹果尚未成熟的味道  
透过树的间隙，一块一块，那金黄啊  
多迷人！柏油路面那样清新，像刚经了雨水  
秋天如此干净。亲爱的，  
高大的杨树从两边一直向至深处  
一辆汽车由那窄小处来了

缓缓地，并不碾碎那些柔和的阳光  
也并不带走这里一丝宁静。

石级上的光亮那样温暖  
那一层落叶堆在旁边，静静的  
似到了家门。那黑色的车子  
稳稳地从陌生人身旁过去，就像不曾相遇  
唉，这才知，伤感是那么偶然

10.7

带进父母的庭院  
村庄的那条坚硬的土路上，开满

金灿灿的向日葵。哦  
好大好美的花啊  
我在花朵下面，成为流浪女人

2011.6.28

## 河南琳子

### 无题

盛夏到来，他们都在广场上  
大唱红歌  
我却在空寂处想念初恋

你曾经在我的梦中  
娶过九个女人，可每一次  
都不是我

今夜，我再次被你抛弃  
你的新婚，每次都不一样

今夜，我看着你把一个淫荡的女人

## 汤凌

### 小调·社区广场

我吸着烟，在社区广场散步  
两个瘦高的路灯柱  
挂着白天刚举办完的“社区亲子活动”大红横幅  
空气里似乎还留有做活动时的喧闹气息  
公告栏新张贴的社区各栋楼房即将停水的时间段  
和提醒居民防盗的通知  
不免让人惴惴不安

树荫下，两个操方言的老人坐在石头上  
散淡地聊天，描述各自所见所闻  
他们的方言来自湘西的某个山村  
像我的父母一样，他们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生活

他们的语气透出对这个城市不自信的新奇感  
用仅有的几个形容词赞扬  
街道的宽阔，灯光的炫耀，商场的富丽  
在赞叹声里，可以感觉得到  
他们庆幸自己终于爬到了生活的顶峰

另一位老人抱着他的两岁的小孙女  
讲着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他喃喃自语的方言  
来自湘南的某个小镇，他有节奏地拍打着孙女的背  
沉浸在自我的叙事之中  
他的老妻拿着孩子的水瓶和玩具，在一旁静静倾听  
仿佛回到了他曾在她耳畔倾诉的年轻岁月  
他们坐在方正的石头上，望着灯光散乱的湖水  
像一座刚从雕塑厂运来的社区雕塑

两个身着家居服的年轻母亲，用带方言腔调的普通话交流  
育儿的心得和体会，她们的眼睛里  
有拉斐尔《草地上的圣母》油画氛围，灵动，安静  
和像身后玉兰树上花盛开的骄傲  
坐在小推车的孩子  
一个手舞足蹈，“呀呀”地发表对事物的观点  
另一个睡着了，肉嘟嘟的小嘴不时蠕动蠕动  
他们的奶奶提着尿不湿和奶瓶的袋子伺立一旁  
不时用眼神交流做中国婆婆的技巧

练太极剑的人们，像纸上散隶一般  
在广场一端摆开队伍，在录音机的指挥下“白鹤亮翅”  
甲骨文般的围观者，闲情地站在四周

七八个溜滑板的孩子，划出场地  
高叫着从这头溜到那头，又从那头溜到这头  
——他们是沒有方言的部落，拥有着各自的方言

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蹲在广场边沿棕榈树的阴影里  
身边停放着一台满身油渍的摩托车  
大口大口抽烟  
他皱巴巴的短袖T恤、肌肉发达的手臂  
在烟头里半明半暗、狠狠皱紧的眉头  
让我想到广场公告栏里防盗的通知  
——他忽然扔下烟头，像做了重大决定一样的  
跨上摩托车，消失在社区街道的拐角处

我松散的脚步没有目标。在这个小小的广场  
在新组合的世界里，我不是唯一的游荡者  
带着一丝慌乱  
我无法原谅方言里的我  
也不能原谅方言腔普通话的我  
或许，并不必在这两者之间选择  
——我自顾喃喃叙述那些故事

2011.5.31 窗外夜色正浓。

尚兵

**围着铁塔转圈**

公园里 围着铁塔转圈 怀抱三岁幼儿  
街面上 人声鼎沸 我判断自己听力正常

我迷恋散步 幼儿熟睡 在所难免  
铁塔高 钟声起 长吁一口气

不远处 报刊亭与清洁工人 动与静  
我忽然记起 早餐时 苹果切成两半

目测 功能 重复使用  
香樟是香樟 铁塔是铁塔  
即使定义错了又如何？

空气清新 习惯成自然  
公园渐趋安静 生长有极限

铁塔身后 有人练嗓子  
时间观念 真实可信  
我围着铁塔转圈 不可能一直走下去

幼儿熟睡 我已疲倦

5.28

胡桑

**孟郊：仄步**

我曾是危险的人，  
如今却在人群之中。

我出行，溪涧突然进入了冬天，  
其实，时间已被我穿越。

一块沉积岩忍住悲伤，  
我的日子没有未来。

醒来是为了睡去，长啸，  
才能获得枯涩的寂静。

在干枯的歌行上独行。  
小女在宣兴，是我理智的疾病。

每一个儿子的死增加着我的麻木，  
我是一只研磨不幸的砚台。

我的笔墨越来越轻盈，  
越来越懂得反讽和失败。

我终于成为政治的盗版商，否定的

教徒，命运比我更加古老。

我借助影子而生存，  
一个偏僻的词，如素冰裂开。

2011年7月27日

**赵孟頫：寓形**

在山里，我复制秋天的空洞，  
悲伤变得透明。

我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秩序，  
需要用未来代替一只耳朵。

我听到的却是眼前的快乐，和寂静。  
形式离开我的嘴唇，  
按照事物的重心，提炼言辞。

事业的闪电，受雇于  
隐逸的慢性病，一切终将消散。

大地开始敞开，犹如我的出生。  
都市却在关闭，人群  
循环着自身，比黑夜更加迅疾。

我自愿囚禁于世俗，但无法久居于他乡，  
此地不能锻造母亲子宫里的气候。

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虚掩的门，  
它们模仿世界，就像我模仿别人的痛苦。

作为永远不能被遗忘的事物，  
请后世的读者忘记它们的主人。

2011年9月16日凌晨

**沈约：离群**

那么多面具，  
但我并不认识自己。

辞别的人极少返回，  
他们缩小国土，  
增殖寂静。

死者与日俱增，要求我悲悼，  
我是储运死亡的中转站。  
终于，悲痛教会了幸福的失败。

只有时代的戏剧，  
才能清空欲望的内存。

为了存在，  
我学习历史的裂缝与阴影。

骄傲，预存孤独。  
我为之歌唱的人  
曾与我处在同一个过程之中，  
如今却支付敌意。

此刻，忧惧使我停顿下来。  
政治是嫉妒的癌症，  
我渴望回到死者的序列。

2011年10月12日

## 丛文

### 花样滑冰概论

每一首诗都设想自己的声音  
此时，它旋转着，在沉默的体内  
伴奏曲其实可有可无  
不管在天鹅湖，还是在月光里  
不管是灰姑娘，还是睡美人  
如果你同意，就可以关掉这些曲子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旋转中  
随你沉入深海里  
就可以仔细观看一次你怎样变成一只虎斑鱼  
就可以让沉默完完整整地显现一次它高贵的外形

轻盈的滑翔，和大地相平行，还不是美  
它只是自由最基本的含义  
美的事物，需要自由和力的双向激励  
它需要有高难度的花样来证明  
那样，就好像不是你在冰上滑行  
倒更像是世界环绕着你  
沉迷在爱的眩晕里

你的每一次颤栗，每一次旋动  
都借助于世界的意志  
如果是单人，就要有一会儿和自然过不去  
如果是双人，就需要一次合谋  
给常识一次教训和矫正的好机会

这一切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  
它包含着庞大帝国的政治和美学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艺  
懂得怎么巧妙地分割空间和这纷繁的意义  
那我们就完全可以让现实不至于  
因为美的渴求而经受切肤之痛

## 呼啸岛

### 作品 308

我们变得已愈发敏感，对忧郁的人有种排斥，  
对寂静中未完成的画有了新的构图。  
我们记得一座山下旅馆，干净的木盆里  
盛着的笑脸，晃动。就像是秋天了，  
植物的演奏已到了高潮。我们走在  
松软的乡间路上，候鸟在空中列队飞过，  
忧郁的人从不抬头，但能够感到翅膀  
划动空气的提琴。而忧郁就是这样  
缓慢而准确地来到了我们脸上。

## 明迪

### 极端的爱

二哥生前有个极端的爱好，收集石头。  
每天早晨他对着东方在石头上雕琢，  
家人起来后才匆匆喝口稀饭，  
去镇西小学教课。下班后他沿途找石头，  
一回家又躲进书房。他性情安静，

对称于石头的奇形怪状。他不爱说话，  
他想说的都对石头说了，  
夜里抱着二姐不过是重复雕琢的仪式，  
换一种姿势。（后来他在日记里写到，  
女人只能引泻出部分欲望。）  
他在雕琢中自得其乐，  
根本不理会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  
(比起石头，这些太无足轻重)。

成百上千的石头堆积在屋前屋后，  
窗台上，凉台上，甚至壁橱里。  
二姐从不过问石头上琢了些什么，  
她保存下来，出于极端的信赖。

这个春天，二姐想把老家装修一番，  
迎接返乡的三妹，  
但不知如何处置这些石头。哦石头。  
踌躇间，我走过去，  
摸了一下窗台上第一枚陨石般的奇石，  
一股电流传上手臂。  
我缩回手，低头看日光和月光磨平的部位，  
依稀显露出一些字迹，排成雁行。  
我心里突突跳，一块一块摸过去，  
有的发光，有的暗淡，  
但所有雁行都清晰无误地栖落在这些石头上，  
一碰就会飞走。  
“有些已经飞远。”一个声音小声说。

我不由得仔细看这些石头的位置，  
是否二哥精心安放。是否有一些永远不会飞走。  
而哪些会变成石器，哪些会变成化石，  
他是否刻下第一刀就已经预感，而让语感  
一样的节奏藏在石缝里，控制  
起飞时间，和飞行速度。

而那些飞不走的化石，是否会有蓝鸟飞向它们，  
嘴里衔着玉器，发出极端的光？

## 阿芒

### 20110921 你今天有没有给 FB 人生按一个赞！

只要一直按赞下去关系就不会  
断绝的 FB 人生  
为何不是人生？  
你的人生？  
我的人生？  
非要有人死才会生的人生哪  
我们不轻易拔剑  
也不轻易按赞  
一小口一小口  
要吃下去，才

### 拉得出来的人生

总是这样子手滑到不行忍不住按赞下去的 FB 人生  
当中有一种比 A 片更清透的透明  
不会出油，适合曝晒  
好友越来越多  
不小心手牵手就登陆了月球背面  
大家好闪 摆摆荧光棒 涨潮啰  
月球背面被潮水填平又照亮  
眼睛好黑的那人（是不是你？）忍不住  
再一次  
按赞下去  
为何不把被灵充满的手带出场  
从 FB 转运下车  
到你的  
我的  
有人死有人才生的人生？  
来来往往的车辆 刮眼睛的红绿灯  
几年没见的朋友  
不讲话的亲人  
繁体、简讯、狗屎、爱情  
那么多从当中穿过 干涩  
忘记保养的手  
涩涩地相认出来：  
「啊，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变哪！」  
啊，是谁？  
踩到狗屎  
忘了按赞

## 得一忘二

### 幻景

突然想到黑暗，于是黑空气逼来  
空间噬地一声吸进了墙壁，在它内部  
爆发性繁殖，如散渣的泡沫

人脸气球被无影的手撕下皱皮，向后抛去  
扔到了想念的边境线外  
剩下一些孔与窟窿聚在一起，比我高出一头

荧光的绳子从无底的上方垂下套索  
在一串串水银与黄金的断珠丛中荡荡悠悠  
不躲避却从未碰撞

一只只没有睫毛的眼睛独自漂浮，无意寻找另一只  
曾有幽幽发光的小鱼儿在那儿游来游去  
在我的注视中，在我们偷瞄时那令人动心的侧面

此刻它们干枯如生锈的铁蛋，曾有的  
令人心底返潮的温情与羞怯漏进了远方的湖底  
那儿，露出一片从未有过的裂缝的白色

2011年5月31日

## 臧棣

### 生活是怎么炼成的丛书

节目单上，风景已排到了  
不起眼的地方。难怪。最近的账单  
越来越像节目单。房租要交，  
房贷要还，每样吃的东西都已被污染，  
那么小的胃，矛盾于我们很渺小，  
竟然一直在替宇宙冒险。  
人心紧挨着绞肉机。每个机会  
都像是深渊之间的缝隙。

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要极端的是，  
生活是怎样炼成的。魔鬼训练  
人人都有份，用不着担心你会过不了关。  
凡想催眠现实的人，最终都难免  
被现实催眠。凡是用运气解决的事  
最终都变成了一种暧昧的耻辱。

死亡不再是一种平静，而是一种愤怒，  
一种深奥的冷漠，有点像  
死亡是怎么炼成的。每个人  
都死过不止一次。活着，像是植物栽培，  
并且被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你的根，在这里，你的叶子，在那边，  
你的花，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插在  
你从未见过的瓶子里。有趣的工作

还是看你爱不爱动手，它就像是  
给希望换轮胎。假如超速了，  
绝望不会被罚款。假如诗不能救你，  
其他的启示肯定更微妙。  
死亡不再像以往能中断任何事情，  
但旅行却可以。大河在奔涌，  
旅行就像从激流的河水中抽回  
一只脚。票一点都不紧张，  
你在这里买不到电影票，在那里  
肯定能买到车票。记住，  
车票不止是车票，同时还是电影票。  
难怪。车票还可能同时是彩票。  
人的风景正将人从风景中  
推向只出售单程票的那个窗口。

2011.6.

### 邻居丛书

邻居像屋顶上的天线，  
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二十年前，  
可不是这样。门经常会被敲开，  
现在想来，最有趣的是管你借醋。  
而且不仅仅是因为吃饺子  
不能没有醋。我吃醋吃到左右逢源，  
据说不如听说，美容兼杀菌，

小事情积累小神秘，但作用却不小。  
邻居中新搬来的一对年轻夫妇  
也爱用醋。糖醋青椒炒得勾魂摄魄。  
原料不复杂，心意才有余地。  
美妙的厨艺像真理的插曲，  
抑或，深奥的真理像厨艺的插曲——  
还真不太好说。留心一看，  
男的不怎么起眼，像楼道里的蜘蛛。  
他结的网无人能看见。但一切都很清楚：  
生活没有意义，生活只有含义——  
比如，你今天在厨房里跳过舞吗？  
女的似乎不用上班，买菜时  
用手电筒照标签上的产地说明。  
甚至倒垃圾时，也带着漂亮的帽子。  
当他们拉上窗帘，整个世界  
便成了他们的后台。生活是生活的魔术，  
何时开始，何时会结束？并不重要，  
就好像我是我的客人。我是我的邻居。  
在我们之间，只有重复假装不知道什么叫循环。

2011.6.

### 每个毛孔丛书

宇宙被缩小了，但不是因为  
你喜欢提到每个毛孔。不夸张，

就不会有全身都令人着迷，更不会有  
全身只反对全体。太夸张了，  
就不会有忘我的反面。喜鹊身上的每个毛孔  
自然不同于野猪身上的每个毛孔。  
但是，天鹅身上的每个毛孔  
不一定就和你无关，也不会因你的否认  
而疏远它对迷宫的诺言。摸不透，  
算什么，顶多是不起眼。在秋天，你说  
你的每个毛孔都因落叶而变甜了。  
甜，就是向内部飞去，但并不对坠落说三道四。  
如此，每个毛孔正确于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体。  
每个毛孔都因为我们的健忘而非常反动：  
比如，它们竖起时，有人并不愤怒。  
它们清晰时，你喝的是权力递过来的假酒。  
它们柔美时，你已没有时间。  
不过，真正的问题还不是你已没有时间。  
每个毛孔都曾是插在你皮肤上的小旗帜，  
但现在，它们只剩下微小的旗杆  
和通向深奥的小洞。每个毛孔  
都反动于挑剔：你怎么不揪出  
最出色的你我。你怎么不拔出  
最犀利的生命之剑。你怎么还没洗出  
最有感觉的自我。你怎么还没使用过  
最完美的，遍及全身的，道德的呼吸。

2011.10.

### 纪念王尔德丛书

每个诗人的灵魂中都有一种特殊的曙光  
——德里克·沃尔科特

曙光作为一种惩罚。但是，  
他认出宿命好过诱惑是例外。  
他提到曙光的次数比尼采少，  
但曙光的影子里却浩淼着他的忠诚。  
他的路，通向我们只能在月光下  
找到我们自己。沿途，人性的荆棘表明  
道德毫无经验可言。快乐的王子  
像燕子偏离了原型。飞去的，还会再飞来，  
这是悲剧的起点。飞来的，又会飞走，  
这是喜剧的起点。我们难以原谅他的唯一原因是，  
他不会弄错我们的弱点。粗俗的伦敦  
唯美地审判了他。同性恋只是一个幌子。  
自深渊，他幽默地注意到  
我们的问题，没点疯狂是无法解决的。  
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个王。他重复兰波就好像  
兰波从未说过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伦敦的监狱是他的浪漫的祭坛，  
因为他给人生下的定义是  
生活是一种艺术。直到死神  
去法国的床头拜访他，他也没弄清  
他说的这句话：艺术是世界上唯一严肃的事  
究竟错在了哪里。自私的巨人。

他的野心是他想改变我们的感觉，就像他宣称——  
 我不想改变英国的任何东西，除了天气。  
 绝唱就是不和自我讲条件，因为诗歌拯救一切。  
 他知道为什么一个人有时候只喜欢和墙说话。  
 比如，迷人的人，其实没别的意思，  
 那不过意味着我们大胆地设想过一个秘密。  
 爱是盲目的，但新鲜的是，  
 爱也是世界上最好的避难所。  
 好人发明神话，邪恶的人制作颂歌。  
 比如，猫只有过去，而老鼠只有未来。  
 你的灵魂里有一件东西永远不会离开你。  
 宽恕的弦外之音是：请不要向那个钢琴师开枪。  
 见鬼。你没看见吗？他已经尽力了。  
 他天才得大容易了。玫瑰的愤怒。  
 受夜莺的冲动启发，他甚至想帮世界  
 也染上一点天才。真实的世界  
 仅仅是一群个体。他断言，这对情感有好处。  
 因为永恒比想象得要脆弱，  
 他想再一次发明我们的轮回。

2011.10.金泽

当代国际诗人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etry

## 德里克·沃尔科特（圣·卢西亚）

范静哗译 (trans. by Fan Jinghua)

Derek Walcott 1930 年出生于圣·卢西亚，诗人，剧作，画家，热爱旅行，诗歌语汇丰富，并有厚重的历史感。1980 开始在波士顿大学教书，2007 年退休。1992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那些棋子僵硬地站在它们的棋盘上  
 犹如真人大小的兵马俑，带着马缰、  
 盾牌和剑戟，向皇帝保证，齐声  
 宣誓尽忠，而现在都已失去嗓音；  
 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坑道已全无回音。

每个战士发过誓言，每人都保证  
 为皇帝效命，为氏族、为国家，  
 变成一枚棋子，气也不喘地笔直  
 站在树荫或斜阳下，不计时间——  
 从泥土站成泥土，严格得没有了气味。  
 如果誓言可见，他们也许能看见我们的，  
 可棋子不变，尽管外面的草坪上  
 光线一直变化，拍岸的海浪摇着旗帜  
 涌来涌去，棕榈树随时间的音乐而狂摆，

那音乐在棋子的沉默之上。移动带来丧失。  
一只深褐色的乌鸫在酸橙树上啾唧。

## 二

你的两只猫蹲着，传令的狮身人面像，面带  
那沙漠般的冷漠，那“你到底是谁”的宁静，  
它们起身，悠闲地阔步走去，躲开你的触摸，  
专门等你前来。等着以你的手臂为摇篮，  
肚皮朝上，等着一把刷子轻轻地将它们的刺毛  
抹得服服帖帖，它们的双眼眯起来，飘飘  
欲仙的神情。一月的阳光展开手掌，抚摸大地  
仰躺着的肚皮，而云影总为它们的形状量身  
定做，再让它们试穿。拍岸浪撞出欢迎的浪花。  
接受它吧。看那小花枝是怎么怒放的，  
像一只小猫，从一堵墙侧攀爬上来，  
抓紧，滑行，放弃；看它怎么在开始的时候  
爪子钩得很紧，而后滑了，便急速摔下，  
落在岩石花边的泡沫中。那是心，正在归家，  
努力要将自己系牢在自己远离的一切，  
恰如含盐的事物只会更令人渴求。

## 三

这是我早年的战争，敞开喉咙的争吵，  
以正午的音高，以卸货男人的音高，

与此同时，海鸥在尖叫，以单调的元音  
叫出复杂的诅咒，并且并不参与争斗；  
四肢发达的男人旋转着鳕鱼桶，抛起  
大米袋，他们都令绰号无法适用，  
只需一只手就能举起惊人的一圈圈  
电线，双手一举就将电镀板稳稳  
放进槽子里，而吊钩和绞车就空挂  
在附近。他们在堆积如山的货物荫凉下  
午餐，与那些绳结和捆绑带为邻，  
无心关注海鸥以及它们觅食的巨石。  
然后，会有一个人严重受伤，因为  
喝酒与糖尿病而失去一条腿。你会看着他  
萎缩成他得绰号，觉得乞讨太不值得骄傲，  
只会在喝酒上劲的时候像一辆货车吼叫。

## 四

（为 Lorna Goodison 而作）

这散文自有步态，有如骡子被赶上山路，  
一道缀满野草莓的山坡；是哦，草莓生长，  
松树苍郁；外来树种已变成了土生，  
矮咖啡树在清脆的蓝色空气中闪亮，  
扇着山峦的大腿。带毒素的姜科植物  
在拐角处挺直，压扁了的酸橙  
在拇指与中指上留下它的记忆之痕，  
每一页都透着少女时代的清新，  
这时在一条贫瘠的溪边，白鹭尖鸣的节奏

如乌鸦盘旋于荒诞梦境里并不可见的腐肉；  
逗号如矮荆棘一样发芽，沿着这蜿蜒的散文  
一路下降，通往一座名叫哈威河的村落，  
那里的篱笆墙是清教的。一场长老会的细雨  
滋润着每一支笔，并赠以木制塔尖，在锌皮  
屋顶上如炙如烤。形容词在这高台上谨慎地昂扬，  
这配着女鞍的散文行进于通往女装店的路途，  
经过凸花微雕的阳台，在庭院里晾晒衣裳，  
那儿散发着星期一似的芳香；这篇散文蕴含  
一阵随疾风突降的雨味，那来自牙买加  
雾霭朦胧的群山，斜落在焦灼的柏油路上。

站得很挺，而她犹如小鹿，羞怯，我尾随着  
渴求一场不可能的合欢；熟知我们的人深知  
我们永不可能相随，起码不会走到一起。  
如今，内部传呼器的无声利刀，穿透我们。

以上诗歌选自《白鹭》(2010年Faber出版)

## 五

### 《六十年后》

维约堡的维京休息厅里，轮椅中的我  
看到，也在轮椅中的她，坐着，她的美  
就像一朵皱缩的花弓起来，我曾以为  
我的青春之火能尽的义务便是为她燃烧，  
即便我年岁渐高也会燃得金黄、美丽，  
且永远年轻。她已苍老，有了三重下巴，  
皱纹网住她令人惊颤的笑容，但我还是感到  
热潮短暂回涌，我们腿脚废了，坐在那儿  
嫉恨时光以及常人寒暄打趣的假模假式。  
小小的波浪击打石头小码头时还会破碎，  
而半个世纪前，一个船夫将我留在那儿，  
在黄昏的橘黄色宁静中，或许当时更加幸福，

托马士·沙拉蒙 Tomaž Šalamun ) 斯洛文尼亚)

杨小滨 译 (trans by Yang Xiaobin)

脱衣舞娘 Stripper

脱衣舞娘往前跳跃掉落  
在地板上拧转在假装  
死前的痉挛里扭曲她的脸  
下下上上她把自己滚成  
两三层折叠然后用她的  
四肢往几个方向炸开  
她的眼睛烧她的香烟烧  
观众们变得热诚脱衣舞娘一会儿  
肚脐眼着地一会儿脚着地  
观众们开始在他们椅子上打飞机  
她一会儿软得像沙拉一会儿迟钝得  
像暴雪鹱一些更年轻的  
客人在后面站着瞪眼看

无题 Untitled

一个巨大黑暗的男人有  
发光的眼睛穿着白衣。  
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手持球和棍子。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手持球和棍子。

一个男人在耕作。

一个男人带着钥匙。

一个男人手持蛇和矛。

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手持球和棍子。

一个男人在耕作。

一个男人带着钥匙。

一个男人手持蛇和矛。

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在耕作。

一个男人带着钥匙。

一个男人手持蛇和矛。

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手持蛇和矛。

一个男人在耕作。

一个男人带着钥匙。

一个男人手持蛇和矛。

一个仆人手持鞭子。

一个挖掘的男人，一个笛师，

一个有笛子的男人。

## 树皮 Bark

局部而脏而古典而  
社会而畏神而第六感。  
接近结束。玛迦比人吐在  
坚果上。三代父亲削皮  
像一只春天马铃薯。先是在  
邻居的马厩下，然后他们打球  
而三代人再回到陌生的  
维也纳地窖然后三代人再  
回到亮堂的后座然后  
三代人再回到很近的  
莫斯提切而三代人又回到  
缠头巾里，缠头巾里，缠头巾里然后  
又去壳，羞涩，他多么  
快乐地在格拉纳达唱歌。今天是犹太新年。

## 吉尔冈达·贝莉（尼加拉瓜）

明迪 译 (trans by Ming Di)

Gioconda Belli 1948 年出生于尼加拉瓜首都马拉瓜，意大利后裔，先后在西班牙和美国求学，攻读新闻学，因参与尼加拉瓜革命而成为美洲知名女诗人，1975 年流亡到墨西哥，1979 年在新政府内政部担任通讯与传播部主任，1988 年离开政界。多产作家，享誉欧美。独立与自由两大主题贯穿于中后期作品，具有不凡的视野的使命感。

## 足迹

很快我将离开烟雾和石灰森林  
而踏上敌意的城市街道  
我的名字将和另一个称呼响在一起  
我脸上将是另一个面孔  
所以今夜，在这里  
我想留下  
从我头顶的蓝色火山群观望  
让景色从我内部扩张  
湖水在我肺部流淌  
云层在我血液里弥漫  
火山口从我眼睛里诞生  
这神话与史诗的视野  
由内陆河流喂养  
我与你争论  
你拉开深深的地球距离。

《语言记忆：西班牙征服》（节选）

在梦中我听见祖先的语言。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见他们在奇怪的房间里  
而我只能用外语来描述

这些永远围困在这片  
阴影之地的人们。

我不懂他们说些什么  
但在梦里他们听起来像棕榈树  
仿佛格查尔鸟的羽毛一样发出微弱的光。

特诺奇蒂特兰的市场什么样？  
商贩叫喊着金刚鹦鹉的羽毛  
女人的声音叫卖木薯或芋头  
马铃薯商人嗓音低沉  
圣球游戏之战的英雄  
和挽着巴拿马草筐的温柔女孩

用什么语言宣布他们之间彼此的爱  
而听起来如同河水或者雨水？  
他们的词语就像他们的群山和湖泊  
就像他们的树木和动物  
这个语言发出“木棉树”和“美洲虎”  
是什么声音？

指认“白炽灯”和“赤道的月亮”  
以及“火山”，是什么声音？

我在梦中听见我祖先的语言  
在陌生的房间里  
我只能以毁灭的语言来描述。

2.

他们践踏我们。  
而我们在他们的圣贤紫色披风下  
隐藏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话。

我们采用他们的语言，变成我们自己的。  
我们带来滂沱雨林的声音  
竹笛的甜蜜哀伤  
安第斯山脉之巅的风

亚马逊丛林的坚不可摧。  
为了生存，我们让他们改变我们的名字  
但我们命名世界  
用他们无法破译的密码和法典。  
我们脱下旧皮。  
用可可油涂抹他们的基因，  
制造淡巧克力和浓巧克力。  
巧克力男人和女人重新繁殖  
雷霆与荒凉的大陆。  
我们重建我们宏伟的城市  
墨西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里约热内卢  
我们在最深的陶罐内保留  
我们被摧残过的智慧。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 安·卡森（加拿大）

明迪 译 (trans. by Ming Di)

(Anne Carson) 1950 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数所大学执教，普林斯顿，艾默里，加州艺术学院，密西根大学，伯克利，麦吉尔大学等，教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1986 年出版萨福诗学专著《爱神，苦涩甜蜜》，探讨欲望与想象力之间的关系，90 年代以两部诗集闻名，《玻璃，反讽，上帝》(1992)，《素水：随笔与诗》(1995)，她将诗、散文诗、随笔、评论糅合在一起，打破了诗(poem)与散文(prose)的界限。90 年代末《红的自传：诗体小说》(1998) 引起轰动。获得过美国蓝南文学基金 (1996)，古根汉基金 (1998)，麦卡锡基金会的天才奖 (2000)。2001 年因《下班后的男人》而获得加拿大格里芬诗歌奖，同年以《丈夫之美：29 段探戈组成的虚构随笔》获得英国艾略特诗歌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女诗人。

### 《丈夫之美》

探戈之二 \*

然而奉献只有当着证人行使才是恰当的——这基本上是一种  
公共投降，如同战争规格

你知道我多年前结婚，我丈夫离开时带走  
我的笔记本。

梳丝装订的笔记本。

你知道那个俏皮而狡猾的动词，写作。他喜欢写作，但不喜欢  
每一个想法都亲自  
开头。

用我的开篇写出各种结尾，譬如我在一个口袋里发现  
他写的一封信

(写给他当时的情妇)

起句有我抄录的荷马短语：……荷马如是说  
安德洛玛克走了 \*\*

与赫克托分手后——“常常回头看”  
她走了

从特洛伊之塔走下，穿过石街，朝她忠实丈夫的  
房子走去，

她同女伴们为一个活着的男人在他自己的殿堂里竖起悼词碑。  
我丈夫

对谁也不忠实。那为什么我从少女时代到中年后期一直爱他  
直到邮件里传来离婚判决书？

美。没有伟大秘密。我不以为耻地说我爱他的美。  
如果他走近

我还会这么说。美具有说服力。你知道美使性成为  
可能。

美使性行为更性感。

如果有人抓住这一点，你便嘘——我们不谈这个，谈谈

自然情形吧。

其他物种，没有毒性的，常具有类似于

有毒物种的色彩  
和条纹。  
无毒种类对有毒种类的模仿叫作  
模拟。  
我丈夫不是模拟。  
当然你会提及战争游戏。我向你抱怨  
足够多了，  
他们在这里通宵达旦，  
棋盘拉开，还有地毯，细灯加香烟，同  
拿破仑的  
帐篷一样，我想，  
谁还睡得着？总而言之我丈夫是这样一个人，对  
波罗底诺战役\*\*\*  
比对他妻子的身体了解更多，多多了！紧张堆积到  
墙上  
直到天花板，  
有时候他们从星期五晚上玩到星期一早上，连续  
通宵，他  
同他苍白的愤怒的战友。  
他们浑身臭汗。他们吃游戏中那些国家的肉类。  
嫉妒构成我与波罗底诺战役之关系的非同小可的  
一部分。  
  
我恨它。  
你恨吗。  
为什么玩通宵。  
时间是真实的。  
这是一场游戏。

这是一个真实的游戏。  
是引言吗。  
过来。  
不。  
我要摸一下你。  
不。  
好吧。  
  
那天晚上我们做爱“玩真格的”，结婚半年来  
从未试过。  
巨大的神秘。谁也不知道把腿放哪，至今我不敢  
确定  
那天我们是否弄对了。  
他似乎很高兴。你像威尼斯一样，他说得漂亮极了。  
第二天一早  
我写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稿（“论摘花”），他偷去，发表  
在一家小季刊杂志上。  
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典型互动。  
或应该说是理想互动。  
我们俩谁也没见过威尼斯。

\*译自《丈夫之美：29段探戈组成的虚构随笔》(2001)，探戈这种拉美舞蹈形式代表复杂的关系，每一段探戈之前引用了英国诗人济慈的诗句，如副标题所示，整个诗集是一篇讨论济慈美学的随笔。这里翻译的是第二段。

\*\* 安德洛玛克是古希腊神话中赫克托的妻子，赫克托为特洛伊王子，在特洛伊之战中伤亡。

\*\*\*波罗底诺战役为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罗斯之战。

《玻璃随笔》\*

我

我能听见我梦里的小嘀嗒声。  
夜晚的银霜  
滴到背面。  
早上4点我醒来。想着

九月离开的  
男人。  
他叫洛。\*\*

浴室的镜中，我脸上  
有几条白色纹路往下淌。  
我冲洗脸，回到床上。  
明天我会去看望母亲。

她

她住在北方的沼泽地。\*\*\*  
独自一人。  
那里，春天像刀片一样开启。  
我坐了一天火车，带着很多书——  
  
有些给母亲，有些给自己，  
包括艾米莉·勃朗特文集。

这是我最喜爱的作者。

也是我最大的担忧，意思是我要对抗。  
每次看望母亲，  
我感觉我在变成艾米莉·勃朗特，  
  
我周遭孤独的生命像一片沼泽地，  
我笨拙的身体跌倒在泥滩上，仿佛  
变形，  
我走到厨房门口才复原。  
艾米莉，我们需要什么肉？

三人

餐桌边三个沉默的女人。  
我母亲的厨房又暗又小，窗外  
是沼泽，瘫痪在冰中，  
一直延伸到肉眼所及，

穿过荒芜直到坚硬而昏暗的苍天。  
母亲和我仔细咀嚼生菜。  
厨房的挂钟发出低沉粗糙的响声，

一过12点就跳动一下。  
我翻开艾米莉，216页撑在糖罐上，  
但我暗中看着母亲。

一千个问题从内部撞击我的眼睛。

母亲正在研究她的生菜。

我翻到 217 页。

“我飞奔过厨房，撞倒哈里顿，\*\*\*\*

他正在门口从椅背上

挂一串小狗……”

仿佛我们低落到玻璃的大气中。

时而有三言两语划过玻璃，

在背面滑翔。这瓜不好，

还不是瓜的季节。

城里的理发师找到上帝了，每星期二关闭店铺。

小老鼠又爬进茶巾抽屉。

小牙齿。咬破了

餐巾角落，唉它们不知道

时下餐巾纸有多贵。

今晚有雨。

明天有雨。

菲律宾火山又喷发了。她叫什么名字？

安德森死了，不，不是雪莉，

那个歌剧演员。黑人。

癌症。

为什么不吃配菜，你不喜欢青椒？

窗外，我看见枯叶敲打着荒地，

残雪被松针污染，伤痕累累。

沼泽地中间

地面凹下去，

冰已开始松动。

黑潮水涌过来，

声嘶力竭，如同愤怒。母亲突然说，

心理医疗对你没什么用处，是不是？

你还是没有忘记他。

母亲有一套总结的方式。

她从来不喜欢洛，

但喜欢我有一个男人，一起过日子。

嗯，他接受，你施给，但愿这样有效。

见到他之后，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那时候，施给与接受

对我只是词语。我没有恋爱过。

就像车轮滚下坡。

但今早母亲睡觉时

我在楼下读到《呼啸山庄》这一处，

希斯克利夫在风暴中抱住栅栏，

对他心中爱人的魂魄哭泣：来吧！来吧！

我也倒下，跪在地毯上哭泣。  
她知道如何悬挂小狗玩具，  
那个艾米莉。

你知道这不像服用一片阿司匹林，我有气无力地回答。  
豪医生说悲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她皱眉。老是挖掘过往

有什么用呢？  
哦——我伸开双手——  
我会赢的！我看着她的眼睛。  
她咧嘴一笑。是的，你会。\*\*\*\*\*

\*《玻璃随笔》是一首39页的长诗，这是开头部分。

\*\*Law，音译为洛，也有“法律”的意思。

\*\*\* 加拿大北部小城，Port Hope。

\*\*\*\*哈里顿是《呼啸山庄》里第二代主人公，象征着受伤、绝望、复仇、幻灭之后对平淡祥和新生的希望。

\*\*\*\*\*“我”、母亲、艾米莉·勃朗特是“餐桌边三个沉默的女人”，后者从书中“抬头”与前者对话。

## 特朗斯特罗姆 Tomas Tranströmer (瑞典)

李笠 译 (trans. from the Swedish by Li Li)

### 序曲

醒悟是梦中往外跳伞  
摆脱令人窒息的旋涡  
漫游者向早晨绿色地带降落  
万物燃烧。他察觉——用云雀飞舞的  
姿势——稠密树根  
在地底下舞动的灯盏。但地上  
苍翠——以热带丰姿——站着  
高举手臂，聆听  
一台无形抽水机的节奏。他  
沉向夏天，坠入  
夏天炫目的坑洞，坠入  
太阳涡轮下颤抖的  
湿绿脉管的棋盘。于是停住  
这穿越瞬间的直线，翅膀张成  
奔涌水面上鱼鹰的栖息  
青铜时代小号  
被禁的声音  
悬挂在深渊上空

晨光中，知觉把握世界

像手抓住一块阳光般温热的石头  
漫游者站在树下。当  
穿过死亡旋涡之后  
可有一片巨光在他头顶上铺开？

### 风暴

突然，漫游者在这里遇到古老  
高大的橡树，像一头石化的  
长巨角的麋鹿，面对九月大海  
墨绿的城堡

北方风暴。正是花椒树的果子  
成熟的季节。在黑暗里醒着  
能听到橡树上空的星宿  
在厩中踩踏

### 足迹

夜里两点：月光。火车在  
平原上停下。远处，城市之光  
冷冷地在地平线上闪烁

如同深入梦境

返回房间时  
无法记得曾经到过的地方

如同病危之际  
往事化做几点光闪，视线内  
一小片冰冷的旋涡

火车完全静止  
两点钟：明亮的月光，两三颗星星

### C 大调

幽会后他走向大街  
雪花飞舞  
他们睡在一起的时候  
冬天已经到来  
夜闪烁白色  
他欢快地疾走  
城市在倾斜  
笑脸从身边闪过——  
人人都在翻起的领子后微笑  
多么自由！  
所有的问号都在赞美上帝的存在  
他这样想

一支旋律松开自己

迈着大步  
在飞雪中行走  
一切都朝 C 调涌去  
抖颤的罗盘指向字母 C  
超脱痛苦的一小时  
多么轻松！  
人人都在翻起的领子后微笑

### 冰雪消融

早晨的空气递送邮票灼烧的信件  
冰雪闪烁，负担减轻——一斤只有七两

太阳离冰很远，在冷暖交界处飞舞  
风像推着童车在慢慢地走着

全家倾巢而出，看久违的蓝天  
我们置身在精彩故事的第一章里

衣帽上的阳光如野蜂身上的花粉  
阳光在“冬天”的名字上坐着，直到冬天离去

雪中的圆木静物画让我深省，我问它们：  
“你们想跟我去童年吗？”它们说：“去”

灌木中词在用新的语言呢喃：

“元音是蓝天，辅音是黑色枝杈，它们在雪中漫谈”

但穿轰鸣之裙鞠躬的喷气式飞机  
使大地的宁寂百倍地生长

### 夜曲

夜里我开车穿越一座村庄。房屋  
向聚光灯走来——它们醒着，它们想喝水  
房屋，箱子，路牌，没有主人的车辆——  
此刻穿上了生活——人在沉睡中

有的能安睡，有的呼吸紧张  
好像他们躺着在为永恒苦练  
他们沉睡着，但却怕松开一切  
他们躺成栏杆的时候，神秘悄然经过

路在村外的林中长时间行走  
树，树在默契中沉默  
它们带着火光缤纷的色彩  
它们的叶子多么清晰！它们伴我到家

我躺着将睡。我看不见陌生的图像  
和符号在黑暗之墙的眼帘后  
涂抹着自己。在醒和梦的缝隙里  
有一封巨大的信正徒劳地向里拥挤

### 游动的黑影

关于撒哈拉岩石上  
一幅史前壁画：  
一个黑色形象  
在年轻古老的河里游动

没有武器，没有战略  
既不休息，也没奔跑  
与自己的影子分离：  
影子在激流深处滑行

他搏斗着，试图挣脱  
沉睡的绿色图像  
为了最后能游到  
岸上，和自己的影子结合

### 活泼的快板

我在黑色的日子走后弹奏海顿  
手上感到一阵清淡的温暖

琴键愿意。温和的锤子在敲  
音色葱郁、活泼，安宁

音乐说自由存在；  
有人不向皇帝献宝

我把手插入海顿口袋  
模仿某人平静地观望世界

我升起海顿的旗帜，这意味着——  
“我们不屈服。但要和平！”

音乐是山坡上一栋玻璃房屋  
那里石头在飞，石头在滚

石头滚动着穿过房屋  
但每一块玻璃都安然无损

### 火的涂写

阴郁的日子同你欢爱我的生命就闪现火花  
如同萤火虫点燃，熄灭，点燃，熄灭  
——你隐约能追上  
它黑夜里穿行橄榄树的踪影

阴郁的日子灵魂苍白地卷缩一团  
但躯体向你笔直走去  
夜空哞哞叫喊  
我们偷挤着宇宙的奶苟活

## 于坚诗三首

史春波、乔直 译

下雨那天我们坐在这里……

下雨那天我们坐在这里  
说起那些死者 王维 李白 苏轼……  
他们真地死啦 大地上哪还有他们的文章  
这些说谎者啊 故国神游  
只在祖父们的旧宣纸里 玻璃窗外  
有个穿灰雨衣的邮递员推走了单车  
韩旭子 考进高中 祝贺  
电台播音员倪涛只顾喝啤酒  
其间有人发来短信  
他正在西藏的一座山上  
白马抬头时 看见了雪  
接到家里电话 母亲在回家  
买了些绿豆豆 被困在西昌路的超级市场了  
一只黑狗从厨房跑出来  
在裤脚间钻来钻去  
仿佛我们的腿是庙宇里的廊柱  
下箸时有人戴上帽子走了  
他信神 拒绝与我们这些食肉者同桌  
微笑暗示着不影响友谊  
他往麦加去 把门递给新来的人

## THREE POEMS BY YU JIAN

THAT RAINY DAY, WE SAT HERE

That rainy day, we sat here  
speaking of the dead: Wang Wei, Li Bai, Su Shi.  
No doubt they're dead. But where on earth are their writings?  
These liars, wandering the old country  
only across grandfathers' rice paper. Outside the window  
a postman in grey raincoat pushed off on his bicycle.  
Han Xuzi passed the exam to high school--congratulations!  
Ni Tao, radio announcer, steeped himself in beer.  
A text message came,  
some friend on a Tibetan mountain,  
his horse staring up at snow.  
Then mother called, trying to get home.  
She'd bought green peas, got lost in the supermarket on Xichang Road.  
A black dog darted from the kitchen,  
weaving through our legs  
as if pillars in a temple.  
When we dipped our chopsticks, one put his hat on.  
Believing in God, he'd rather not dine with meat eaters,  
yet his smile didn't bruise our friendship.  
Bound for Mecca to open doors for newcomers,  
the old Wei and Jin-style friendship in his arms,  
he quietly drank the leftover wine. To leave or stay,  
decisions that count always look trivial.  
The duck half-eaten--some food's hard to swallow.

怀着魏晋式的陈旧友情

闷闷地饮剩下的酒 离开还是留下

事关终极的决定总是通过小事烦人

烤鸭只吃了一半 有些食物总是无法下咽

总是端上来 再端上来 土豆最好 永不厌倦

他走后推土机扬起黄色的长鼻子包围了我们

在花园和废墟之间咱 似乎那儿埋着个胖骷髅

所有的根都翘向地面 诸神的墓穴也不能幸免

啊 灰尘卷走家乡 席终客散

我们结帐 回到沸沸扬扬的大路上

2009

这黑暗是绝对的实体……

这黑暗是绝对的

实体 不是箱子里的箱子

不是锁上加锁 不是铁链子

不是即将倒塌的煤窟

不是隐喻 不是面具后面

死尸体的脸 搬掉即可

上帝没创造移动它的那种力量

许多聪明人终于觉悟 投明弃暗

道不行 乘桴而亡

有些伟大的萤火虫对它心存侥幸

举着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虚空中扑腾

使夜空看起来没有那么死硬

那么不可救药 那么令人绝望

2008

Bring more to the table, then more. Potatoes are best, never sickening.

When he left, a long sleeve of yellow dust rose to choke us,  
a bulldozer gnawing between the garden and some ruins,  
as if a fat skeleton lay beneath.

So many roots tilted up from earth, even gods' graves could not escape.  
How the dust whirled in my hometown. The banquet over, the  
guests gone,  
we payed the bill, then stepped toward the boil of the bustling road.

trans. © Diana Shi & George O'Connell

#### THIS DARK AN ABSOLUTE SUBSTANCE

this dark is an absolute  
substance      not a chest within a chest  
nor a lock within a lock      nor an iron chain  
nor a coalmine soon to collapse  
nor a metaphor      nor the face of a corpse  
behind a mask      that you may remove  
God grants no power to shift darkness  
the bright who finally understand      turn toward light's shelter  
if not this path      drift on the raft and die  
some glorious fireflies      feeling lucky  
raise their lamps to flounder in the pitch dark void  
thinning its tough substance  
so beyond redemption      so beyond hope

trans. © Diana Shi & George O'Connell

## 夏天

夏天女王独坐于故居之庭园  
群芳伺候 森林如武士肃列  
蜜蜂传出她的幽思  
高山积雪 下面是平原  
湖泊在溪流的尾部出现  
豹子们目光深邃  
狼群越过沼泽地的时候  
鹰转身遁入苍茫 吾生也晚  
无法成为这王国的臣民  
只是偶尔在某个黄昏  
当鹧鸪在林子深处练腿  
鹿在风中摇头 我会隐约感到  
有一种生活 一种深刻的秩序  
一种文明 隐藏在自然深处  
我永远无法书写

2008 年

## SUMMER

the queen of summer sits alone in the garden of her old estate  
served by shoals of fragrance forests ranked like samurai  
bees relay her distant thoughts  
snow-capped mountains the plain below  
lakes swelling from the mouths of creeks  
the leopards' gaze profound  
packs of wolves traverse the swamps  
a wheeling hawk recedes in vastness born so late  
I can't be a subject of this kingdom  
except sometimes at dusk  
when partridge in dark woods flex their legs  
or deer turn their heads toward wind I sense  
a kind of life a secret order  
a civilization veiled so deep in nature  
my words can never speak

trans. © Diana Shi & George O'Connell

## 西川诗三首

柯夏智 译/介

**Xi Chuan** (penname of Liu Jun 刘军) was born in Jiangsu in 1963 but grew up in Beijing, where he still lives. One of contemporary China's most celebrated poets, having won the Lu Xun Prize for Literature (2001) and the Zhuang Zhongwen Prize (2003), he is also one of its most hyphenated littérateurs—teacher-essayist-translator-editor-poet—and has been described by American writer Eliot Weinberger as a “polymath, equally at home discussing the latest American poetry or Shang Dynasty numismatics.” A graduate of the English dept. of Beijing University, where his thesis was on Ezra Pound’s Chinese translations, he is currently employed at the Central Academy for Fine Arts in Beijing, where he was hired as an English instructor, then taught West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now teaches pr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ucas Klein** has translated Selected Poems of Xi Chuan (New Directions) and is co-translator of Bei Dao’s new collection (Black Widow Press). He is also translating Tang dynasty poet Li Shangyin 李商隱.

## THREE POEMS BY XI CHUAN

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 by Lucas Klein

### 医院

死亡的灰色的雨落在医院的楼顶上  
小护士的青春里溶进了盐酸  
有些人就要升天，有些人就要入地  
隐身人查看病房，身份不明的人  
徘徊在医院大门的阴影里

我曾在那里，在那里，给一个垂死的人  
朗读阿凡提的故事（他不时咳嗽  
有时昏昏欲睡）；我曾在那里，在那里  
努力逗一个垂死的人笑出声来

1996

### THE HOSPITAL

a dead gray rain falls on the hospital  
the nurse’s youth dissolved by hydrochloric acid  
some ascend to heaven, some go under the earth  
invisible people check up on sickrooms, those of uncertain identity  
loiter in the shadows of the hospital’s entryway

I was there, right there, reading Afanti’s stories  
to a dying man (he’d cough every so often  
and sometimes drift to sleep); I was there, right there  
trying to get a dying man to laugh

## 秋天

大地上的秋天，成熟的秋天  
丝毫不残暴，更多的是温暖  
鸟儿坠落，天空还在飞行  
沉甸甸的果实在把最后的时间计算

大地上每天失踪一个人  
而星星暗地里成倍地增加  
出于幻觉的太阳、出于幻觉的灯  
成了活着的人们行路的指南

甚至悲伤也是美丽的，当泪水  
流下面庞，当风把一片  
孤独的树叶热情地吹响

然而在风中这些低矮的房屋  
多么寂静：屋顶连成一片  
有所预感，定然有所承当

1990

## AUTUMN

Autumn over the land, a ripened autumn  
not the least bit cruel, with such warmth  
birds fall, the sky keeps flying  
heavy fruit counting down their final minutes

each day a person disappears from the earth  
as stars surreptitiously redouble  
the hallucinated sun and hallucinated lamp  
become compasses for the living

even sorrow is beautiful, tears  
running down the contours of a face, wind passionately  
whirring past a lonesome leaf

and yet these short houses in the wind  
are so still: while their roofs  
have premonitions, they too bear their burdens

## 一个人老了

一个人老了，在目光和谈吐之间，  
在黄瓜和茶叶之间，  
像烟上升，像水下降。黑暗逼近。  
在黑暗之间，白了头发，脱了牙齿。  
像旧时代的一段逸闻，  
像戏曲中的一个配角。一个人老了。

秋天的大幕沉重的落下！？  
露水是凉的。音乐一意孤行。  
他看到落伍的大雁、熄灭的火、  
庸才、静止的机器、未完成的画像，  
当青年恋人们走远，一个人老了，  
飞鸟转移了视线。

他有了足够的经验评判善恶，  
但是机会在减少，像沙子  
滑下宽大的指缝，而门在闭合。  
一个青年活在他身体之中；  
他说话是灵魂附体，  
他抓住的行人是稻草。

有人造屋，有人绣花，有人下赌。  
生命的大风吹出世界的精神，  
唯有老年人能看出这其中的摧毁。  
一个人老了，徘徊于

## A MAN AGES

A man ages—between sight and eloquence,  
between cucumbers and tealeaves—  
like smoke rising, like the descent of water. Darkness approaches.  
Within darkness, whitening hair, loss of teeth.  
Like an anecdote of the old days,  
like an extra in a play. A man ages.

The curtain of autumn falls with a thud!?  
The dew is cool. Nevertheless, music persists.  
He sees a goose left behind, an extinguished fire,  
an unremarkable talent, a still machine, an incomplete portrait,  
when young lovers take a walk, a man ages,  
birds shift their gaze.

He's had enough experiences to judge good and bad,  
but chances are diminishing, like sand  
slipping through outspread fingers, while a door shuts.  
A young man lives inside him;  
his speech is the soul in the body,  
the traveler he snatches is a scarecrow.

Some build homes, some embroider, some bet.  
Spiritus mundi blows through life's wind,  
only an old man can see its destruction.  
A man ages, wandering

昔日的大街。偶尔停步，  
便有落叶飘来，要将他遮盖。

更多的声音挤进耳朵，  
像他整个身躯将挤进一只小木盒；  
那是一系列游戏的结束：  
藏起成功，藏起失败。  
在房梁上，在树洞里，他已藏好  
张张纸条，写满爱情和痛苦。

要他收获已不可能  
要他脱身已不可能  
一个人老了，重返童年时光  
然后像动物一样死亡。他的骨头  
已足够坚硬，撑得起历史  
让后人把不属于他的箴言刻上。

yesterday's streets. When he stops,  
leaves drift over to cover him up.

More voices cram into his ears,  
the way his body will cram into a wood box;  
the end to a sequence of games:  
hiding success, hiding failure.  
On the rafters, in the hole of a tree, he's been hiding  
strips of paper, covered with writing about love and pain.

For him to reap is no longer possible  
For him to be free is no longer possible  
A man ages, and revisits the instant of his youth  
before dying like an animal. His bones  
are hard enough to withstand history  
and be carved with later generations' irrelevant admonishments.

1991

## 伊沙诗三首

梅丹理 译/介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老婆

有人唱  
人世间最浪漫的事  
照我看  
是最实在的事  
就是和你一道  
慢慢变老  
老成两只老猴子的时候  
盘腿坐在床上  
就当是在树上  
相互挠痒痒  
有虱子的话  
还可以捉两只尝尝  
老婆子  
你那长长的  
缠在我脖子上  
三圈不止的玉臂  
已经枯干如柴  
却是我一辈子  
也享用不够的  
人骨牌老头乐啊  
(2004)

## THREE POEMS BY YI SHA

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 by Denis C. Mair

WOMAN, TODAY IS YOUR BIRTHDAY

Some people lyricize  
The most romantic part of being human  
I tend to recognize  
The reallest part to me as a man  
And that is getting old  
Slowly but surely, with you  
We'll age into two old monkeys  
Sitting crosslegged in bed  
Just like on a tree branch  
Reaching each other's itches  
And if we discover any lice  
All the better for nibbling  
Wife, your jade arms around my neck  
Are wrapped in three circles at least,  
Though they feel as dry as firewood  
I'll have a lifetime supply  
Of my own "Crossbones" brand  
Geriatric joy juice!

大雁塔我留下  
送君一座小雁塔

同游者登塔去了  
在庭院深处  
长亭的一角  
我四肢摊开  
那么舒服地靠着  
在《梁祝》的古筝  
和由我自己撞响的  
不绝于耳的古钟里  
可以享受一次  
千年的午寐  
无梦的小睡  
眼前很黑  
醒来之时  
却满脸泪水  
哭的表情  
在脸上凝固  
我无所哭  
一定是什么  
那更大的  
更高的什么  
那更小的  
更低的什么  
借我一用  
用我来哭  
(2002)

REMAINING BEHIND AT GREAT GOOSE TOWER  
FOR YOU A LESSER TOWER

My companions go to climb the stupa  
I give myself up to comfort  
Splay myself out in courtyard shade  
Lean back in this mid-journey shelter  
Now to enjoy a thousand-year nap  
Nodding off dreamlessly  
To the tone of the ancient bell I struck  
To the zither strains of "Butterfly Lover"  
Darkness closes in around my eyes  
At last when I awake  
My face is streaked with tears  
An expression of weeping  
Is frozen on my features  
I have nothing to cry over  
Surely there was something else  
Something larger and higher  
Something smaller and lowlier  
Than I am  
It borrowed me for a moment  
Used me to cry

## 1997 年的死亡

噢！那一年的死亡接踵而至

二月，邓小平死

三月，我老娘死

四月，金斯堡死

噢！那一年的死亡接踵而至

其实死亡是每天的事

每天都有人死

每小时每分钟

都有死亡发生

而在那一年里

对我来说

这世界上

只是死了老娘

只不过一前一后

那两个大人物的死

大大缓解了

我这个小人物心中

失去母亲的悲痛

(2004)

**Yi Sha** was born in 1966 in Chengdu, and moved with his family at the age of two to the central Chinese city of Xi'an. He studied Chinese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became a noted figure in China's literary community, now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In 1988 he published a mimeographed first collection, *Lonely Street*, but

## DEATHS IN 1997

Ahh! One death came on the heels of another that year

February, Deng Xiaoping died

March, my dear old mother died

April, Allen Ginsberg died

One death came on the heels of another in 1997

In truth, death is a daily occurrence

Someone dies every day

Every minute of every day

But that year for me

What mattered most in the world

Was the death of my mother

Yet two great figures also died

One before her and one after

Which was a great alleviation

In the heart of this minor figure

From the grief of losing my mother

(continued from previous page) found an official publisher for his next collection, *Starve the Poets!* (1994). His other poetry and prose titles have included *Vagabond Wharves* (1996), *This Devil Yi Sha* (1998), *The Bastard's Songs* (1999), *Blaspheming Idols* (1999), *Fashion Assassin* (2000), *Critique of 10 Poets* (2001), *My Hero* (2003), *Whoever Hurts, Now* (2005) and *Shameless Are the Ignorant* (2005). *Starve the Poets!* (Bloodaxe Books, 2008) is his first English publication outside China .

## 小海诗三首

梅丹理 译/介

### 田园

在我劳动的地方  
我对每棵庄稼  
都斤斤计较  
人们看见我  
在自己的田里  
劳动，直到天黑  
太阳甚至招呼也不打  
黑暗早把它吓坏了  
但我，在这黑暗中还能辨清东西  
因为在我的田地  
我习惯天黑后  
再坚持一会儿  
然后，沿着看不见的小径  
回家  
留下那片土地  
黑暗中显得惨白  
那是贫瘠造成的后果  
它要照耀我的生命  
最终让我什么都看不见  
陌生得成为它  
饥腹的果物

## THREE POEMS BY XIAO HAI

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 by Denis Mair

### PASTORALE

In the place I labor  
I cast a calculating eye  
Down each row of crops  
People catch sight of me  
In my own planted acre  
Laboring until the sky darkens  
The sun without a by-your-leave  
Has been frightened off by darkness  
Yet in the dark I make out shapes  
Because it is my nighttime habit  
To persist a little longer  
Before I feel my way back home  
Along an unseen path  
This leached-out plot remains here  
Its paleness that shows through the gloom  
Is the aftermath of extraction  
And this will be my life's illumination  
In the end it denies me sight of anything  
And by estrangement I become  
The fruit of its pinched hunger

我的心思已不在这块土地上了  
“也许会有新的变化”  
我怀着绝望的期冀  
任由那最后的夜潮  
拍打我的田园

1991

村庄（之十五）

每当我走过村长的家  
心里就空荡荡

守业的罪人，待罪之身  
信念孱弱的老马  
村庄却完全信任它

（幽灵在雷雨前赶路  
女儿嫁到更远的村庄）

春天是大地上的一道裂缝  
檀香木的女儿贫苦的女儿  
我们相守的时光是多么短暂

1992 年

My thoughts desert this piece of land  
“I know...a change is going to come”  
With hopeless expectation inside me  
I submit to the final tide of night  
That rolls against my planted ground

1991

VILLAGE (#15)

Each time I walk past the headman's house  
An empty feeling steals up on me

Dutiful sinner, knee awaiting judgment  
Jaded horse of feeble faith  
In which the village nonetheless puts its trust

(Wraiths hurrying ahead of a thunderstorm  
Marry the daughter off to an even further village)

Springtime is a fissure in the land  
Daughter of sandalwood, daughter of poverty  
How short were the days we watched for each other

1992

村庄（之二十一）

那人中第一的村庄沐着阳光|  
皂角树，在咸涩的低地生长  
仿佛从我的胸口裂开  
北凌河，还能将我带去多远  
从溺死孩子的新坟上.....

皂角树

你向天空长，就像大地对苦难的逃避  
你在深冬的风中喧哗，狭小而寒冷  
你像那折断的成百双小小手臂  
抓住无形的黑暗  
摇动虚妄  
就像一到时辰就开花的杏树  
吐着苦水和梦想  
又挤在春天盲目的大路上

1992 年

**Xiao Hai**, original name Yu Haiyan. Born 1965 in Hai-an, Jiangsu. Graduated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currently lives in Suzhou. Has published over a thousand poems in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since 1980. Prizes include Writer Magazine's Poetry Award and Jiangsu Province Zijin Mountain Literature Award. Has appeared on the New Chinese Literary Works Best-Seller List. Co-founder and representative poet of the “Tamen” group.

VILLAGE (#21)

First among mortal villages, bathed in sunlight  
Locust trees grow from this low, calcined soil  
As if splitting through my chest  
North Edge River, how far could you ever take me  
From the grave of a drowned child...

Honey locust trees

You grow for nothing toward the sky  
Like the land in escape from blight  
Your rustling deep in winter  
Takes hold of formless darkness  
Tosses improbability  
Like almond trees that blossom in their time  
Or dreams that retch bitter water  
And crowd onto a blind thoroughfare

1992

## 马越波诗二首

阿九译/介

马越波，浙江湖州花林人。199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1989年和阿九、张典、千叶、郭靖等朋友成立在杭高校“十二人诗歌小组”。1990年入选诗集《十五人集》。2006年出版个人诗集《阿波诗歌自选集》。2007年始，与梁晓明等编辑中国当代先锋诗刊《北回归线》。

### 新批评

谁夺走了你的名字?  
烟雾笼罩成为风景  
细节，反面，碎片，它们之间的映照  
这有何益处？我是否曲解了你

斑驳的墙壁慢慢脱落  
那些粉笔灰，微微扬起  
遮掩着绿树青山，晚年的明室  
在这里，诗尝试着柔情？

我们失去了艰难时世  
生活失去了它的含糊不清  
“他紧紧盯着电线上的麻雀”  
失去了羽毛，弧线，停留

2011-05-11

读罗兰•巴特及米兰•迪奥达维奇。

### TWO POEMS BY MA YUEBO

#### NEW CRITICISM

Who robbed you of your name?  
The shrouding smoke becomes the skyline,  
the details, the other side, the pieces, and their interplay.  
Does this help at all? Or did I get you wrong?

The walls are peeling off  
their chalky watermarks as they rise a little  
barely blocking the mountain view. La chambre Claire in old  
age.  
Is it poetry trying to show its tenderness?

We have lost the hard times  
as our life lost its vagueness.  
“He stares at the sparrows lining on the wire,  
Tattered, curvy, and motionless.”

May 11, 2011  
after reading Roland Barthes and Milan Djordjevic.

## 群鸟翡翠的早晨

它不再温柔。我反复念叨着  
昨天的事，更久远的事情  
蓝天，屈辱，像一片树叶和另一片的间隙

是的，树叶，这个比喻于人宽慰  
让纯洁残留，最小的弱点已经巨大  
我在反面抵抗着，用文字，梦想，拖延

用不现实，这就是生活？  
回到儿时夜行的小路  
母亲从未责备过我，我奔跑起来

大街上，多么美好的人，年青人，露着臂膀，胸脯  
步履蹒跚是否出于另一种想象  
那满目的青山又是什么

已经落下来了，就是田野，就是千里之外。。。。。  
失控的岁月，像不曾出现过的那匹马  
和它一起走着，还不肯低下头

2011-06-10

## THE EMERALD MORNING OF BIRDS

It's not gentle any more. I repeated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and things in the old days,  
the sky, the shame, the space between one leaf and another.

Yes, the leaves. The metaphor brings consolation.  
It lets go the last innocence, as the tiniest flaw become gross.  
I resist from the other side, using words, dreams and  
procrastination.

Using something totally unrealistic. Is this life?  
I would return to the childhood alley I once walked at night.  
My mother never shouted at me if I tried to run away.

A pleasant crowd in the street, young people exposing shoulders  
and chest. If the tottering arouses a weird  
imagination, what do the dark mountains suggest?

Whatever that falls turns into the field and stretches beyond the  
horizon....  
The run-away days walked along with you like an unseen horse  
while you're stubbornly carrying the burden.

June 10, 2011

## 臧棣与美国诗人安敏轩互译



Nicholas Admusse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Widener University in Chester, PA. His original poetry has appeared in Boston Review, Fence, the Kenyon Review, etc. He has a chapbook of poems *Movie Plots* from Epiphany Editions in New York. 安敏轩，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博士，执教于美国宾州，小诗册《电影情节》2011年在纽约出版。

### MURDER MYSTERY

A mother of two, married thirteen years and living in a Westchester colonial with a solarium and a two-car garage, watches the docile, shaggy German Shepherd that her children named Mickey fall upon and deftly eviscerate an injured starling grounded in her back yard. She realizes that what she loves about the man she loves—his passion and confidence, the way he insists on her primacy and beauty and utility in his life, the satisfaction he takes in the way she ages gracefully and decorates his house, the feeling that he would fight ruthlessly to keep her well and next to him, his success in business, his ambition to be loved and worth loving, his authority over the children, his constant return to and ability with her body in sex, his manner of projecting health and strength—is all arbitrarily focused aggression. That she is complicit. That she is a feathered reward for the grudging obedience of a violent heart.

## Poets Translating Each Other

ZANG DI AND NICHOLAS ADMUSSEN

### 谋杀解密 MURDER MYSTERY

住在威彻斯特殖民式老区，房子带日光浴室和双车库，这母亲有两个孩子，结婚13年；那只性情温驯的、毛发浓密的德国牧羊犬，孩子们管它叫米奇，她一直盯着看着它在后院扑倒并飞快地扒开一只受伤的八哥内脏。她意识到她爱的男人为什么值得她爱——他的激情，他的自信，他的方式，他坚持把她美貌和实用性需求放在生活的首位；令他感到满足的是，她的容颜日渐褪色，却不失优美，她还会把房子装饰得漂漂亮亮。他拼命维系的情感就是让她保持好心态，一直守在他身边；他在生意上很成功，他的抱负值得敬重和钦佩，孩子们觉得他很威严；隔三差五他就会回家，和她做爱就像验证他的能力；他的身体很强健，甚至有点咄咄逼人——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恣意的侵犯。而她是这一切的同谋。她是身披羽毛的奖赏，奖励她对粗暴的心灵半推半就的顺从。

By Nicholas Admussen

Translated by Zang Di, 臧棣 译

## ROAD TRIP

Convertible Car is now a train. Convertible Train has now become a Mormon by obeying commands in the secret ritual and it leaves on its holy mission. Its price in dollars becomes a price in yuan—fetish yuan, since one prefers recirculate d air and closed compartments on most train tracks in China. Convertible Train is thus valued only according to its worth as an exotic emblem. Now it is becoming a robot, which is surprisingly painful, and it hunkers down on an unused spur line and reads the Book of Mormon and thinks this is just a lazily re narrate d Bible and the banks of missiles in its shoulders keep deploying, locking on targets, and then folding back into its body. Nobody in China knows what to do with Convertible Robot and it watches trains crammed with people slide by in the distance and thinks of becoming a train again or moving to Japan. Convertible Robot is now a person. Convertible Person is alone. Convertible Person puts the top down and goes for a little jaunt down the peninsula, anyway. Later he will look back on this period and wonder what kept him moving along; he will have forgotten what it was, he will think it had to do with wanting or not wanting something and not his carburetor, mixing rich fuel with the tinder of the air.

## 驾车旅行 ROAD TRIP

敞篷车现在是一列火车。可折叠的火车现在是一个秘密仪式里的摩门教徒，列车驶向神圣的使命。以美元计算的价格，现在用人民币计算，陷入盲目崇拜的人民币。在中国，由于人们更喜欢循环的空气，而将列车间的大多数车门紧闭。异国情调的标记就这样被用来估量可变形的火车。现在火车又变成一个机器人（变形局然很痛），盘坐在闲置的支线上，读着摩门教经典，心想这不就是一本被懒洋洋地重新讲述的圣经吗；它肩上的一排导弹不断锁定目标，一触即发，随后又折回进身体里。在中国，没有人知道如何对付可变形的机器人，它紧盯着人满为患的火车，在远处滑行；并打算再次变回一列火车，或是驶向日本。变形机器人现在还原成一个人。可变形的人是孤独的。可变形的人把上下颠倒过来，去半岛上作短暂的游览。随后，他会回顾这段时光，并打算继续他的行程。他会忘记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会认为它不过与他想要的、或不想要的东西有关。而那也不是他的化油器，丰富的燃料和易燃的空气并未发生混合。

By Nicholas Admussen  
Translated by Zang Di, 藏棣 译

## MEDICAL THRILLER

This movie is about people driving cars or something. It gets a fever; the shapes blur, and in places where the action should be crisp, it can't quite get to speed. The theater's thermostat needle floats to 103 and the screen goes dark before the movie starts to hallucinate: we have all lost something invaluable and smaller than a fingernail and we must crawl around looking for it, the theaterfloor becoming stickier and stickier, gumming us down, the struggle of the audience going quiet and all remaining sound concentrated in the pulsing arteries of the brain. It is a slow roll of drumming: when it sinks in, the movie starts to seize and shake. Ushers swarm over the audience, some engulfing hapless and infected viewers, some throwing themselves into knots of twitching bodies, then exploding into antibiotic shrapnel.

## 医疗惊悚 MEDICAL THRILLER

这电影有关那种驾驶车辆或某种东西的人。接近高热般狂乱，形状模模糊糊，事故现场传出碰撞的脆响，它没法再快了。剧场里的温控器指针轻晃在华氏103附近，银屏变得昏暗，幻觉产生了：我们都失去了宝贵的东西，比指甲还小的东西，我们必须爬来爬去寻找它。影院的地板越来越粘滑，将我们牢牢粘住，观众的挣扎安静下来，剩下的所有声音都汇集在大脑的脉冲里。它慢慢卷成鼓状物：当它下沉到意识深处，电影又开始抓紧它，晃动它。引座员在观众周围走来走去，一些人深受感染，被情节不幸地吞没了；而另一些人身体抽搐着，像个死结，接着飞炸成抗生素的榴霰弹。

By Nicholas Admussen

Translated by Zang Di, 臧棣 译

## REVISION

The first night, your rigid body  
and sobbing, exchanged  
for the story about finding the star chart  
in the sea chart. I trade

even that for the story about inside  
you the story welling up  
because I broke something

natural, the story clots  
to keep you whole, it does  
really look like skin eventually,  
like an original you.

## MISSIONARY

There are no toilets here  
because everyone eats  
flashing light. We do have silence,  
though, like a whole  
congregation mouthing  
the words to a hymn.

## 校正 REVISION

第一晚，你身体僵硬  
带着啜泣，兑现着  
航海图上那个寻找星相图的  
故事。我试着用它

交换你的故事，  
故事里你溢涌而出，  
因为我打破了自然的

表象。故事涌流，又重新凝结  
以保持你的完整。最终  
它逼真得像皮肤，  
还原了最初的你。

By Nicholas Admussen, trans. by Zang Di, 藏棣 译

## 传教士 MISSIONARY

这儿没有厕所，  
因为每个人都在吃  
闪烁的灯光。我们只有安静，  
但看起来，我们像一群团结的会众  
口里哼唱着赞美诗。

Sweet, sweet walls, sweet  
incuriosity, fold us in  
like a hammock: we know  
you fall out there, we know  
you crap and crawl and that  
is all we need to know.

(It's a relief to be well  
tied down; if your balance  
is bad we can do you, too.)

We are the truth. Disagree  
and we are the beasts  
with fists for teeth. We have  
a teaching for perfection,  
and one for wrath.

Listen! We want you.  
Forget you are anything  
other than us—you  
have to have to stay. You have  
to say at least.

甜美的，甜美的墙壁，甜美的  
好奇心丧失，将我们折叠成  
吊床。我们知道  
你摔倒了，我们知道  
你排泄，你爬行，  
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些。

(捆绑好  
就放心了；如果你不擅长  
平衡，我们可以解决。)

我们即真理。有偏差的话，  
我们就会是武装到  
牙齿的野兽。我们的教义  
针对完美，也针对狂怒。

听好了！我们要你记住  
除了成为我们  
你什么都不是。你  
只能呆在这里。至少  
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By Nicholas Admussen  
Translated by Zang Di, 藏棣 译

## 生活是怎么炼成的丛书

臧棣

节目单上，风景已排到了  
 不起眼的地方。难怪。最近的账单  
 越来越像节目单。房租要交，  
 房贷要还，每样吃的东西都已被污染，  
 那么小的胃，矛盾于我们很渺小，  
 竟然一直在替宇宙冒险。  
 人心紧挨着绞肉机。每个机会  
 都像是深渊之间的缝隙。  
 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要极端的是，  
 生活是怎样炼成的。魔鬼训练  
 人人都有份，用不着担心你会过不了关。  
 凡想催眠现实的人，最终都难免  
 被现实催眠。凡是用运气解决的事  
 最终都变成了一种暧昧的耻辱。  
 死亡不再是一种平静，而是一种愤怒，  
 一种深奥的冷漠，有点像  
 死亡是怎么炼成的。每个人  
 都死过不止一次。活着，像是植物栽培，  
 并且被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你的根，在这里，你的叶子，在那边，  
 你的花，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插在  
 你从未见过的瓶子里。有趣的工作  
 还是看你爱不爱动手，它就像是  
 给希望换轮胎。假如超速了，

## COMPENDIUM ON HOW LIFE IS SMELTED

In the playbill, the scenery has been trundled off to  
 some unobtrusive place. It's no wonder. Recently, restaurant bills  
 have increasingly resembled playbills. Rent must be paid,  
 home loans must be repaid, all the different edibles have been polluted,  
 such tiny stomachs, their conflict with us is insignificant  
 save that they have always stood in for the risks of the cosmos.  
 The people's heart brushes against the meat grinder. Each opportunity  
 seems like a crack in the abyss.  
 What is more extreme than the method of smelting steel  
 is the smelting of life. In the training that is Hell Week  
 everyone's got their part, no use worrying that you won't pass through.  
 People who want to hypnotize reality, in the end they can't avoid  
 being hypnotized by reality. All problems resolved through good fortune,  
 in the end they become a kind of vague humiliation.  
 Death is no longer a form of serenity, it is a wrath,  
 a profoundly cold detachment, it's a little bit like  
 the way death itself is smelted. Each of us  
 has died many times. Living is like a plant growing,  
 and plus it has been scattered across many locations —  
 your roots here, your leaves over there,  
 your flowers in some unknown location, stuck in some bottle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Interesting work  
 still depends on whether you like to set to or not, it's like  
 changing the tires on hope. If you decide to speed,

绝望不会被罚款。假如诗不能救你，  
其他的启示肯定更微妙。  
死亡不再像以往能中断任何事情，  
但旅行却可以。大河在奔涌，  
旅行就像从激流的河水中抽回  
一只脚。票一点都不紧张，  
你在这里买不到电影票，在那里  
肯定能买到车票。记住，  
车票不止是车票，同时还是电影票。  
难怪。车票还可能同时是彩票。  
人的风景正将人从风景中  
推向只出售单程票的那个窗口。

desperation won't be fined. If poetry cannot save you,  
other enlightenments are surely more subtle.  
Death can't interrupt affairs like it used to,  
but travel can. The great river rushes and bubbles,  
travelling is like pulling back one foot  
from the torrential river current. No need to worry about tickets:  
they don't sell movie tickets here, but over there  
you can definitely get a bus ticket. Remember  
that bus tickets are not just bus tickets, they are also movie tickets.  
It's no wonder. Bus tickets can also be lottery tickets.  
The human landscape is pushing humanity out of the landscape  
towards the kiosk where they sell the one-way ticket.

By Zang Di, transl. by Nicholas Admussen

## 牵线人丛书

看什么，都必须要先转过脸去，  
这就是她。假如是直接面对，  
她会比地震中的一条狗还要紧张。  
怎么看世界，都不如一只猫那样顺眼。  
  
她有时会控制不住在人狗之间有一种比较。  
她对待猫比对待狗更严肃。  
她曾说服自己要像爱猫一样爱上一个人。  
她的结论是，爱怎么比数学还难。  
她苦于灵魂不愿被束缚，

## COMPENDIUM ON A PUPPETEER

When looking at something, you must first turn your head  
and that's her. If the gaze is direct  
she will be jumpier than a dog in an earthquake.  
There's no way to look at the world that's prettier than a single cat.

Sometimes she cannot suppress comparisons between people and dogs.  
She treats cats in a much more serious way than she does dogs.  
Once she convinced herself that she would love a person as much as cats.  
Her conclusion was that loving something is more difficult than all math.

与她为敌的事物里，有大学，地铁和电视。  
电视里的野兽会从屏幕里跑出来，舔她的眉毛和耳环。  
这样的事，好像不止发生过好几回。

于是，每一样需要接触的东西  
最终都变成了一种需要克服的事情。  
她对环境有特殊的敏感。她不断地换环境——  
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了，人就会变成废墟。

于是，她比任何人都更频繁地从废墟中走出来。  
这似乎是她不可抗拒的规律。  
她自己偶尔也能认识到这一点。  
新欢中已有无人能意识到的瑕疵，

她受不了瑕疵。或者说，她受不了  
别人也会有她身上的那些瑕疵。  
不完全是需要缓和矛盾的问题，  
记忆里，旧爱在缥缈中似乎稍好一点。

洗脑算什么。腰被洗了，  
才是被洗彻底了。她知道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用腰思考的人。下面垫得再高点，  
她也许会在最遥远的地方看见这首诗的尾巴。

She will not have the suffering of her soul restrained,  
among the objects that are her enemies are the university, subways, and TV.  
The wild beasts in the TV can spring from the screen, lick her eyebrows and  
earings.  
This type of thing seems to have happened repeatedly, unceasingly.

So everything with which she comes into contact  
finally becomes something to be overcome.  
She has special sensitivity to her surroundings. She changes them constantly—  
if she stays in a place too long, people become ruins.

So, with more frequency than anyone else, she sets forth from the ruins.  
This seems to be her irresistible rule of self-discipline.  
Sometimes she herself can acknowledge this to be true.  
In new love there is already the blemish that nobody sees yet,

and she can't stand a blemish. Or one could say that she can't stand  
for anyone else to share the blemishes that are on her body.  
It's not entirely a question of needing to soften the contradictions,  
in memory, dimly viewed old loves seem a little bit nicer.

There's no point to brainwashing. When the crotch has been washed,  
that means that the washing is thorough. She knows that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those who think with their crotch. She'll aim a little higher next time,  
and maybe from far afield, she'll be able to see the tail of this poem.

By Zang Di, Translated by Nicholas Admussen

## 麦芒与西班牙诗人贝伦·阿铁萨互译

### Poets Translating Each Other

MAI MANG AND BELÉN ATIENZA

我扼腕叹嗟，面对喜鹊……

麦芒

在人生的旅途  
不止一次  
我扼腕  
叹嗟  
面对喜鹊

本应成为蛇  
或是龙  
却成为了  
鹰

本应成为大海  
或是悬崖  
却成为了  
云

本应成为蜂蜜  
或是苦涩的  
烈酒  
却成为了

ALCE MI PUÑO EN UN LAMENTO, MIRANDO AL CUERVO

En mi vida  
muchas veces  
alcé mi puño  
en un lamento  
- mirando al cuervo.

Serpiente debí ser  
o dragón  
pero fui  
sin embargo  
- un águila.

Debí haber sido mar  
o precipicio  
pero fui  
sin embargo  
- una nube.

Debí haber sido miel  
o amargo licor  
pero fui  
sin embargo

冲突于  
爱与不爱的  
人

生活的选择  
就像鸟儿  
随意  
逍遥  
也像冰雹  
突然  
坚硬

本应成为故乡  
或是橘树  
却成为了  
沉默的足音  
流放  
孤零

luchando entre si amar  
o si no amar  
- un hombre.

En la vida  
las elecciones  
son como pájaros  
- sin ataduras  
libres  
como el granizo  
- súbito  
áspero.

Mi patria debí ser  
o un árbol de naranjas  
pero fui  
sin embargo  
unas huellas silenciosas  
- exiliado  
solitario.

## 人

人如孤单的雨脚在这世界上  
 只有针尖般的立足之地  
 我是麦芒，从土地里生出  
 距死亡一尺之遥，然而  
 我的梦中梦却像一个广袤的王国  
 巍然有高塔矗耸其中  
 从塔上俯瞰四周，我看见群山大河  
 海洋在远处闪烁着微微起伏的亮光  
 这是黎明，但我的心停留在  
 黄昏与黑夜，像一颗星辰  
 不动，保持着对地球的恒久引力  
 诗歌的力量不为时间或空间所压倒战胜

## On Translating Mai Mang's Poetry

When I opened Mai Mang's book *Stone Turtle*, I was mesmerized by the intensity and beauty of his poems. I decided to translate Mai Mang's poetry into Spanish because I could see a deep affinity between Mai Mang's language and some of the greatest classics of my homeland. His treatment of nature, his symbolic imagery, his attention to rhythm, his love of the simplicity and depth of folk songs... In my translation of Mai Mang poetry, I have attempted to give voice to the echoes of García Lorca, Miguel Hernández and Antonio Machado, and let them infuse Mai Mang's own voice.

## HOMBRE

El hombre es como las gotas solitarias  
 de la lluvia en el mundo  
 sólo puede llenar el ínfimo espacio  
 del filo de una aguja.  
 Yo soy Mai Mang, filo de trigo, brotado de la tierra  
 a un paso de la muerte,  
 pero mi sueño en un sueño es como un vasto reino  
 de pie orgulloso con una torre al centro  
 vigilando mis tierras de la torre veo montañas y ríos  
 un océano brilla en la distancia  
 con luz creciente que ondula tierra  
 Esto es la aurora,  
 pero mi corazón se refugia en el crepúsculo y la noche  
 como una estrella imperturbable  
 manteniendo la eterna gravedad hacia la tierra.  
 El poder de la poesía no será derrotado  
 ni vencido por el Tiempo ni el Espacio.

鸟若收拢分开的双翅……

……，则必须  
停止飞翔，婴儿若停止哭泣  
则意味着接近死亡，死亡  
若无信念，则无异于阴影统治阳光

女人若梦寐以求爱情，则  
理应耗费白昼的大好时光  
男人若将胸怀专门敞开成功  
则等待他的是苦恼、嫉妒和创伤

鲜花若只在春天开放，则  
永无希望吻到白雪，白雪若  
老是站在很高很高的山上  
则难于汇入溪流阅尽人间景象

浓烟若不冲破终点的地平线  
则不会显示出生命在有目的地燃烧  
诗歌若失去感动自己的力量  
则对于他人仅仅是糟糕的游戏一场

### SI UN PAJARO SE CRUZA DE ALAS

… tendrá entonces  
que parar de volar, si un niño deja de llorar  
eso será que la muerte se acerca,  
si la muerte nos llega sin fe  
será como la sombra dominando la luz

Si una mujer sueña con el amor  
así malgastará lo mejor de sus años  
Si un hombre abre su pecho solamente a los triunfos  
su destino será dolor, angustia y celos.

Si las flores se abren sólo en la primavera  
nunca podrán besar la blanca nieve,  
si la nieve blanca sólo cubre los picos más altos  
nunca será un riachuelo que contempla a los hombres.

Si el ondulante humo no rompe el horizonte en la línea de meta  
nunca podrá mostrar que el fuego de la vida ardía con sentido.  
Si la poesía pierde el poder de moverse  
para otros será entonces sólo un juego grotesco.

贝伦·阿铁萨（西班牙）诗一首  
麦芒 译

A Poem by Belén Atienza (Spain)

致一头小公牛的情歌

POEMA DE AMOR AL NIÑO TORO

No para el luto  
sino para la luna  
tú naciste.  
Pacifico animal  
de luna coronado.

Magnífico rey mío  
para la luna mugres  
tu canto de guerrero  
o bien sabio meditas  
Con el silencio  
de las trompetas.

¡No me embistas, torito,  
niño brutote, tente!  
Tente torito tonto  
si sin querer te he herido  
Con palabras o espadas.

Tampoco yo  
para el luto he nacido  
sino para la danza jubilosa.

不是为了哀恸  
而是为了月亮  
你出生  
戴着月亮王冠的  
温和的动物

我光彩夺目的君王  
对着月亮你咆哮着  
勇士的歌  
或是睿智地沉思  
带着喇叭的  
沉默

不要攻击我，小公牛  
小傻瓜，住手！  
住手，倔犟的小公牛  
假如我无意中触犯了你  
不管是词语还是剑锋

我同样不是  
为了哀恸而出生  
而是为了欢乐的舞蹈

Danza conmigo erguido  
bajo la luna dulce  
y con tu lengua justa  
de animal razonable  
lame la sal  
de mis escamas de sirena.

Entre en el mar de mis abrazos  
sin luchar con mis olas  
y sin furia.  
Para que por fin venza  
mi frágil corazón  
a tu fuerte cabeza.

跟我共舞吧，勃起  
在甜蜜的月亮之下  
并用你那理性的动物  
准确无误的舌头  
舔我美人鱼  
鳞片上的盐

进入我怀抱的海洋  
不要和我的波浪搏斗  
不要忿怒  
就让我柔软的心  
最终赢得  
你强壮的头脑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ai Mang



Belén Atienza (1970-), Spanish poet and translator, was raised in Barcelona and later obtained a Ph.D. in Romance Language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She was honored by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and Toni Morrison who selected her to be one of the twelve bilingual (Spanish/English) writ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ve Writing Atelier which they team-taught at Princeton in 1998. Belén Atienza is currentl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panic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Clark University, and author of two books.

## 资本文化与集权政治的间隙 ——当代中文诗的乱象与个别选择

桑克

### 从约翰·勒卡雷开始

我喜欢看内地出品的有关间谍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虽然我明知里面的内容大多与史实没有关系，顶多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或者无可奈何的想象，但是我倾心于其中蕴涵的情感问题、智力问题、勇气问题和信仰问题，而对历史问题往往多有批判，或对个别觉醒的历史意识予以肯定。这种从大众文化而来的不多选择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与选择基础的宽窄有关。我们清楚，早期的这类制作多与苏联电影的影响有关，如《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而近年又受到欧美电影和电视剧以及更早开始的冷战文学的技术影响。

约翰·勒卡雷的小说多是写冷战时期的间谍故事的。他和格雷厄姆·格林一样不单纯着眼于奇异的情节，而是突出人性的荒凉。他自己说过，间谍就是在扮演自己的同时，扮演外在的自己。双重人格的分裂演绎必须滴水不漏，否则就是灭顶之灾。《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是勒卡雷的史迈利三部曲的第一部，讲的是退休特工或者间谍史迈利在英国情

报机构核心挖掘苏联卧底间谍的故事。小说里面大多是见面，谈话，或者对个人生活的回忆，诸如在香港的一段情报生活之类。这些看起来非常平静的谈话，其实就是调查，或者是具有某种审查意味的信息过滤。从方法来看，虽然这是来自内部的调查，但它分明又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是非甄别，也就是说，调查的外来性质非常鲜明，而且是采取从外围开始的方式，逐渐接近真相。等到事实确凿，处境危险的目标人物已经不能施展任何防范的措施。

如果回到目标人物身上，排除他已经了解的调查者的信息和方法，他可能就需要运用猜测、逻辑推理以及想象来捍卫自己的安全，需要自我审查自己的安全措施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而将这些问题替换到美学问题上，就可以把调查者至少视为具有市场保证的读者，或者更为权威的专业读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评论家。如果说史迈利就是这样一种外表看起来老迈，冷静，甚至有些消极的评论家，读者可能未必同意，但是将这种替换关系解释清楚之后，读者可能就会觉得有几分道理。因为对秘密的探究，负责审查的间谍与负责购买的读者几乎拥有同样的兴趣，虽然一种是情报式样的秘密，一种是美学方面的秘密。而诗人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目标人物，对外，他如果精确地设想读者，可能就会顺利地进入享受的生活之中，但是在另外一些独立的人看来，他也陷入到了媚俗的趣味之中；对内，他对自己就要做出严格的审查，对作品做出自我审查，看看哪些是安全的，哪些又是危险的。

设想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主动缩短自我高度的过程，而自我审查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有关自我的标准。这种方式对介入活动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何况已经存在的审查形态对发表状况所构成的微妙作用，更别提对诗人写作过程之中心态的

影响了。这可能是更为致命的。有些词必须回避与替换，有些细节或者感受，可能干脆予以抽象化。这种自我审查逐渐形成之后，迫使个人尺度扭曲，甚至以之代替来自于史迈利代表的公共尺度。由此一来，它对美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可能就需进行细致的研究。自我审查的文本并不易得，兴许，可从前发表的不同版本来认识它们的痕迹。来自外来的比如编辑或者报刊的自主行为，在我看来，其实也是属于自我审查的一种，并非属于公共标准意义上的调查者或者审视者。

我的体会来自于汶川地震时期（2008年），中国诗人写的与地震有关的作品，比如我写的《忧心忡忡的死亡》，发表和转载版本至少有八个，其中与原文形成差异的占绝大多数。不仅是标题差异，还有字、词、句……如果对它们进行分析，可能会有更为广泛的文化方面的收获。但是因为这一样本出自自我手，所以由我对它们进行分析并不合适。在此一说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这种审视是存在的。如果我再年轻一些，它们每一次的差异扭动都会对我产生微妙的心理影响，下次我再写诗的时候，可能就会琢磨，这个词，或者这种说法是不是需要回避一下？如果把这种问题引到批评领域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遭遇批评就会凝滞某些东西；遭遇赞扬就会鼓励某些东西。这也是我谨言慎行的原因，选择机会不当的褒贬实际上会影响本来比较自然的个人发展进程。当然它也会在压迫之中激励出一种智慧表达。这是另外一种需要品味的勇气，暂且不表。我愿意把地震诗的多种版本是怎么形成的课题提供给研究者，因为这里不仅可以看出文学风尚的存在，也能看出文学之中别样尺度的存在。

如果这个目标人物自己是有洞察力的还可以避免灾祸，如果没有洞察力呢？或者他暗中形成一种自我审查的习惯呢？为了自己的安全是人的一种本能。这种状况，可能读者

或者作者以及批评家，早就已经注意到了，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现在就是一个可以对之进行研究或者纠正的机会。而我不过是凑巧在勒卡雷的小说中，看到了某种相似性。或者把这个说成一种隐喻也可以，不过这种隐喻本身其实还是不够精妙的。

对文学性的强调，真正内行的间谍性质，奸细性质，媒体或者媒质的多种分层，明确的审查标准和含糊的审查标准，以及传播之中的发行困难，等等，这些现象都已出现，并且正在施展它们的综合影响。我已经说过，对寒冷的直接对抗，比如穿棉袄或者生火取暖之类，其实都只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辩证法显示，还是属于一种不够出色的方式，还是属于一种未能抵达美学境界的行为。这里说的美学境界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之意，而是真正的，在任何时代都必须保持的东西。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导致美学启蒙以摆脱单纯政治阐释，而在近十年之间又得以摆脱远离社会和实际生活的危险，强调广泛的关联。而且它所提供的范式已经多种多样，比如廖伟棠的时事品评，蓝蓝个性化强烈的反应，臧棣间接的甚至显得深远的词语呼应……都在明确一个事实，那就是诗，始终在以审美方式呼应一切。当然我们更愿意强调其中对心灵的呼应，一种更为永恒的或者超越哲学想象的魅力。

这样就把一个老问题圈在其中。从语言的丰富性，就可以破除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之中创造的不断缩减的所谓新语，而且还能以偷情或者色情对抗无所不在的监督（个人色情的合法性正是源于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正如李笠重新修订特朗斯特罗姆《给防线背后的朋友》中“高音喇叭”一词为“麦克风”之后所显示的语义变化。麦克风的真正身份，特朗斯特罗姆在1970年4月19日给诗人布莱的信

中已经写得十分清楚，毋庸赘言。

勒卡雷笔下的目标人物是因为受到伦敦的左派影响而成为苏联间谍的，其中可能涉及 1968 年 5 月的欧洲学生运动、乌托邦信仰的时尚化以及更为广泛的肉体与文化解放运动。这与现在的资本文化和集权政治的共谋具有一定的思想与社会联系。它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具体联系，读者可以参阅更多的书，听取更多的专家的意见，而我们可能更会注意诗人的行踪，比如保罗·策兰，他对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命运的反思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可能更值得探究，那就是他存在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他的个人生活是怎样的，他 1970 年 4 月 20 日从著名的米拉波桥跳入塞纳河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

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寒冷的太空之中从此回旋着“东方红太阳升”的主旋律，而后的事事实更以强大的存在证明“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苏联预言并不适合中国。“归来吧，走近一点：/因为那风不会两次吹过/我们/敞开的家园”（孟明译）《保罗·策兰诗选》的最后四行好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透了存在的奥秘。

诗人布罗茨基 1971 年 6 月 4 日离开苏联却非出自间谍的谋划，而是由于苏联政府对“社会寄生虫”的驱逐。1987 年，当布罗茨基在伦敦郊外汉普特德一家中国餐馆吃饭的时候，他得知自己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他旁边坐着的饭局主人正是勒卡雷。

根据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记载，勒卡雷回忆，他当时看到布罗茨基并不高兴，就说：“约瑟夫，如果现在不开心，那还等到什么时候？一辈子哪里还有开心的时候呢？”布罗茨基临别，给了勒卡雷一个俄式拥抱，说，Now for a year of being glib。传记作者解释这个句子的时候，还举了一部澳

大利亚电影的名字，A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中文的意思就是危险的一年。虽然我那么爱看电影，但是这部，我却打算放弃。

### 一个青年诗人的历史之结与情感指向

2009 年 6 月 6 日，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珠海青年诗人唐不遇，写了一首名叫《历史——致弱冠之年的你们》的诗。我觉得标题叫《历史》，并非偶然，可能是出于一个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中国诗人深思熟虑的选择。

当一个人生活在记忆之中，打量记忆，分析记忆，探索记忆的内在关系，就会具备一种进入历史写作的可能性。所以历史并非远不可及，它既是灵魂深处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的综合，也是此时此刻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交集。唐不遇在十八行的篇幅之内直言这就是历史，既是对某类记忆的高度追认，也是对它在个人生活中施与影响的当下确认，甚至暗示，现实就是历史的延续，现实即将成为同样的历史。唐不遇甚至将言说对象明确地写在副题中——“致弱冠之年的你们”。我知道这是写给我们那代青年或者其中的逝者的。对号入座并非空穴来风，并非自我骄傲，而是一种担当与直面。诗中的“弱冠之年”，既指“你们”的年龄，同时暗含赞美，赞美“你们”因为庄重的个人选择而长成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

只有年轻的死者们深知  
自己已不年轻，而这首诗的失败  
在于每一行鞭痕都已结痂。

弱冠之年离世，这是怎样的哀痛与不幸？“……深知/自己已不年轻”，为什么？死者心智苍老？阳寿终止而冥寿延绵？二十年的想象与哀痛，积怨与责任，浮现与游荡在肉体与灵魂的双重煎熬之中……稳重的描述至此一转，转向对某一负面样貌的批评与谴责：“而这首诗的失败/在于每一行鞭痕都已结痂。”鞭痕结痂预示痛苦已然结束，然而痛苦并没有结束。没结束却偏说结束，这是昧了良心的弥天谎言么？这是犬儒哲学的自我麻醉么？这是名利之徒的助纣为虐么？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忘却与自我麻木已然愚蠢至极，何况伤疤并未愈合，而且滴血不止——遮蔽真实不仅是“这首诗”的失败，而且是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失败。

当它被署上名，并被夏天  
以闷不透风的声音朗读，听众们都在远处  
盯着被烟熏成腊肠的鞭子。

唐不遇借重物象之间的关系间接地显示自己的认识与感受。“当它被署上名……”署名之后，诗就有了责任归属，因此署名是一种承担责任的行为。唐不遇抓住署名的细节，表明自己的立场之所在与担当之勇气。“……并被夏天/以闷不透风的声音朗读……”夏天的声音是“闷不透风的”，季节特征与压力淫威均被精确地表达出来。署名被这样的声音大声朗读，预示着一种危险的逼近，并间接地证明署名的勇气。在勇敢者（年轻的死者与署名的作者）阐释勇气的同时，其他人在做什么？“……听众们都在远处/盯着被烟熏成腊肠的鞭子。”旁观者或者恐惧或者谨慎，或者警惕地盯着象征暴力的鞭子。鞭子“被烟熏成腊肠”，暴力是暗色的，带着某种干枯的肉感，语调具有一股嘲讽的气息，间接地表明一种蔑视

的态度。

为什么它不变成蛇，顺着屋顶的绳子  
溜走？它静静地吊着，只是  
那根绳子上用以记事的

将鞭子这一暴力工具比喻为一条蛇，不仅是指涉暴力工具的阴鸷与柔软，更主要的是使之从被动状态中解脱出来，获得一种自主的性格。这一性格将使暴力工具自动畏惧施予对象，从而脱离暴力工具的身份。这是一种强烈的不切实际的主观的善良的愿望与想象，从而暗示事件的真相：暴力工具从未消失，而且就在此地施展它的淫威。让它“顺着屋顶的绳子”溜走——加深鞭子之蛇的无力感，它只能借助于其他事物才能逃脱，而且是一个比它更软更细的物品——在与虎谋皮式的希望之中存留辛辣的嘲讽。“它静静地吊着，只是/那根绳子上用以记事的”——故意缺省语法结构中的宾语，只有将跨到下节的诗行提上来，才能使之构成完整的语义。蛇“……静静地吊着，只是/那根绳子上用以记事的//古老的结，沉默如悬挂的窗帘。”蛇是结绳记事的结，结绳记事是古老的记录历史的方式，蛇或鞭子是历史之绳的一个结，说明暴力之鞭已成历史中一个难以摆脱的纠结的疙瘩，等待终极审判的降临。

古老的结，沉默如悬挂的窗帘。  
窗帘内，有人在灯火下表演吃诗，  
用愤怒的嘟囔塞满嘴巴。

古老的历史之结是沉默的，它仿佛窗帘遮蔽着或掩护着

内室的真相。而“窗帘内，有人在灯火下表演吃诗，/用愤怒的嘟囔塞满嘴巴。”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选择或者应对的措施：吃诗，以诗歌为食物；吃愤怒的嘟囔，以保守而有限的愤怒为食物。诗歌与愤怒，这是合二为一的方式。愤怒之诗顺理成章因暴力之鞭的淫威而产生而发展。

太神秘了。这首诗如果让坦克来写  
也许将成为杰作，具备血和骨头的深度。  
现在，只有黑夜从玻璃牙缝

其实不是神秘，只是一种公开的秘密。现在哪里还有真正的秘密可言？扪心自问，内心深处究竟还有什么算得上是秘密的？而神秘确实需要追求与保持某种向往。此时此刻，秘密不过是帘内之人的一种不足认识。“这首诗如果让坦克来写/也许将成为杰作，具备血和骨头的深度。”“如果”是或然选择，这个词从认知角度来看其实可以删除，然而从美感来看，它可以保持一种温和的态度，使音质激烈的句子能够保持均衡的面容。在的黎波里或者大马士革，坦克与民众之间的对抗并不鲜见，这种电视经验对想象力的拓展是一种有益的帮助，它使暴力有了一个更为形象的着力点。正如诗中所写，它使这首诗“具备血和骨头的深度”。如果坦克是一管钢笔，那么它写的诗就只能是血与骨头之诗。这是多么恐怖的浪漫，犹如罗伯斯庇尔时代的红色恐怖与圣巴托罗缪之夜撕心裂肺的呼喊。

挤出毒液，喷在他们眼里。  
而墙上的钟走着，在均匀的鼾声中  
它将梦见烤火鸡一只。

如果“他们”是坦克，它们就是黑暗的，它们的惩罚依然来自黑夜——黑暗的同类。黑暗自身其实也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如果“他们”是“你们”或者“听众们”或者“吃诗”之人，这就是说，现在仍然没有变化，仍然只有黑夜的毒液喷在“你们”的眼里，形成对已逝历史的曲解甚至玷污，或者喷在更多的人的眼里，继续构成伤害与屈辱的现实。黑夜是窗帘之外的力量，透过“玻璃牙缝”，即透过玻璃的缝隙生硬地挤进来——无孔不入的黑夜。“而墙上的钟走着，在均匀的鼾声中/它将梦见烤火鸡一只。”墙上的钟指时间，均匀的鼾声指正常生活，那么烤火鸡指的是什么？时间梦见的是什么——是未来还是历史？烤火鸡是对历史记忆的判断还是对未来某种审判的憧憬？烤火鸡是圣诞节餐桌上的食物，是感恩的象征，更是团圆的象征。难道它预示历史的一种完满结局？可能如此，但我仍然不能确定。

这是一首超越年龄的追溯之诗，一首因洞悉不同时间单元内在逻辑而构造的反省之诗。唐不遇并未经历这代人青年时期的历史体验，但其人生与我们的历史记忆又有什么本质差异？没有，只不过我们的外貌看起来更加惨烈一些而已，其实各自的内心深处同样是风雪交加寒暑攻袭，连悲伤的表情都极其相似。这是不折不扣的关于一个时代的充满着痛苦与血泪的记忆。对于这一记忆的回避与不同描述标志着各种层面的分野。唐不遇的立场之选择契合真正的历史与人性的交织之动机，尽管他的描述方式更冷静——这是他的距离感和分析性造成的，而我们的冷静更多的只是心智强力克制的结果，内心则是无所不在的燃烧的火焰。

## 译者的争执与政治

从外来语言与诗歌的影响角度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要还是专业译者译本对中国内地的中文诗歌产生了适当的启蒙作用;而到九十年代,诗人参与的翻译活动,在专业译者译本的影响仍然存在的基础上,不仅加强了译本的诗歌性(主要是由于对中文诗的熟悉),而且同时显示出原本的直接影响(对原文的直接阅读,而非只通过专业译者译本的间接阅读;对翻译过程之中言语的选择性对应)和转译本的间接影响(对翻译的再翻译);二十一世纪零零年代中期,诗人翻译活动变得自觉和普遍,它在原本、转译本、译本以及改译本(由首译者开创,由其他译者重译或修订,由其他诗人阅读或改写)的综合环境之中构成丰富面貌的同时,出现了三次有关翻译的具有相当影响的争议。对于这三次发生在诗人文译者之间的争议,虽然没有人具有仲裁的特权,但是译者们尤其是诗人们却可以从中直接获得语言方面的启示,从而促进中文诗的进步,而非单纯地支持谁(立场)或者喜欢谁(趣味)。

在屏蔽翻译是不可能的虚无壁垒之后,读者至少倾向于翻译是不同语种文化交流活动的桥梁这样一种通俗的比喻(而涉及殖民与权力的说法似乎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汉语的某种稳定性至今没有受到致命的威胁),而诗人则偏重构成某种隐秘诗艺与神秘心灵之间对话的可能性。近十年的诗人翻译活动,不仅在文化背景方面有所发展(来自阅历和知识),而且在诗歌性与语言性方面,与专业译者的追求与观念之间构成分歧与趋同,而后者正在显示出一种值得珍视的未来性。它不仅改变阅读现状,而且影响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滋养。

2004年北岛对王家新/芮虎的策兰译本提出否定性意见,引起王家新的反驳。随后参与讨论的诗人与译者都不在少数。在众多的分歧和个人见解之中,语言问题是首当其冲的。虽然北岛和王家新的译本依据的主要是迈克尔·汉伯格的英译本(我读的也是这个版本),但是不同的是王家新的译本由其合作者芮虎依据德文原本校对,如王之初译本,“是什么样的雪球渗出词的四周”,尽管王家新留恋“渗”的表现力,但还是遵照芮虎的校对而改为“而怎样结成词团”。这种脱离转译本而贴近原本的翻译,其实更值得称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容易与创造性比较明显的某些意译(意译的冒险性质其实比硬译更强烈)混淆,而其实它们之间完全不同。这就使得争执既有同源的基础,又有更多的可能与猜测。

北岛对译本的比较与分析,主要依据的是英译本之阅读和长期积累的个人审美经验,因此当他提出对王家新/芮虎译本的主要不满意之处是“缺乏语感与节奏感”的时候,就遭到王家新的强烈回应,“或许并不缺乏译者自己的语感和节奏感”。这种咬文嚼字之外更高标准的理解分歧其实是建立在具体翻译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如他们对“It is time they knew!”的翻译与阐释。这一行出自同一英译本的句子,只有五个单词,从表面来看,没有任何语言难度,但是北岛和王家新在此处产生的分歧非常强烈,既有技术元素,也有观念元素。北岛译成十个汉字,“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王家新/芮虎译成八个汉字,“是时候了他们知道!”,他们的技术分歧主要是对语序的处理。北岛认为保留原文语序显得牵强,王家新则认为应该把倒装句式翻译过来。值得注意的是关键词time and knew,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译成“时候”与“知道”,显示出他们对关键词的选择,即使不是出于同样的设想,也是出于同样的语感(或者更确切的字感,词感)。只不过,北

岛将“时候”视为策兰对里尔克的“是时候了”的借用，并没有梳理“是时候了”这一中文译本的由来。话说回来，北岛虽然在别处强调故意倒装以及保留原有语序的重要，但是在这里他坚持按照现代汉语语法的结构，取消倒装句的形式存在，他的理由之一便是不能“伤及汉语”。这与我们前面的分析是一致的。而王家新却直接呈现倒装句。这个译句，表面看起来与现代汉语语法要求不合，因而带有明显的外来语言特点，但是恰恰是这种“别扭的句法”对诗人句法的构成形成强烈而新鲜的暗示作用，同时它也契合口语状态。在现代汉语口语之中，这样的倒装并非没有，只不过进入书面语之后就被颠倒回来。所谓别扭的句法，或者晦涩的词义与结构，尽管面临失于粗糙的批评，尽管强调对语言肌理的梳理，尽管接近语言方面的异国情调，尽管它的阅读效果决定它显然不会得到更热情的庇护，但这始终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由此进入中文并成为中文表达的一部分，这与近代中国引入日本对社会科学多种概念的汉化命名的情况差不多。

翻译分歧几乎无所不在（既有随意性，也有必然性），而由这样的分歧发展开来，出现更大的分歧也就在情理之中，甚至包括更多的文学引申与道德批评。北岛使用的比较重的批评词汇是犯罪，王家新使用的重词则是极权主义，而谈到自己的时候，北岛说自己并没有权威性，王家新则说策兰需用自己的一生来研读。他们针对彼此的批评力度和面向原作者的谦逊态度都在显示一种深刻的分歧。如果对这种分歧进行深入的梳理，读者可能就会发现诗歌生态与诗歌自身存在的更多问题。我甚至觉得，运用这一具有分歧性的翻译经验，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当代中文诗里同样都是接受原本与译本的影响，但却造成各自接受与写作的差异。这里除了必须考虑中文和西文的阅读和写作的译者能力之外，更应该考虑

的是如何理解分歧的产生过程，如何理解语言肌理与语言效果的追求差异，而将翻译视为译者个人写作一部分之理念（译本属于中文诗），或者更加大胆的庞德-比达特-洛厄尔-朱可夫斯基的翻译观（比创造性翻译更大胆的，是加入与原文有关或者无关文字，或者注重读音，如同梵文翻译只译读音的创新性翻译，而这样的翻译观在当代中国没有合法性的可能，因为以信达雅为核心的翻译观仍旧一统江湖），可能更适于争执的搁置，以保持它的政治/正直的正确性（而这样的常识仍旧处于偏僻的真理的位置），而且可能不仅需要道德的自我约束（而关于对方认真、真诚之类的道德猜测是目前翻译讨论之中比较盛行的制高点，似应引起足够的警惕）。

建立一种标准的翻译工作模式并非不可能。一个或者几个诗人，再加上几个语言工作者，各负其责，然后使经过数道工序的样品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的翻译作品。同时，单独译者的工作始终是合理的存在，而且是更为主要的存在。这使得大量的译本得以诞生，并进入漫长的传播历史之中，然后各自遭遇各自的命运。而未来就可能是另外一番接受状况。

北岛和王家新选中同样的翻译对象保罗·策兰不是无缘无故的，尤其是王家新。从策兰的个人命运到他的作品之间的转换（其实也是一种翻译），可能更值得琢磨，从中可以看出两个译者之间惊人的一致性，而这个一致性，在探讨分歧的时候就容易被忽略掉了（策兰翻译伊万·哥尔的诗，哥尔遗孀不仅批评他的译本“草率而又笨拙”，而且使之陷入“剽窃”的泥沼。策兰的心灵受到重创，称之为“新纳粹主义的阴谋”）。

其他的翻译选择还可以举出米沃什、布罗茨基的例子，远一点的曼杰施塔姆等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近一点的达维什，以及中国诗人，包括北岛和王家新。这种选择本身不

能不说具有时代政治的痕迹，当然其他解释也能找到一些，但远无这样的说服力。但至少可以做到雷克斯洛思说的，“翻译把你从你的当代解放出来”，形成一个非常必要的间距。

而北岛与李笠关于特朗斯特罗姆译本、王家新与孟明关于策兰译本的争议，都可以看到与语言相关以及另外一些看起来无关的广泛阐释，自里而外浮现出一个更大的争执背景，涉及个人情感、诗歌修养、审美趣味、道德品质、思想立场（这个问题可能更突出，从王家新的重词认定，从北岛的符号性象征，都可以显示出来）的诸种差异，但是如何在多元政治之中保持一种鲜明的诗歌路向，或者如何在更高标准的诗歌之中体现多元审美基础，似乎仍旧是一个难题，这一难题不仅体现在翻译过程和活动之中，也体现在当代历史进程之中。

### 复古问题的现代性真相

文学与诗歌可能更适于讲述历史，而新闻与日记更适于表达现在。

这说明诗歌的表达对象具有时间性，而复古努力从积极的角度考虑，可能就是追寻远逝的时间。且不排除对熟悉而稳定的心理回归（因为人对陌生的事物往往心存恐惧）。

2009年在BBC2台播出根据克里斯托夫·里德长达八十页的叙事诗《午宴之歌》改编的同名电视电影。由两个我非常喜欢的英国演员阿兰·里克曼和艾玛·汤普森主演。它把个人记忆与欲望研究组织在一个复杂的双人餐厅聚会之中。其中对过去时间的处理是通过闪回的方式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年轻时期的角色是由另外两个年轻演员扮演的，而其他角色，如已经变老的餐厅老板，不过是在原来的

青年演员脸上制作皱纹。这说明记忆的某种特点：熟悉感中存在陌生感，也就是说，现在的我们固然全是来自过去，但是过去的我们完全可能是与现在的我们根本不同的陌生人。这就提醒我们，个别诗人在复古工作中试图寻找历史真相或者理想境界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这样一种完全陌生的回应。

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中，在奇特的利益分派之中，在诗里对性与物质满足程度进行描绘并不鲜见，而将个人放纵置于诗中反映出来似乎更是一种普遍的选择，这一方面固然反映某种大胆的叛逆与亵渎的解放，但是它仍旧属于明显不足的表现方式。那么由此一来，读者就有理由追认复古工作之中存在消极自由的可能性（必须将其与真正的生活奢靡与腐败区别开来），比如柏桦的长篇作品《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可能就在显示，在追求逸乐的表象歧路之中其实隐藏着更多的自由沙砾。

明末清初的社会转型，不仅处于一种民族矛盾的纠葛之中，也处于各种不同文化的博弈之间。柏桦书写冒辟疆和董小宛，用意深邃，因为他知道他们的民族归属与文化归属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江南生活方式之中。对这种方式进行政治读解就必与这种社会转型关联，那么也就不难看出，由饮酒、喝茶、闻香、制作甜点、雅集之类活动组成的逸乐也就有了反抗的性质，而亡命、生病则是直接的显示，比如“马嘶草暗、云惨尘飞/如皋城内外风声鹤唳”。

在签署写作日期2007年6月4日凌晨3点之后是较为详尽的作者注释，它与正文（诗）构成一种特殊的呼应关系，而且这种呼应不是单方面的。这种将诗与注释进行结合的文体方式，可能算是一种旷野式样的中文拓展（西川曾经有过类似的努力），而我更加看重的却是它对复古诗中蕴藏的当代深刻性的探索。在我的猜测中，最后两行诗，“我也要把这两

两相忘，/也要把这人间当成天上”，恐非真正的结束。斯蒂文斯说过，“想象力总是显现于一个时代的结尾。”弗兰克·克默德说得更重，“结尾现在变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东西。”

我们应该察觉部分复古诗其实只是一种对所谓的风雅气息的单纯回归，只是在表面上与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潮流相互匹配。当然也要对此之外的一切予以清晰的理解，某些部分明显属于与国家当代文化战略密切相关的引导性选择，所以就不能以为它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对传统文化的拥抱，而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以夯实国家政权的存在基础为己任。

读者在复古诗中可以看到借古喻今这一传统文学表现形式的当代翻版。在唐代诗歌之中，往往出现汉代的内容，如唐代诗人高适的《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其中的汉代就是唐代，这一方面证明政治禁忌的存在，一方面说明某种文学风尚的沿袭。在内地中文诗中比较少见中华民国和大清帝国的内容，类似柏桦那种水准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如果仅以政治禁忌和文学风尚对此加以解释，那是明显不足的，但是能否找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恐怕需要更多的考察与思考。而在内地中文诗里往往是对更早的与诗歌有关的时代予以密切回应，一般而言，都是指向唐宋帝国、魏晋乱世和春秋战国。这种资源的利用方式与清代以降的演变比较相似，比如通行迷恋乡村的诗歌主题，在词语上与古代对应，在思想上又与雅克·卢梭、亨利·梭罗暗通款曲。虽然深刻性相当有限，但却吸引了相当多的追随者，在饮酒咏物的逸乐中获得更为坚韧的历史肯定，同时将个人的失败生活与怀才不遇相提并论。从相似性中寻找类比，而没有或者不愿意在更为广大的范围之内呼应灵魂。

有时需要比较文学复古与民族主义（而真正的民族主义

与真正的世界主义也要进行相应的辨析与确定）的异同，如果不能区分，那么形式相似性带来的作用可能就会使文学复古变成一种户外旅行之类的冒险。尽管它可以预测一些风险的存在，但是仍旧不能完全避免覆灭的极端命运。我这里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相关的社会危险与历史教训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从策略的角度考虑，民族主义需要的也就是复古诗的表面而已，而复古诗呢，可能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种需要的存在。它可能专注于诗歌本身，专注于语言本身，比如从字词有限的尝试开始，直到句式的部分挪用。尽管它已经意识到这可能只是一种特殊用法，但是古代汉语句式在获得某种令人困惑的合法性的同时，却在逐渐侵蚀本就不够强悍的意识馅饼。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必须从纯诗的思考框架之中跳出来，以历史与政治的眼光重新打量写诗这份工作，或者仅仅是采用暂时性的、临时性的思考方式，比如换位思考，以坚纯诗之志。

从孟明台湾版译本《策兰诗选》的文言字词（当初肯定是由一种特殊考虑，但在内地版中却将文言字词彻底替换为现代词汇。变化出自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再从诗人萧开愚的文言节奏和构词法（他的思想方式之中还有新唯心主义的创新）对部分青年诗人的文本影响，确实可以从更为积极的角度看待复古诗的问题，但其面临的历史测试仍旧比较严峻。

我将有限的希望寄托在现代性上，但是我也注意到，现代性自身面临的反思与批评也已不少，而且有些已经具备相当深度（且不说情感成分）。不管是从现代性的意义生成来说，还是仅仅作为技术方法与解决框架来说，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使复古诗的危险性得以降低，正是因为它的糅合作用才使复古与现实取得关联。而与现实有关往往更有意义。当然我并不排斥复古诗本身（我喜欢单纯的审美），但是我更愿意强

调现代性居于其中的作用。

我们也应看到复古诗之中现代性的作用与反作用。这个问题的关键取决于诗人对现代社会的认知程度有多深，而复古恐怕也只能是表面化的。当然，如果能够达到新儒家或者当代佛家的认知深度则另当别论，比如杨键的某些作品，从语义角度来看，几乎少有古代汉语的痕迹，而发力于自然之心，比如“这意味着，/祖母在1960年饿死以后继续在死去。”再比如张曙光的作品《和僵尸作战》，这虽然与他曾经写过的复古诗形态不同，但是其中现代性的光泽却是相同的，如“……自然少不了/知识分子，阴暗，秃顶，拿着一张报纸，边走/边在思考。/当手中的报纸被打掉/他会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匆匆地赶路……”这首诗取材于网络游戏“植物大战僵尸”，张曙光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游戏与现代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他处理这种经验的方法无疑属于现代诗，而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完全适用于复古诗的处理。

而诸如解构反讽这样的后现代方式更是有着广泛的用武之地。

既然历史元素如此明显，解决方式又可以简单地归于类型化，那么从现在来看，问题似乎是单纯的，甚至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成问题的不在作品而在阐释，这就将祸水引向诗歌批评。怎么对复古诗作出解释，怎么使之与当代社会，与日常生活或者个人回忆产生联系或反应，而非囿于一种历史虚构，一种在想象之中达到的对历史真相的探询。虽然这样的暗示价值不可估量，但是就如文学批评对东欧文学曾经关注的一样，不必说的太细太多。不仅作品如此，本应细致的诗歌批评也该如此。何况对当代历史与新闻的追寻呢？在这里可以找到一种属于策略性的成分，但是我们更愿意把这些策略当成一种中国人固有的修辞。

当然也有更为坦荡的表白，复古诗与中国人的自我传统强调有关。说起来简单就那么简单，说起来复杂就那么复杂。这就是批评面对的问题，而写作和作品似乎不用为这上面黏附的东西负责。暗语、象征、修辞迷宫，都有着自然的合法性。而古代诗以及古代文化资源这些中国人得天独厚的东西怎么会浪费呢？只不过某些说法明显不合实际而受到批驳，而正常的说法至少可以把它们归结为阅读，归结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尤为注意的是这本没有高下之别，恐怕只有贪恋异国情调的读者才给予这些作品名不副实的评价，而自己非常清楚它们的真正便宜在哪里。这与英文字汇的进入并无本质的矛盾，因为现在衡量写作看中的已经不是文化色彩和文化符号（在公共文化领域中竟是一种追求），而是表达的合理性。

2011.10.17-10.20

## 诗道樽雁

作为笔记的诗话

### 臧棣

我们的诗歌文化中一直对是否要写得聪明怀有一种暧昧的情感。很多时候，写得聪明，近似于写得好玩。于是，让诗歌变得聪明，成为了一种不便公开宣扬的隐秘的写作目标。在很多私人场合中，这一目标甚至变成了一种批评标准。人们用写得聪明不聪明来标价一首诗的写作质量。相关的俏皮话如雨后春笋。比如，这个家伙写得哪儿都没什么毛病，就是写得不够聪明。或者，他的作品看起来不错，就是写得不聪明。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其实，诗歌写作的真意是，一方面要激活语言的聪明，另一方面又要克服语言的聪明。而诗人自身的聪明，应该尽量加以禁忌。因为它是写作的兴奋剂。

让语言变得聪明，只是诗歌写作的一个次要的副产品。但从审美的角度看，在某些情境里，它却有可能是我们经历到的来自语言的最大的诱惑。

诗必须过聪明这一关。

什么意思呢？是啊。我也在琢磨。这还可能是什么意思呢。或者，这还能有什么意思呢？

可能的话，尽量不要显得比诗还聪明。

这句话的另一个表达方式是，酒固然好，但最好是不要比酒喝得还多。

某种意义上，新诗很无辜。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新诗不过是帮助我们的语言找到了古典诗歌的一个尽头。

换句话说，假如没有新诗，我们的语言将错过古典诗歌的一个尽头。

借助历史的机遇，新诗让我们的写作又有一次真正的开始。

根的诗歌形象学，它不同于根的文学史哲学。

据说，诗歌之根只能回溯到历史中去寻找。但是新诗的根，却可能真的“每时每刻都扎根于未知之中”。括号里的话，借用一位侨居巴黎的罗马尼亚人齐奥兰。

其实，新诗比我们的思想史更敏感地意识到了我们的传统的另一面：我们的传统也常常扎根于未知之中。但是，言必称传统的人却很难领悟到这一点。

不要为新诗寻找廉价的文学史的安慰。特别地，千万不

要按照西方人对我们的传统的理解，去总结新诗和传统的关联。或者，更缺少廉耻地，去为新诗身上的传统的元素。

迄今为止，新诗是我们的语言中的最大的勇气。

新诗是仁慈的。唯一的疑问是，我们或许还没有更强有力地写出新诗的仁慈。

我们还未设想过的诗歌史中的一个尽头是，新诗和古典诗歌共用的那个尽头。

在诗歌的写作中逐渐积累语言的精湛。

嘿。精湛，不是形容词吗？怎么变成了名词？

说新诗缺少格律，这或许成立。但是说新诗缺少旋律，或者说新诗缺乏韵律，这就会引起争议。从根本上说，新诗并不缺乏音乐性。新诗也不缺乏节奏。

在诗歌的体验中，意象的含义是由离心力产生的，而意图是由向心力产生的。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我们的阅读处于这两种作用力的偶然的交叉之处。

经历了一百年的孤独之后，经历了无数的形象的妖魔化之后，新诗其实比人们想象得更热爱我们的汉语。它热爱的是语言的新生。

从诗歌史的角度看，没有对语言的热爱，就不会有新诗。

元诗，从美学标签上看，它似乎是关于诗歌的诗歌，但从实践的角度看，它是美学的手术刀，挥向附着在诗歌身上的意识形态的文学梦魇。

从定义的角度讲，只要和诗有关，即兴就意味着伟大的运气。

诗的即兴，不适用于任何建议。只适合于你如何去做，并天真地意识到最棒的可能性有可能在哪里出现。

批评有前提，理论有前提，文学史也有前提。但是，诗，没有前提。

所以，很抱歉。古老的敌意，并不是诗的前提。而且，糟糕的是，它听起来毫无新意，乏味而自怜。

诗的台阶只有一级：请问你对“我思故我在”还有什么新的补充吗？

注释：我思故我在，在伟大的汉语里谐音于：我诗故我在，我湿故我在，我死故我在。

对诗歌写作而言，天赋是一个必要的借口。否则的话，诗，随时都会面临天机不可泄露。那是更糟糕的一种状况，就像琴弦绷得太紧了。

从审美的角度说，诗的神秘在于，诗常常看起来一点也

不神秘。

也许可以这样看，神秘并不是诗的属性，而是诗的功能。

诗的最特殊的知识在于，诗知道自己必须比哲学还要无知。

严谨的魅力，这是诗有意留给我们的一种歉意，也是诗故意留给我们的一种遗憾。它促使我们寻找这样一种审美情境：严谨，但是有魅力。既可作为一种品质，又可作为一种气氛。

假如没有幽灵，诗歌就会被历史贬低。

一个战斗的幽灵，好像波德莱尔确实这么说过。

针对诗歌的写作，更像是一场狩猎行为。或者说得惊魂一点，不是更像，而是诗的写作本身就是一场狩猎。

狩猎是诗歌写作的隐喻。这至少意味着诗的写作涉及到一个古老的原因，在人类的原始场景中，为了艰难的生存，你必须从事最基本的狩猎活动。

诗的偏见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它，我们的写作干不成大事。但是不知道怎样把握它的分寸，我们也同样干不成大事。

这涉及到了另一个故事：诗的偏见不是用来克服的，而是要用分寸来驾驭的。

语言的骄傲，是一颗流星。它不是一种常见的自我现象。

语言的新生，它的意思是，我们的新生仅次于它。这是我们能通过诗歌写作贡献出的一种混合着傲慢的敬畏。

口语并不会产生诗歌的泡沫。

与其说口语产生了诗歌的泡沫，莫如说对口语的误会产生了诗歌的泡沫。

上帝知道，诗歌的泡沫其实越多越好。这正好和人们感觉到的状况相反。

假如我们有足够的自尊，我们就不会说，口语是雄辩的。“雄辩的口语”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硬着头皮的说法。但是，当人们认为他们的愚蠢已足够聪明，他们就会争辩说，口语也很雄辩呀。

根据语言的书面用法或日常用法来辨认诗歌，会导致两种常见的后果：一，让我们身上的某些审美偏见变得更明智，二，让我们身上的某些审美趣味变得更愚蠢。

虚构，并不知道我们在虚构它。

谈论诗的自由时，不要忘记你所在的位置。在罗马或在纽约，谈论诗的自由，这种自由有一个叫做上帝的背景。但是，在香港或在北京，谈论诗的自由，则不存在这样的背景。

这意思就是，别谈着谈着，就谈飞了。不要忘记，对写作而言，自由是一种人文实践。

从诗歌动物学的观点看，关于诗的最具挑战性的定义是，诗是一匹布罗茨基曾描绘过的黑马。相应地，对诗的阅读包含着对我们的重新发明。这意思就是，与其说诗歌阅读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不如说它假定我们曾是骑手。

阅读是父亲。伟大的阅读是伟大的父亲。这一定义，尤其适合我们谈论诗的阅读。

诗在历史的身体中制造了这样的缝隙：因传奇而相爱。

相应地，诗在阅读的身体里制造了这样的视野：因相爱而传奇。

在诗歌写作中，视野比记忆更重要。

艾略特和兰波身上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兰波说过：我就是他人。非个性的最强音？

诗的辩证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你见过鬼吗？它的回音在犹太小说家辛格那里找到了最倔强的诗意：让魔鬼见鬼去吧。

在海子的诗中，有很多浪漫主义的真相，也有很多浪漫主义的面具。对诗歌史而言，这些看上去像假象的面具，比海子有时急切地想呈现给我们的浪漫主义的真相更有深意。

诗的抵抗，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正日益浅薄为一种诗的

功利主义的亢奋。

在他的诗里，缺少一针诗歌的青霉素。

从新诗史的例子看，诗的良知往往矛盾于诗的启蒙。有一种诗的良知只有在诗的启蒙中才会自我养成。而另一种诗的良知则觉得诗的启蒙遮蔽了它。对于这种遮蔽，它有时会感到神秘的愤怒，有时又会感到莫名的内疚。

在经历了无数的文化政治的妖魔化和自渎表演之后，人们会渐渐意识到发现，在当代，诗人依然是我们的文化的守夜人。

对写作而言，是细节。那么，对诗歌史而言，就是例子。

细节即蝴蝶。你得对它做出这个动作：捕捉。

这样的诗歌史现在依然缺货：例子是蝴蝶。

诗歌史必须尽可能地对那些新发现的例子做出准确的动作：捕捉。必须学会在优美的飞舞中捕捉到例子。就像你，你必须在写作中让想象想象到捕捉的快乐，而不是仅仅体会到捕捉的快感。

比诗的天赋更善于捕捉的是你中有我。

在我们的文学语境里，诗的真正的价值就像是一种运气。诗人捕捉到了价值，并在写作中呈现了价值，但却并未在文

学语境中激起相应的反响。这是一种最常见的运气不佳。

此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涉及运气的现象：有价值的写作和有价值的阅读彼此擦肩而过。就像两个天生的恋人在大街上彼此擦肩而过。

所以，诗的价值不适合作为批评的探棒。诗的价值是一种文明的耐心。而且，价值的本意也是它比时间更有耐心。俗语讲得好，金子总会发光的。

人生的最妙的旁白，就是这句话：金子总会发光的。但这句话，从里面往外讲，就不太合适。所以，它也是诗歌的最妙的画外音。

他是这样以为诗人，始终不能正确地看待诗的结构，却能清醒地将诗的结构命名为理智的疯狂。

诗的结构，作为一种无形的经验。但是有人并不满足，他还希望，结构作为一种非人的经验。非人的，但同时又是脆弱的。

进入诗歌写作中的那无名的身份。但不已作者已死为借口。

帕斯捷尔纳克做了一件事情，将只有诗人能感到的紧迫感转变成了一种历史的慰藉。

诗人成长的阶段，当然可以采用早期和晚期这样的区分

模式。但从写作的角度看，还存在着另一种区分方法：我们可以将诗人的成长区分为用词语来表达的阶段，和用句子来表达的阶段。有的诗人只习惯于词语来表达，并把它当成诗歌写作的唯一的状态。有的诗人则偏爱用句子来表达，并深深地意识到停留在用词语来表达的局限性。

诗歌写作史梦见除了我之外还有在梦见它。诗歌写作史诞生了。但是传来的声音很微弱，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它和诗歌史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诗歌写作史的首要的目标是，促进诗歌写作的自我意识的生成。

作为一个诗人，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写得不够骄傲。

换句话说，一个诗人可能面临的最大的批评就是，他还没写出诗的骄傲。

诗和虚构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诗让虚构意识到了，虚构本身是一种有效的抵抗。从诗歌测量学的观点看，这也是虚构常常比真实离我们更近。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虚构和真实都和我们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关。

我们虚构了存在，但是更富于启示意味的是，存在也虚构了我们。而存在的戏剧化，帮我们忍受了很多难以忍受的事情。

请记住，格律从未严肃过。

诗从它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神秘的微笑。请注意，诗很少让我们看到它的脸。它不会把神秘的微笑挂在脸上。

诗与微笑的关系，让我们安静地在小广场上坐了下来。安静到什么程度呢。秋天的杯子里有一种咖啡特别好喝。

他这样写诗，就好像诗是痛苦的海洋中正在下潜的一件探索的仪器。3000米以下。8000米以下。2万米以下。诗的节奏卷入了黑暗的涌流。呼吸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人们经常说，写诗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他们很少说，不写诗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没有人知道，这是两种不同的代价呢，还是同一个代价的两副面孔？

也许可以这样暗示，从事诗歌写作，或进行诗歌阅读，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一种代价是值得付出的。

诗的形式的束缚，对诗歌史而言，它起源于一种诗歌天赋的戏剧化。对诗人来说，它是一种诗歌文化能包含多少幽默感的试金石。

再紧的束缚，也不过是灿烂的夜晚中的一排精美的衣扣。在公开场合，你也许可以夸张地感到冲破了形式的束缚。而在写作的内部，有何冲破形式可言？那不过是将扣紧的衣扣一个一个解开。很可能，解开之后，我们看到了更美丽而真

实的形式。

诗意的解决，其实和诗的解决还不完全是一个意思。诗意的解决，意味着历史的解决是有限度的。并且还意味着，即使我们忽略这限度，它仍是不彻底的。

诗的解决，意味着将把历史的解决放到诗意的解决之中。它是一种语言的行动，但并不终止于语言之中。

痛苦很少会有歉意。就像诗歌宝贝的痛苦对当代诗歌所做的那样。但是，诗的快乐则会感到一种深刻的歉意。就像尼采在快乐的知识里所阐述的那样。

深沉的思索，但服务于这样一种观念：在写作中，诗的快乐是决定性的。是的。作为一种机制，诗的愉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制作透明的语言，是因为语言从本质上说是不透明的。但问题是，真是这样吗？

诗的原则和其他的原则不同。在诗歌那里，原则有时是透明的。诗的，透明的原则，是诗的，内在的果敢。必须这么断句，而且，不是为了某种效果。

可以这样评价他。他写的诗就好像想象本身是一种敏锐的观察。

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区分一个诗人的早期和晚期，除了

满足批评上的分类的癖好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它暗示的是，在诗人的写作中，有一个巨大的美学钟从始至终摆晃您在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想象之间。这个钟摆，对一个诗人的早期来说，它是一头野兽。而对一个诗人的晚期来说，它是一把悬在上面的剑。

对诗歌写作而言，想象是一件我们可以脱下的衣服。但观察不是。观察是诗的皮肤。

诗的观察，在诗歌写作的内部酝酿了诗的运动。一方面，观察将表面从表面移开，带向深处。另一方面，观察意味着将表面从另一个角度还原给表面。所以，从诗的审美上讲，观察是表面的觉醒。

北岛的自卑，在诗歌美学上表现为对政治的自卑。在写作上表现为经常散布美国没有好的当代诗。在文学政治上表现为喜欢声称留在大陆的诗人已经被商业化腐蚀了。

北岛的诗，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启示是，诗居然也能被写到头了。

## INTERVIEW WITH CHINESE POET JIANG TAO



姜涛回答明迪十问

### 第一部分

1. 成长：少幼时期有什么特殊事件发生？怎样影响了你后来的写作？

因父母工作的原因，我生下来，就被送到伯父家寄养，直到4、5岁才回到父母身边。后来，我对家庭也一直缺乏足够的认同感，我写作中惯常的疏离作风，或许与此有关。

2. 启蒙：什么年代、什么书对你影响很大？什么观点或内容影响了你？

高中时代，正赶上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受风气裹挟，糊里糊涂开始阅读人文方面的书籍，印象最深的是《走向未来》丛书，当时能够找到的都找来读了，也由此确立了对陌生、驳杂知识的阅读兴趣，文学方面，萨特和加缪的小说让

我颇受震撼。

**3. 写作：为什么写诗？有何起因？是否持续在写，为什么停顿？是否分有不同阶段，各有什么特征？**

我高中时代开始私下里胡乱涂鸦，一是青春时代的表达欲使然，二是在那个文学方式贫乏的年代，写诗是为数不多的凸显自我意识的方式。真正严肃地对待写诗这件事，是到了大学时代，因为比较集中地阅读了80年代的先锋诗歌，也包括周遭文学社团浓郁的氛围的影响。断断续续写了20年，高峰时期大概在10年前，最近写的不多，停顿的原因主要是想摆脱以往的写作惯性，但尚未找到让自己重新燃烧起来的崭新方式，还有就是其他类型的作品，很大程度侵占了诗歌的空间。

至于写作的阶段，从获得比较自觉的写作意识起，大致有三段：第一段，分享了90年代诗歌“及物”的热情，力图用繁复、充满张力的语言，尽可能包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处境；第二段，有意识地降低语言的密度，追求柔韧，试图讥诮又沉痛地反省个人生活诸多的困局；第三段，在被语言惯性支配着滑行的同时，暗地里尝试某种开放的“杂事诗”，试图不拘一格将当下的鼻涕灰尘政经消息，组织成微型的悲喜剧。

**第二部分：**

**4. 阅读：近几年在读什么书？得到什么启示？**

近年来，因专业研究的需要，更多阅读中国近现代思想、历史方面的著述，对刚刚经历的20世纪有了大致的把握，对于写作的具体影响尚不明显，也没有意图直接挪用这部分资源，但相关的思考有助于构想某种写作的总体格局。

**5. 诗观：你心目中的理想诗歌是什么样的？你的写作是否达到你心目中的好诗标准？古今中外喜欢谁的诗？为什么？**

理想的诗歌，首先应该是“好诗”，即语言经得起阅读，能洞察生活的层次和深度，又能刷新经验；其次，应该是“重要的诗”，即能打破既往诗歌体制，构筑宽广视野，甚至能带来塑造文明的能力。我自己的写作，最多接近“好”的境界，离“重要”还差得很远，但并不十分气馁。喜欢过的诗人很多，一一列举过于繁琐，我倾向于艾略特式的认识，艺术其实从未进步，只是一个不断扩张的伟大共同体。

**6. 交往：与哪些诗人交往？有无互相影响？如何排斥影响以形成自己的诗歌声音？**

我不太热衷诗歌交际，多年来，交往诗人比较稳定，大致是那些我所信赖又有缘接近的朋友，相互之间的影响、砥砺，自不待言。我同时又不是一个以“纯粹”为美德的人，因而从来不考虑排斥影响的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乐于从他人那里偷学到有价值的东西。其实，相对于技巧层面的卓越，我更关注前辈或同侪诗人对待语言的勇气、专著和热忱，这或许是一贯在写作方面比较疏懒的我，最缺乏的品质。

**7. 流派：怎样看待诗歌流派？有无参加过什么流派？在同时**

代诗人中，你（或你所属流派）有什么不同诗学和显著风格？

十几年前，曾参加过几个朋友创办的《偏移》诗刊，经过几年坚持，这份诗刊一时间也集合了不少年龄相仿的写作者。可幸的是，这批作者到今天还有不少仍在坚持，而且成为当下诗坛的中坚。谈到诗歌“流派”，这是现代文学生活基本的运营方式，相关批评也一直在刻意构造类似的图像，而为了构造代际或群体的形象，在年轻诗人当中，也流行标榜另起炉灶的诗学。这样的风气有健康向上的一面，可也不必太认真对待，否则容易耽搁了敏锐心智的养成。

大概15年前，我曾代替友人为《偏移》写过一篇说明文字，大致谈的是一种主动“偏移”的诗学立场，从传统、从前辈、从自身当中确立一种不断修正、偏移的机制，而非异想天开地推倒重来。今天看来，这种保守的修正主义态度，更多想将写作变化的动力，放置在于具体历史状况的联动中，当时的希望到今天还大致延续，希望能写出并读到那些能体现当下中国伦理情境的诗歌、能在嵌入历史的过程中更新语言的诗歌。

8. 看法：你如何评价汉语新诗的发生？如何看待当下的诗歌写作？对你所亲历的诗歌发展阶段有哪些看法？参与过什么论战？

新诗发生于五四前后，胡适、郭沫若一代人功不可没，而从更开阔的视角看，这也是整体社会、文化现代性变迁的产品之一，背后的支撑的逻辑相当强劲。当下汉语新诗虽然由30年前的先锋诗歌运动塑形，但并没有外在于这种逻辑，它如

果真能有所突破，希望也寄托在对上述逻辑的创造性再生。

我在写作的初期，模拟的正是80年代广义的先锋诗歌，这个阶段一方面是感受的解放，另方面也经历了诗歌伦理的教化（诸如，强调语言的本体地位，以及诗人的文化英雄或反英雄形象）；在摸索阶段，我又恰好近距离观察、思考了90年代诗歌的转型，这次转型为汉语诗歌带来了难能可贵的自我成熟、开放的愿望，虽然相关的“神话”目前已遭到拆解，我还是认为那是当代诗歌最有活力、想法和针对性的时期；世纪末诗歌界的论争是20多年来诗人内部分歧的一次爆发，也是内部能量最终释放的，最近十年来，有人欢呼新世纪写作的繁荣，并提供了各种统计学的根据。我纳闷一些善意的批评者对文学的理解怎么总和政府官员对GDP的理解相仿。在暧昧不清的状况下，值得关注的是，在特定的社会问题情境和思想紧迫感中，少数诗人在思考大问题，写大东西，比如近年来一些大体量作品的出现，似乎暗示了新的转机在酝酿。

### 第三部分

9. 汉译：如何看待诗歌翻译？外国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对你有何影响？你觉得选题和翻译质量如何？

诗歌翻译当然一直是汉语新诗的推进器，不仅提供了技巧、语言、观念，也塑造了新诗人的自我意识，及其与世界的关联方式。我自己的写作也一直受到翻译作品的启发与鼓舞，有时也表现为一种有意竞争的热情。但最近10年来，我个人感觉是诗歌翻译对于当下写作的推动，已不那么明显，或许

更多作为一种参照发生着作用。这不仅意味着外国大师与本地学徒之间的文化等级，已经引起警惕，更重要的是，中国诗人面对的情境更多显示出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独自发明出写作的可能。当然，这也需要来自他者的启发，但目前的诗歌翻译，从总体来看，虽然很是繁盛，但有点散乱，缺乏整体和内在感。诗人的写作总是发生在具体的文脉、思想状况和历史情境中，如对一首诗背后的事情，知之甚少，接受起来会比较抽象。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读到具有学术含量的翻译，像老一代翻译家那样，而不至于只是抽象地对若干从枝蔓上摘下来的作品，孤零零地做完全无关联的审美静观。

10. 外译：如何看待中国诗向外译介？对外译现状是否满意？希望在哪些方面会有所改进？

中国诗的译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在当代中国整体文化形象不高、人文基础薄弱的前提下，少数译本可能会获得一定反响，但总体实绩不能过高估计，一些匆忙、草率的工作，更可能是一种自我想象的消费。在国际文化传播与消费的格局当中，对等的诗歌交流有时候或许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当然，抽象地抱怨现状是无意义的，在这项工作中努力掘进的朋友，更值得尊敬，严谨、扎实的翻译是基本的前提，可以暂且不去设想结果的伟大，有限的价值总是最真实的价值。◆

## DJS POETRY PRIZE AND TRANSLATION PRIZE

### DJS 诗歌奖与翻译奖

2011 DJS Poetry Prize has been awarded to Macedonian poet Nikola Madzirov (born in 1973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2011 DJS Translation Prize has been awarded to Canadian poet/translator Neil Aitken.

2011 年度 DJS 诗歌奖授予马其顿诗人尼古拉·马兹洛夫，翻译奖授予加拿大旅美诗人尼尔·艾特肯，各一千美金。

### DJS 诗歌奖



尼古拉·马兹洛夫（Nikola Madzirov, 1973-）出生长于前南斯拉夫时期，马其顿共和国 1991 年独立之后开始写作。同其它前共产国家的当代青年诗人一样，尼古拉不把语言视为政治工具，也不企图书写历史，只是轻声述说一些故事，有关成长、孤独、生命、死亡。

战争难民的后代，“家”意味着不断迁移。尼古拉身后是巴尔干地区丰富的民谣，前方是整个欧美文学传统。

尼古拉的纯正抒情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风，他诗中的意象取材于日常生活忽略之处，仿佛来自天外，却直击人心，“一只小纸船/遇到河里冷冻的西瓜”；“我们的手心/将太阳月蚀，我们将举起灯笼/走近对方”；“我们等待风/如同边界上的两面旗帜”。

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称赞“尼古拉·马兹诺夫的诗如同表现主义（Expressionist）绘画，浓郁、苍劲的笔触来源于想象又迅速返回于想象，仿佛夜行动物突然被车灯照亮。”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赞赏尼古拉诗歌中的干净和安静，他说“有时候（此时）我们正需要这样的纯净”。美国诗人李力扬评论道，“尼古拉·马兹诺夫的诗以一种深刻的内部密度而神秘地运行”。

尼古拉已出版四本诗集，获得过马其顿、德国、奥地利、美国等授予的诗歌荣誉，英译本《另一个时代的遗物》（*Remnants of Another Age*）2011年在美国出版。身处东西文化交界的贫穷地区，尼古拉缺少资本主义社会的冷漠，或消费社会的功利和享乐，他书写最基本的生存、温饱、渴望，却不失深刻的洞察和奇妙的构思，他的语言透明而有力度。

作品选登：

Nikola Madzirov's poem in Chinese translation  
trans. by Ming Di

阴影掠过

有一天我们会相遇，  
像一只小纸船  
遇到河里冷冻的西瓜。  
世界的焦虑  
同我们相随。我们的手心  
将太阳月蚀，我们举起灯笼  
走近对方。

有一天，风不再  
改变方向。  
桦树将吹走树叶，  
吹进我们放在门槛的鞋子里。  
狼会跑来  
追逐我们的天真。  
蝴蝶将把尘土  
扑在我们脸上。

一位妇人将每天早上  
在候车室讲述我们的故事。  
甚至我现在说的  
也已被重复：我们等待风  
如同边界上的两面旗帜。

有一天，每一片阴影  
将与我们擦肩而过。

（明迪 译）

## DJS 翻译奖



他首先是一位优秀诗人，但他的诗歌批评和诗歌翻译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诗歌创作；他是一名学者，但他的翻译并非学者翻译，也非翻译家翻译，同时也超越了诗人翻译，因为他具有批评家的审美眼光，他将翻译和创作融入一体，再以原创的标准来审视翻译作品。

尼尔·艾特肯（Neil Aitken, 1974-）出生于加拿大，中英混血，母语为英语，中文名字艾仁才，曾在沙特阿拉伯与台湾生活过，后在美国取得电脑工程学士和诗歌创作硕士，第一本诗集 *The Lost Country of Sight* 获菲利普·莱文（Philip Levine）诗歌奖（2007），目前是南加州大学博士生，攻读比较文学与诗歌创作，2006 年创办《大篷车诗评》*Boxcar Poetry Review* 并任主编。2011 年他合译了 100 多首诗（中译英），部分发表于《诗东西》杂志。2011 年自荐和推荐名单中他的翻译最为出色，特将第一届 DJS 翻译奖授予他。

翻译作品选登：

## THE ROCK ARTIST

I carve my prey into the rocks,  
so that the animals now fur coats, are conquered by me again.

The lines of dead trees, jagged as if broken at intervals.  
Fear has beautiful forms.

I paint the antlers into dense woods,  
so the deer from rock cliffs roam between their foothills.

I paint the *slow*: the sun descending between the peaks.  
I let the evening light find its color.

And the *fast* are the slender lines of riders and horses  
which seem to be able to shorten the roads.

I carve-paint what surprises me, and my wide-eyed surprise too.  
I love to paint what I love to do most: like a gecko on a wall.

I paint masks to help green things grow  
and make the world simple and brief.

co-translated by Neil Aitken with M.D.

poem by Qin Xiaoyu

first published in *Poetry East West* in December Issue of 2010